

繡像仿宋本

俠五義



重編七俠五義傳序

往年潘尙書鄭龢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卽院本傳奇。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之。尙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近時所出。頗可觀。余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龢之一盼乎。及閱終。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嘆尙書欣賞之不謬也。惟其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事。殊屬不經。余因爲別選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又其書每回題義俠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已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此二人非俠而何。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余疑查散二字。乃查敏之誤。查爲古文慎字。以查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因奮筆改之。惟其間方言俚字。頗多疑誤。須讀者自能會意耳。

七俠五義目次

卷上

第一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一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世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三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七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一二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蔗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一六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二一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二五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錢七里村	二八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三一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化子勇士捕賊人	三四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馮楊婆子俠客揮金	三六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三九
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四一
第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蕪飛助擒安樂侯	四四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馮國母晚宿天齋廟	四四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四八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五〇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認國母	宣密旨良相審郭槐	五三

第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五六
第二十回	受驚魔忠臣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五九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虛婆	六一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公參大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六三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六五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癲	貪多杯屈翳子喪命	六八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陰差陽錯	屈中附體醉死夢生	七一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鑿貌辨色男女不分	七三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捨元熊飛祭祖	七六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細底酒肆巧相逢	七九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鋪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八一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八四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緣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八七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土金客揚言	九〇
第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春敏	九三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九六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〇〇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了孀喪命	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〇二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童待主俠士揮金	〇四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東留刀	〇七
第三十九回	鏢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一〇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一三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奮妝	一六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一八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二一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真名	二三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被擒	二六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遺興濟貧巧逢趙慶	二九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雪奇冤	三一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三四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三七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三九

卷下

第五十二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一
第五十三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甯波娘	四
第五十四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七
第五十五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一
第五十六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嶺	三
第五十七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七
第五十八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賢豪	九
第五十九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三
第六十回	倪生償銀包與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五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八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下家墮偷銀驚惡徒	三二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三三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三六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三八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迹別有心機	四一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四三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四五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錢行靜修測字	四七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陪罪了孀喪命	四九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五二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五五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五七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六〇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挾逢紫髯伯	六二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六六
第七十六回	割帳繼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六八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七一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七三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七六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糊猴	七九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攔相驕出首馬朝賢	八二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八四

七俠

五義 目次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贓實犯理短情屈	八七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九〇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水寇	九二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食杯叔姪會面	九六
第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撒艾虎	九八
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〇一
第八十九回	憨錦蒙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〇四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〇六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〇八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著傷	一一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一三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一五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遇暗昧事	豪傑客每動豪情	一七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二〇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了媒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二三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兄弟奮勇	二五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捉艾虎焦赤踐前言	二七
第一百回	探形蹤王府遣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三〇



宋仁宗

包公

陳琳

顏春敏

公孫策







七俠五義 卷上

第一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曲園先生小蓬萊謠二百首中之一首。託言有一得道不死之士。閱歷唐宋元明四朝。當時名公鉅卿。皆與之交。及至滄桑變換。史策流傳。看他傳中所載事實。與當日所見所聞。往往參差不合。照此看來。一部二十四史。竟無一部可信之史。又况稗官小說。委巷傳聞。從古以來。義幽囚。舜野史。太甲殺伊尹。黎山女爲天子。諸如此類。三代以前已是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臣壽紀周七篇。虞初唐說九百四十三篇。其中奇奇怪怪。無所不有。惜其書不傳耳。至於後世梨園子弟。扮演登場。商女盲詞。沿街彈唱。海市蜃樓。不可究詰。漢朝一個蔡伯喈。被人憑空捏造。出牛相府招親。趙五娘尋夫。種種奇文。至今倒弄得孺婦皆知。陸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正此謂也。到了宋朝。又有個包龍圖。至今日也是孺婦知名。有龍圖公案一書。衍說其書說得包公。晝治陽間。夜治陰間。竟是一個活閻羅。謹按宋史第一百十六卷。有包公本傳。包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老辭不就。親亡廬墓終喪。久之。赴調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拜監察御史。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陝西又徙湖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又知池州。徙江甯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又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以疾卒。年六十四。包公一生宦迹如此。因會除天章閣待制。故在當時稱之曰包待制。以會除龍圖閣直學士。故後世稱之曰包龍圖。以會權知開封府。故至今開封府中。猶得相傳有包公遺迹。其中包公數歷中外不止一處。其權知開封府。亦不甚久。後世說他在開封府任內。有多少奇異之事。至於他始而知天長縣。終而知江甯府。全不說起。倒像他終身只做開封府尹者。由不考本傳之故也。本傳稱包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爲之謐口。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此言其正色立朝。非謂其裝神弄鬼也。後世竟以包公爲活閻羅。即以此訛傳。又稱包公惡苛刻。務敦厚。雖其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知包公居官。並非專尚嚴明。惟知天長縣時。有人來告家中所蓄之牛。被人割去舌頭。包公道。既割去舌頭。牛不能活。汝竟殺牛而賣其肉。亦可得錢。其人遵命而去。未幾又有



人來告某人私宰耕牛。包公道：你爲什麼割他的牛舌。如今又來告他殺牛。這人被包公一口道破，驚惶無措，叩頭服罪。此事見於正史本傳，卽此一事可見包公之善於斷獄。龍圖公案一書卽從此敷衍出來。至元人百種曲中有包公斷立太后一事，此事子虛烏有，而亦非無因。考之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眞宗以爲可寢，遂生仁宗。章獻太后以爲己子，及仁宗卽位，宸妃默然退處先朝嬪妃之中。仁宗竟不知爲宸妃之子，直至章獻太后崩，燕王始爲仁宗言之。其時宸妃已薨逝多年。仁宗號慟，追尊爲皇太后。李宸妃事只是如此，何會有狸貓換子之事。但以宸妃生前爲章獻所壓，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疑，故後人從而造此一重公案。據宋人王銍所作默記，載包公一事，正與相反。那默記中稱當時有王氏女到官自言會經得幸爲神宗皇帝生下一子，名曰冷清，有舊日宮中綉袍肚一個，可以爲證。包公細審，全然誣罔，因將他母子二人論死。此事與李宸妃不相干，與元曲中斷立太后事正相反。後人有詩嘆曰：

史策流傳已不眞，稗官小說更翻新。季康子與李麻子，嚼爛古今多少人。

列公爲何今日將包公事實表白一番，只因這部俠義傳本名龍圖公案，正以包公爲書中之主，而敘包公事。又以審狸貓換太子一事爲最大一案，據說宋眞宗皇帝宮中有劉李二妃，同時懷孕，適逢中秋佳節，天子與二妃在御園賞月，飲到半酣，天子十分高興，因說汝二人皆有孕，朕心喜悅，偏偏昨日司天監奏天狗星犯御座，於儲君不利，朕今賜汝二人玉璽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再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明珠一顆，係無價之寶。如今賜汝二人每人一枚，說着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琳拿到尙寶鑑鑄刻劉李二妃宮名，不多時陳琳到御前復命，呈上金丸，天子看時，一個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宮，劉妃那是精巧，卽賞與二妃。二妃跪領叩頭謝恩，天子又笑道：二妃中有生太子者，卽立爲皇后，天子酒後一言，那知劉妃就生了不良之心，回宮與總管都堂郭槐暗設計要謀死李妃，旁邊有一宮人名喚寇珠，雖是劉妃名下宮人，却爲人正道，素懷忠義，知道此事好生不樂，從此各處留神窺探。一日，眞宗在玉宸宮與李妃閑話，想起明日乃南清宮八千歲生辰，便命太監陳琳往御園辦理菓品，與八千歲祝壽。陳琳去後，李妃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知要分娩，卽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前來照料。劉妃一面遵旨前來，一面吩咐郭槐與守生婆尤氏，照先前所定計策行事。郭槐與尤氏捧着一個大盒到玉宸宮來，衆人只道盒中是產中應備之物，那知正是他們所定計策盒中是隻剝皮的死狸貓，及至李妃臨盆分娩，劉妃郭槐尤氏趁忙亂中，將狸貓換去太子，把太子便龍袂包好，裝

入簾籃命寇珠拋棄於金水橋下。寇珠到水邊，好生不忍，思與太子同死河中，却好陳琳奉旨到御園辦理裹品，手捧金絲砌就的龍盒，迎面走來，寇珠喜道：「此人來了，太子有救矣。」乃將此事告知二人商量，仍將太子用龍袱包裹，裝入盒內。陳琳捧了，竟到八千歲府中，見了八千歲，與狄娘娘哭訴其事。八千歲與狄娘娘大驚，且將太子暫留南清宮，撫養。再做道理。當時劉妃將李妃生了，妖孽奏聞，有旨將李妃貶入冷宮，幸得冷宮總管秦鳳，為人極好，又有小太監余忠，作事豪俠，往往為人之事，奮不顧身，更有奇異之事。他的面目與李妃，有七八分相像。李妃在冷宮，得他二人照應，暫且相安。及至劉妃十月滿足，生下太子，即立為皇后。那知太子到六歲上，一病身亡。真宗鬱鬱不樂。八千歲入宮勸慰太子，問弟有幾子，八千歲一一奏聞，並言第三子今年亦六歲，與太子同歲。天子立刻召見，須知此子，即是李妃所生之太子。父子相見，天感動，自難分捨，便命留養在宮中。後來真宗賓天，此子嗣位，便是仁宗皇帝。這是後話。當日劉妃見了此子，初時也不在意，後來轉疑生疑，即召寇珠勸問。寇珠那肯說出真情，一任非刑拷打，觸階而死。劉妃又想李妃尚在，總是禍根，便誣奏其在冷宮詛咒，奉旨賜死。秦鳳得信，慌忙報與李妃。余忠便慨然道：「奴婢情願代死，當日不由李妃作主，移至下房。余忠即解髮挽個髻兒，穿了李妃衣服，臥在牀，須臾報李妃已死。天子派孟彩嬪驗看，秦鳳接至偏殿，孟彩嬪到床前，約略一看，那辨真偽，便覆旨去了。余忠的尸首，照例埋葬，自不必說。李妃充作余忠，報了重病，立命移出秦鳳，將他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來秦鳳，因與郭槐不對，亦為其所害而死。這一段事，便是狸貓換子的緣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惟八大王則實有其人，大王名元儼，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弟，宋人王闢之所作灑池燕談錄，稱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特贈天策上將軍，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不與識，呼之以八大王。又沈淑所著譜史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於北邊，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八大王威名如此，宜小說中，每稱狄娘娘者，又無可考。世傳狄青見姑娘與秦叔寶見姑娘，一同荒唐。今俠義傳中，既無狄青事，則亦不必與辨矣。此書本為七俠五義諸人寫真，而以包公為七俠五義之主，立言頗為得體。今據正史，將包公一生官迹表明，又照原書敘明狸貓換太子緣由，以後便徑接原書，不再刪改。正是：小說原無青史筆，閒談聊慰白頭人。未知包公如何出場，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世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話說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包家村。有一包員外，名懷，家資鉅富，天性好善，人人稱他包百萬。院君周氏，生有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包山生一子，尚未滿月，包海未有子女。那包山忠厚老誠，正直無私，王氏也是三從四德之人。包海尖酸刻薄，奸險陰毒，李氏却也心地不端。幸老員外治家有法，大爺夫婦百般遜讓，因此一家尚為和睦。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為業，誰非詩書門第，却是勤儉人家。不料這一年，老院君周氏忽又懷起孕來。包員外想自家已有子有孫，又生出小兒女，反增一累。再者院君年近五旬，怎當得臨盆苦痛，乳哺的勤勞，終日悶悶不樂。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之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而落下一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珠筆，跳舞竟奔面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尚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了爍爍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才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風，只嚇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去了。這裏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裏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一了。你到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為此事發愁。方才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他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都嚇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田地裏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言，便攛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作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兒的，告訴老當家，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一了。包海連忙起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不提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却合了念頭。連連說好。此事就交付與你快快去辦。將來你母親問時，就說落地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來至臥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裝好了，拿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擇出小兒，只見草叢裏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嚇的魂不附體。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到自己房中，倒在坑上，連聲說道：嚇殺我也，嚇殺我也。李氏說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莫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李氏笑道：這孩子這時時候，管叫被虎吃去了。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防窗外王氏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忍殘，不覺悲泣。大爺包山

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耽驚害怕，惟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尋找，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却無三弟。大爺着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臥倒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個黑漆漆、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王氏正在盼望，見丈夫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三弟，以胸膺偎抱。三弟到了賢人懷內，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吃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三弟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才滿月的兒子，另寄別處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言大喜，便將自己孩兒抱去，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三弟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內，因說道：「會記得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際，不知怎麼落地就死了，若是活着，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言，見傍邊無人，忙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念婆婆年邁，担不得乳哺勤勞，故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房中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實告稟，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我那小孫兒，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寄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兒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無甚分別。急將員外請來，大家言明此事，從此包黑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為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為三黑，又過了二年，包黑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念念要害包黑，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進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為本，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着村莊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喫閑飯。」一片話，說的員外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着閑遊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的哄着三官人頑耍，倘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兒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一日驅逐牛羊來

至錦屏山。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跑至山窩古廟之中，才走至殿內，只聽得嘩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黑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攔，將腰抱住，包黑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滿面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黑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想來是怕雷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聲始止，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走出廟來，找着長保，驅趕牛羊，剛才到村頭，只見伏侍二嫂嫂了，嫌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喫的包黑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着拿起要吃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才待要撿，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旁便說：可惜一個油餅，却被他喫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黑攔住道：他既啣去，縱然拿回來，也喫不得了。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說着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喊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死了。老周聞言，同包黑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孔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什麼了。長保在旁插嘴道：方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喫，失手落地，被癩犬喫了。老周聞言，心下明白，就請三官人至屋內暗暗的囑咐，以後二奶奶給你喫食，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黑聽了，好生氣悶，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件要事，包黑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三叔，昨日嫂嫂到後園，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你三叔肯下井去麼？包黑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叫秋香拿繩子，同包黑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鬆放，剛才放下一大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黑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撲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摔着，心中方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都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正在憂悶之際，只見面前忽有光明一閃，包黑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釵放光，應向前用手一摸，並未摸着，光明又往前去，包黑詫異，又往前趕，越趕越遠，再也摸不着，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黑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中，再也看不出來，只覺得冷氣森森，透人心胆，走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爬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經與此道相通，不要管他，且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着，無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

氏賢人屋內。撮着嘴發怔。賢人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着何事。這等沒好氣。莫非有人欺負你了。」包黑就將二嫂嫂賺入井中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言。心中好生不平。只得安慰囑咐。以後要處處留神。包黑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說：「此鏡從井中得來的。嫂嫂好生收藏。不可失落。包黑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裏暗想。叔姪嬌所作之事。深謀詭秘。將來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正在嗟嘆。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才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聽了。搖首道：「豈有此理。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裏就是了。也免許多口舌。」大爺說罷。如此心中暗自想道：「二弟從前所作所爲。我豈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若是明言。就傷了手足的。和氣。沉吟半晌。便向王氏道：「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就擱。自幼不會讀書。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倘得一官半職。改換庭門。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言。點頭稱是。又道：「公公前須善爲說詞。方好大爺說。我自自有道理。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道：「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教他終日牧羊在外游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雖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爲難的賬目。還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賬目。員外聽得可管些賬目之事。便說使得。但有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教下三年五載。認得字就好了。大爺見員外應允。心中大喜。即退出來。便託鄉隣延請飽學先生。衆隣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說。誰知大爺非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甯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包山訪得明白。即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擇日上館。備席延請。遞贊敬束脩。一切禮儀。自不必說。即領了包黑來。至書房拜了聖人。又拜老師。這也是前緣分。師徒一見。彼此愛慕非常。並派有伴童包興。包興與包黑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人。俊傑來從喜氣生。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甯老先生入了師位。包黑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讀。教道：「大學之道。包公就念了。在明明德。下句老師聞聽。甚爲詫異。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尚不在意。誰知到後來。無論什麼書籍。

俱是如此，教上句便會下句，有如溫熱書的一般，把個老先生，喜得樂不可支，自言道：「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遂乃給包黑起了官印一個，揀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應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為治世良臣之意，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個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無奈員外不允，又過了兩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我可要替你們送考了。」大爺聽了，又向員外跟前裏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心活，一時便就允了。大爺見員外應允送考，心中大喜，即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到了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却是諄諄盼望，到了揭曉之日，天尚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為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是拿案，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一聽，倒覺愁容滿面，自己即藏於密室，連親友來恭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去謝一聲，多虧大爺求至再三，員外方才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酬謝先生，是日請先生到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言，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請至上座，員外主席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甯老先生見員外愁容滿面，深為納悶，忍耐不住，只得說道：「令郎天分聰明，若論刻下學問，慢說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也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府上的德行，員行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憤道：「什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聽了，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子孫發達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做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胆寒，甯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像，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道是有來歷的，將來必定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甯公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要考了。」員外連連說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怒道：「當初你兒子不叫我教，原是由得你，如今是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自有主張，說罷，怒冲冲不待席完，竟自去了，你道甯公為何如此說法，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己學生，又保得必做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着為難，這也是他一片苦心，到了鄉試年頭，全是甯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挂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有員外愁個不了。」

仍是藏羞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先生坐了上座。所有賀喜的親友，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便商議叫包包上京會試。稟明員外，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包包只帶伴童包興一人。包包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加了盤川。包包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包興備上馬，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留戀多時，方才分手。包包上銜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飢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一座鎮頭，主僕二人，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二喂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包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是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個就在這一處喫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包隨便要了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包剛才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似有心事的一般。後又從外邊進來一人，武生打扮，鬚眉英氣，精神面帶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口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便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遞給那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出店去了。包包見此人，年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若不嫌棄，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言，便將包包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了一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兩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興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包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飛。包包也通了姓名。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包也不謙讓，料不出他是什麼人。吃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在店內，就誤了工夫。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上前問道：牧童哥，這是什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繞回去，足足還有三十里之遙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展童道：前面叫做沙兒屯，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着牛羊去了。包興與覆包包，竟奔沙兒屯而來。走了多時，見道旁有座廟宇，匾上書勅建護國金龍寺。包包道：不若就在此廟住宿。一宵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叩門，裏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來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霧小院，三間淨室，鼓禮歸坐。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海的舉子。包包便問和尚上下，和尚道：小僧名叫法本，還有一個師弟，名叫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出去。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飯。主僕二人用畢，天色已晚。包包即命包興將家伙送至廚房，省得小和尚來收。包興聞言，即忙把

家伙拿起，出了雲堂小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笑着說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讓他們過去，才將廚房找着，把家伙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盞燈，右手提一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個賊廟，急出來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看別處，竟無出路，急忙跑回說：『三爺，咱們快想出路才好。』」包公道：「門已關閉，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裏走呢？」正說着，忽聽門外鐵環叮叮，一聲彷彿砍掉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嚇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推縮在一處，只見那人渾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的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原來列位不知，白日在飯店中，那道人也是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噴責，二人不服，將老和尚殺了，道人推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之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等人結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為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其間，將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却去暗暗探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回到旅館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門，從外越牆而入，悄悄地藏飛上寶閣，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個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聽了，暗道：「我何不先救此人，然後再來救他，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關劍削去了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攔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旁邊角門，來至後牆，由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牆頭，騎馬勢將手輕輕一提，便把包公提在牆上，悄悄說道：『尊兄下去，速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脚踏地，急急解了繩索，展爺提上去，又把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下一晃，就不見了包興，扶着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趕，好容易跑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見一燈光，包興道：「好了，有了人家了，咱們暫且歇息，等到天明再走。」急忙上前，叫門，柴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個儒流，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却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裏面坐坐。」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盤磨，並方履羅桶等物，却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

坑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賣姓。老者道：老漢姓孟，只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老者道：我這裏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出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拿了一個黃沙碗，盛了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孟老又盛一碗，包興接過來，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了一驚，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這飲玉液瓊漿，不上多時，豆腐好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飢渴之下，喫下去，肚內就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二十里之遙。正在敘話之際，忽見火光冲天。孟老出院門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火光，按方向初似金龍廟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出來看望，心內料定是那俠客所爲，只得問孟老道：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時，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主僕二人深深致謝孟老兒，送出柴扉外，指引了路徑。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却不在意，就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主僕二人一邊走着，說着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何時才到京呢。況且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都無，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只得安慰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裏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小人步下跟隨，多則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什麼要緊？咱們走路，彷彿閑遊一般，包管就生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却是至理。主僕就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看看天氣，已是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是我那裏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喫飯，先從我身上賣起。混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烟稠密，鋪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喫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鋪。說相公，咱們在此喫飯罷。包公那裏分得貴賤，只不過吃飯而已。主僕二人來到店內，雖是二葷鋪，却是連脊的高樓，包興引着包公上樓，揀了個乾淨坐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便的酒杯，登時主僕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我去找我舅舅，就來包公點頭，包興下樓去了。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認准了飯店字號，是望春樓。這才邁步，原打算來找當鋪，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裏青袖褂袍，蛇褪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

幾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的長街，南北一直，那裏有一家當舖，如今偏又止當候贖了。包興聞知，急的渾身是汗，便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正在爲難，只見一簇人圍繞着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迹分明，忽聽旁邊有人念道：『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此告白包興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如此，倘若事成，這一路上海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吃喝，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裏巧逢機會事，急中生智，謀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智，來見旁邊立着一人，他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不過三里之遙，你問他怎的？』包興說：『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神道，却不肯露面，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如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聽了道：『這有何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蹈火，也是情愿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把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旁看熱鬧之人，聽說有人會捉妖，不由的都要看看，包興帶了那人來至二輩鋪門口，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之人，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到小鋪了，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說：『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寫在我賬上罷。』櫃上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道：『包興與同李保來至樓梯上，約以咳嗽爲號，即上樓來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上樓，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焦，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裏去了？叫我在此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着我母親，如今到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言，不由大怒道：『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着包公雙膝跪下道：『小人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請法官以救小姐，方才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望祈相公搭救我家小姐，說着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价之言，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一旁插言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言，雙眼一

瞪道：你這狗才，如何滿口胡言。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裏肯放，便道：相公如今是走不了的小人，已哀告衆位鄉鄰，在樓下幫住小人攔阻，再者衆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倘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在吃罪不起。說罷，又復叩頭。包公被纏不過，只得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且去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李保見包公應允了，滿心歡喜，叩了個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只見鋪子外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引路。包公隨着後面，一路來到村頭。李保先行裏報去了，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是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傷中邪祟，夫人痛愛女兒的心，感故差李保上名處，覓請法師，退邪。李大人只得應允。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來裏說：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大人聽了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叫李保請至書房，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見外面進來一位鬚髮皆白，面若重顏的長官，包公見了，不慌不忙，上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中遭劫，毫無隱匿，和盤託出。李大人見他言語爽直，到是忠誠之人，談話之間，便考問他學業。包公竟是一答十，李大人不勝驚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爲人上之人。吩咐李保好生伏侍包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罷，回內去了。夫人暗裏差人告訴李保道：此事必求法官到小姐房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移至夫人房內去了。李保便問法官要用何物，趕早預備。包興道：要桌子三張，椅子一張，同桌圍椅披在小姐房內設壇，所用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台，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可拿到小姐房中去，大家幫着我說，擲去。李保聽了，即叫人抬桌搬椅，所有軟硬東西，俱是自己拿着，引了包興至小姐房中，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堂屋，先把兩張桌子拚了，然後搭了一張檯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繫好了桌圍，搭好椅披，然後擺設香爐、燭台，安放紙墨筆硯、寶劍等物，擺設停當。方同李保出來，二人來至書房，叫李保在外伺候。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時候，誰知包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困乏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得正好，伏侍我睡罷。包興道：相公，咱們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

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費了許多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美饌，喝那樣美酒，俗語道：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若是如此過意的去，麼咱們可不到小姐房中去看看。憑着相公正氣，或可勝了妖邪。豈不兩全其美呢？包公無奈，自己又不信邪，只得說道：由得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即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路，來至小姐臥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椅高搭，擺設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邁步來至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所有閒雜人俱要迴避。最忌婦女窺探。李保聞言，連忙退出，藏躲去了。包興燒起香來，放在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由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妍好，蘸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才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像似有人把着他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忙在燈上燒了忙忙的下台，只見包公端坐在那裏。包興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裏坐着，何不上高台上坐着呢？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台，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着一口寶劍，又有硃筆等物。包公心內暗想：難為他想的，遇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蘸了硃砂，鋪上黃紙，剛才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得下去。才要看時，只聽外面噯呀一聲，咕咚栽倒在地。包公聽了，即忙提起寶劍，下了高臺，至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方才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沖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聲栽倒。包公也覺奇怪，進得屋來，却不見了包興。與李保看時，只見他在棹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旁，便遮飾道：告訴他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着呢。你們為何不遵法令，一片謊言，說得很像。李保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言，便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李保叫人來拆了法台，見有個硃黃字紙帖，以為法官留下的鎮壓符，連忙拿了，到後堂稟道：包相公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一道了，爇接進來。李保才待轉身，忽聽老爺說：且住。拿來我看了。爇將黃紙帖呈上。李老爺由燈下一看，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釁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跡，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跡。並打探娶妻不會，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你道李老爺為何如此留心，只因昨日在書房，見了包公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夫人聽了，便道：既然如此，他若把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為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如何，再作道理。所以兩老口兒，惦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

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後，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訪問。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老爺夫人更加喜悅，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事迹，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且問明尚未定親。李老爺聽了此言，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援，如今沉疴已愈，特為道謝。老夫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意欲奉為箕箒，不知尊意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在不敢自專，須要稟明父母兄弟，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耳赤，暗想道：「昨夜我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思道：「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的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他累次救我。」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怪，作祟竟為賢契作紅線來了，不必過於迂泥。」包公聽了此言，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候晚生會試以後，回家稟明父母兄弟，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為定，老夫靜候佳音便了。」說話之時，排開桌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道，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留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李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又囑咐了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垂簾，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來，只等臨期下場，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尊劉后為太后，立龐氏為皇后，封郭槐為總管都堂，龐吉為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奸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幼暗有擅自尊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嚴明，尚不至紊亂。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為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仗着自己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他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即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回家先行見父母兄弟，嫂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甯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弟，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了行李，先走自己，却同包興，改裝易服，沿路私訪，有話即長。

無話卽短。一日包公主僕暗暗進了定遠縣城。找了飯鋪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外面進來一人。酒保見了。招呼道：「大爺少會呀。那個人揀了個坐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杯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杯子呢？』酒保答道：『方才大爺身後面一同進來。有一個人披頭散髮。血迹模糊。我只打量是你勸架。給人和事的呢。怎麼一時就不見了呢？或者是我聽恍惚了。也未可知。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惶失色。舉止失宜。大不像方才進來之時。那等驕傲之狀。見他坐不移時。發了回怔。連那壺酒也未吃。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姓什麼？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十二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姓名。吃完了飯。便叫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卽刻到任。包公隨後出了飯鋪。尚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你道這沈清。他做過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卽傳出諭去。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一路暗自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旁。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等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細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兢兢匍伏在地。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爲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時候太晚。天又下雨。因在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此日天尚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已晚。在廟內伽藍殿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噯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見佛爺之旁。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聽了。便問道：『你出廟時。是什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答道：『小人在神廚之下。血水流過。將小人衣服沾污了。包公聽了。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輪。打道伽藍殿。包興乘馬跟隨。包公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爲何前身衣服無血跡。光有後身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包公下轎。吩咐跟隨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去。至殿前。只見佛像殘朽。兩旁配像。俱已坍塌。又走到佛』

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廚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忽見那邊地下放着一物，便檢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衙。來至書房，包興與獻茶道：「李保押了行李來了。」包公便命他進來。李保進內，連忙給老爺叩頭。包公便叫包興傳該值日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說：「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麼？」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做。」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到齊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張，筆硯數付，將木匠帶至後花園，不可有誤。」胡成答應備辦去了。這裏包公梳洗畢，即同包興來至花園，吩咐把各木匠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要你做各樣花盆架，子務要式樣新奇。你們每人畫一個樣式，樣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旁。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旁。各自畫那圖樣。包公在坐上留神細看，不多時，俱各畫完呈遞。包公看到一張，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小人叫吳良。」包公吩咐衆木匠散去，把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包公入座，將驚堂一拍，叫道：「吳良，你為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吳良聞言，吃驚不小，回道：「小人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差大爺詳察。包公道：「諒你這廝，決不肯招。」左右速至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拾來。左右一聲答應，立刻去了。不多時，把伽藍神抬到公堂。百姓們見將伽藍神泥胎抬到縣裏聽審，誰不要看看新聞。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似有問答之狀。從新入座道：「吳良，適才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在神聖背上留下暗記，你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帶下去，只見那泥神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却是六指兒，比上絲毫不差。吳良嚇的魂飛胆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老爺真是神仙。」殊不知包公那日到廟驗看時，地下檢了一物，乃是個墨斗，又見伽藍神背上有六指手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左右將吳良又帶至公堂，跪下，只見包公把驚堂一拍，一聲喝說：「吳良，你真賊實犯，還不實說麼？」吳良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為將來收場結果。他便說將來收場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他原是醉後無心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丟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歪不了的，我放在伽藍神腦袋裏。因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用斧子將他劈死，攪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

斷出。小人實是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賞銀十兩釋放。剛要退堂。只聽有鑿鼓喊冤之聲。包公卽命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下。年輕的便道。小人名叫匡必。正有一叔父開緞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重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配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借給看。開口就罵。扭住小人不放。請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唔麼。是江蘇人。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吾攔住。頑說吾腰間佩的珊瑚扇墜。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求太爺與吾判斷。包公聽了。便將珊瑚扇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顏色。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才說此墜有多少重。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包公又問呂佩道。你可知此墜重數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平了果重。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理應是他的。呂佩着急道。噯呀。太爺呀。此墜原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我甚麼分兩呢。包公道。既是你好朋友送的。他叫什麼名字。呂佩道。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所共知。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飯。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帶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上堂。包公道。聞你有個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是三年前檢的。包公道。此墜可曾送過人。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何敢送給人呢。包公便問道。此墜現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裏。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旁。叫呂佩上來。包公道。方才問過皮熊。他並未送給你。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呂佩一時荒張。便說出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問道。柳氏如何給你。此墜呢。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旁。人役剛要上前。只見呂佩搖手道。唔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奸。此墜是柳氏私贈的。說了一遍。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奸。來到公堂。便說出丈夫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奸。此墜由畢氏處攜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送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正在審問之時。忽聽得外面又有鑿鼓之聲。暫將衆人帶在一旁。先帶鑿鼓之人上堂。原來就是匡必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稟道。三年前。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作爲執照。過了兩日。小人到店時。並未見楊大成到店。亦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間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台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

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包公心中明白，叫天佑下去，即令皮齋畢氏上堂。更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齋在旁答道：是心痛病死的。包公便將鷺堂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痛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奸謀命，快把謀書楊大成的情由從實招來。兩旁一齊威嚇皮齋，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奸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聽了說：你這狗才會記得你在飯店之中，你要吃酒，後面跟着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嚇的他，他酒也不敢吃，立刻會鈔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抬上刑來，皮齋只嚇得心頭亂跳，諒也瞞不過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便道：小人願招。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奸，惟恐楊大成知道，因此定計將楊大成灌醉，用刀殺死，暗用棺木成殮。只說心痛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與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聽了，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了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大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個行俠尚義的一個老者耳內。且說小河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為人頑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為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為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衆人就叫他看了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平日為人拿好兒換來的。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書塔窪趙大欠我一担柴錢四百文，今日無事何不討去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一問左右之人，方知趙大發了財，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兒聞言，轉到大門，便用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裏面答應道：是誰？這麼趙大，趙二的說話。問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帽鮮明，果然不是先前的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張三道：你先別合我論哥兒兄弟，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道：什麼要緊？請到家裏坐。正說着，裏面走出一個婦人。趙大道：這是你弟媳，又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痛不能還禮。趙大道：請裏面坐罷。張三只得隨着進來，只見一路一路的烏盆子堆的不少，到屋來彼此讓坐。趙大叫婦人倒茶。張三道：我不鳴茶，你也不用開酸。欠我的四百多錢，纔要還我的，不用鬧這個軟局子。趙大道：張三哥，你放心，我那裏就短欠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文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立起身來說：道：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趙大道：拿一個就是了。張三挑了一個漆黑的烏盆，挾着烏盆，轉身就走出門去了。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到了樹林之中，猛然間滴溜溜一個旋風，只覺寒毛眼裏一冷，不防將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一轉，隱隱有悲哀之聲，說：摔了我的腰了。張三聽了，連連

唾了兩口，檢起盆子，往前就走。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不見人，自己怨恨道：『真是時衰鬼弄人，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之事，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於人世？』」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擇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困乏已極，剛才坐定，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聽了，道：「怎麼竟自把鬼關到屋裏了？別古秉心，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裏聽着呢。』」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闔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綴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冤沈海底，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伸明，此冤報仇，雪恨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聽他哭得可憐，不由他動了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呀！』』」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聽他應叫一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一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只須將他姓名居住記清，背熟方好，於是從新背了一回，樣樣記明，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會合眼，不等到天明，就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尚早，還未開門，只得找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只聽得一聲門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張三拿起盆子，跑向前來，喊冤，就有該值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坐上問道：「有何冤枉？」新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賬得了一個烏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爲證。包公聽了，就在坐上喚烏盆，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古年老昏聩，也不動怒，便叫左右攆出去，便了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張老道：「你要我訴冤，你爲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上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聽了，又去喊冤，該值的出來，喚道：「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喊的什麼？」張老道：「求你們回稟一聲，就說烏盆有門神攔住，不敢進見，該值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聽了，提筆寫了一張，叫左右拿至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說張三抱了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下，他跪在一旁。包公吩咐左右聽着兩旁人役應聲，側耳靜聽。包公坐在上，喚道：「烏盆，仍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一拍，我：「把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才不責於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麼？」用手抽籤，吩咐將他重責十板，以戒下次。兩旁不容分說，將張三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一撈一撈的，挾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轉過影壁牆，便把那烏盆一放，只聽得「啞呀」一聲，撞了我的脚了。張三道：「奇怪，你爲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只因我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

明白張三道：我已為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着咧。烏盆又苦哀求。張三是個心軟的人，拿起盆子，又不敢喊冤，只得望角門裏便走。胡頭兒正在班房裏說笑，此事忽見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三却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包包公那裏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為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三叩頭道：方才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道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他方敢進來。包包公聽了，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取了件袷衣，交與別古，拿了出來。該值的也跟着他，怕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裏。張三聽見答應，這一回留上了心，便不住的叫着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中，自己在一旁跪倒。包包公在坐，上大聲呼烏盆，不想衣服內答應道：有呀。星主，衆人無不詫異。包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三將劉世昌之冤，滔滔說了一回。包包公聽罷，叫他回去聽傳，立刻吩咐書吏辦一角文書，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包公吩咐把趙大夫帶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包公道：你丈夫供說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夫把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贓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夫，叫他女人對質。那知道這廝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蓄下的。包包大怒，請了大刑來，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包一聲大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夫不禁，就嗚呼哀哉了。包包見趙大夫已死，只得叫人抬下去，立刻辦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去，至京啓奏去了。此時尸親已到，包包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贍養。婆媳二人感念張別古替他鳴冤之恩，就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別古也因受了冤魂囑託，亦願照看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妥，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此文書到時，包包公例應革職。包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付署印之人，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拾收拾，逃之夭夭了。包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包包公勸勉了一番，方才乘馬，帶着包興，出了定遠縣，在馬上思量道：我包某自幼受了多少的艱險，好容易蒙兄弟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罪應如此，究竟是

我粗心浮躁，以舉落了個革職，也無顏回家，莫如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在馬上嗟嘆，來至一座山下，覺得凶在觀望，只聽一棒鐘鳴，出來了無數的嘍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着半邊身的乾膊，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僕二人拿下，緹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上還有三個大王，見縛了兩人，前來吩咐，縛在兩旁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喊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小弟才一交手，我便倒虧跑得快，不然吃了大虧了！那位哥哥出去會他，只見大大王道：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山，只見一人立在山坡上，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上敘話。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崗原，是賊山窩居之所，只因張龍趙虎，誤投龐府，他見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寨之主，後因王朝馬漢去下武場，亦被龐大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二人，即請到寨，結為兄弟。王朝居漢居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且說馬漢同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旁柱上，縛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呵呀！縣尊為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朝聞聲，連忙上前，立即請至廳上，坐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嘆，展爺又叫王馬四人，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擺上酒席，六人吃酒談心，甚是投機。包公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為何作此勾當？王朝道：我等皆因奸臣當道，借身展爺道：我看眾兄弟皆是異性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眾位兄弟，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倘蒙朝廷擢用，我們俱願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筵家飲至四更方散。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里。包公爺戀戀不捨，無奈分別而去。單言包公主僕二人，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喚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名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了脈息，說無妨，便叫眾僧幫扶，抬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煎好，吃不多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呵呀，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立在一旁，那邊椅子上，坐着個僧人。包公便問：此是何處？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遍。包公剛要掙扎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得靜養幾日。過日，包公轉動如常，才致謝和尚，方知飲食用藥俱是了然和尚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

他年月八字，細算有百日之災，過了百日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住包公廟內居住，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個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誦經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貼。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旁觀看，只看那壁廂來一廚子，手提菜籃，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瞧了又瞧。包公却不在意，進廟去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乃是丞相府王爺的買辦廚子，只因王爺大人面奉銜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圖像，特差王爺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侯侍當執事人等，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該值班虞侯，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侯聽了，不能深信，請至廟中，閉遊，看見方丈，果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急忙趕回相府，稟知相爺。王爺大人聞言，立刻乘轎至大相國寺拈香，不多時，來至廟門，小沙彌急忙跑至方丈內，報與老和尚知道了。了然迎出，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眾？多少道人？老夫有一願，施僧鞋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出來，當下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爺大人問道：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嘆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此人，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待。王爺大人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願員參見了。王爺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所畫的龍圖，分毫不錯，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願員包拯，曾在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王爺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由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却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屍含冤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豈肯以妄誕二字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嗎？王爺大人見包公言語梗直，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留在書房安歇。次日早朝，乃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捧鞭三下，天子升殿，王爺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聖，立刻召見。包公步上金階，跪倒山呼已畢，天子閃龍目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為何革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爺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皇宮作祟之邪。現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冤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即着王爺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這楊忠素來好武，胆量甚大，因此人皆稱他為楊大胆，奉旨賜他寶劍一口，每天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裏瞧得起包公呢。

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叫老包。來到宣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岳前程，如此造化。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道：「辛辛苦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黑兒，前到玉宸宮鎮邪，說罷，同着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燦爛，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笑的，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來到殿門，楊忠止步，悄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看便了。包公即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到殿內，見正中設有小官兒，竟知國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觀看，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的暗暗誇獎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的譙樓上瀉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响，楊忠毛髮皆豎，坐在門檻之上發怔。只見丹墀之下，起了一個旋風，隱隱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聲。包公閉目觀看，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只見他起來，嬌嬌滴滴的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來此，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的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漏。包公聽了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聖駕。獲罪不淺，冤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之上。不多時，只見楊忠張嘴欠呻，彷彿睡醒的一般。看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問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回覆聖上？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楊忠聽了，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聽了，嚇得驚疑了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他爲什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罷了。楊忠聽了，不由着急道：「呵呀！包拯先生，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大哥，你這就不把我毀透了麼？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掃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差使？眼兒呢？怎麼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是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冤負屈，來求超度的冤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聽了，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出了玉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荳，將審明情由，細細說明。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

說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即升爲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鬼。一時哄傳，遍了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荳，後又謝了了然，乃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窮老夫妻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領命，即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老太爺、太夫人，甚是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咐小人好生收藏。到京時，交與老爺，包袱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人挂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掛鏡之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霧開，秋香大叫一聲，回頭就跑。到二夫人屋內，接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癲，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次，現延醫調治，尙未痊愈。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來成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即把書呈上。包公接着看畢，原來張太夫人同着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不多幾日，果然張太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俱是包興備辦。妥當到了吉日，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包公自舉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雅貞靜，體態莊端，滿心歡喜，而且妝奩中有一寶物，名曰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甚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並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太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小廝，喚李才，留下伏侍包公。包公一日放告坐堂，見有一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小人到族弟家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婿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曾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爺准了小人狀紙，及至開

棺驗屍。誰知並無傷痕。劉氏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廿大板。討保回家。小人越想此事。張有道實是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大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便問道：你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道：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兄弟素來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他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聽了。想道：五日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子。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堂。來至書房。忽見外班手持書信一封。道：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興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將書拆閱。原來是禱函。言此人學行兼優。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便向那人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着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身起來。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複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包公大喜。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待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座。便命帶劉氏上堂。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嫵媚婷婷。朝上跪倒。包公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為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心裏怪痛的。小婦人嚇的不得急忙起身。便喊痛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甚麼病死的？說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爬跪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痛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為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為何？劉氏道：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見無人。他就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婦人胡說亂道。連小婦人如今直說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才走了。誰知他惱羞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相驗。後來縣太爺到底檢驗。並無傷痕。才將他打了廿板。不想他不甘甘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担醜名。實實冤枉。懇青天老爺與小婦人作主。說着就哭起來了。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

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聽他言語，決非良善，須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罪，想罷，向劉氏道：如此說來，你竟無故被人誣賴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包公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錯，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探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包公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晚生改扮行裝，暗裏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聽了道：如此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包興答應，向公孫策問明白了，連忙辦理。不多時，俱各整齊。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絲絛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提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誰知鬧了一天，並無機緣。看看天晚，只得且回開封府，再作道理。來到一處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聲喊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囉唆，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店主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房居住，把外面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一揖，公孫策道：這又何妨？給我一個單房住，就是了。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凜凜一條大漢，滿面笑容道：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夠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到東間去了。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帖，又見上人只有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又見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忽聽黑矮之人道：我不怕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人物，公孫策聽了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四人舉手道：四位原來是上開封府的，小弟不才，願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忙立起身來，仍是那大漢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謙遜再三，方才坐下。各通姓名，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條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的話，故將山上嘍囉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探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賢三生有幸，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大家吃畢，閑談飲茶，到二更以後安歇。這正是：只因清正聲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未知明日四人投奔開封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綫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食了幾杯酒，放倒頭酣睡如雷。到了四鼓之時，他便一咕嚕爬起身來，亂喊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叫從人備馬，循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也只得隨大家起來。只見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俟天亮捐在開封府，不可違誤。吩咐已畢，叫店小二開了門，大家上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尚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松林，却是一座廟宇，益見人影在牆邊一幌，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穿紅衣，到了廟門，挨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我們何不到廟看看呢？」馬漢叫從人將行李馬匹，在樹林等候。大家下馬，五位老爺邁步奔山門而來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挨身而入，未聽他插門，為何門會關着？」趙虎上前掌起拳頭，在山門上就是三拳，口中喊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着，隨手又是三拳，只聽裏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嘩啦一聲，山門開處，是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多有驚動了我們，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刹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道人行便，那道人聽了，便道：「待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肌肉橫生的道士來，說道：「既是眾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眾人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已是不良之輩，並且酒氣噴人。張龍趙虎悄悄出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蹤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裏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就把鐘內之人曳了出來。細看此人，時却是個老者，細做一堆口內塞着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細綫。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才說：「呵呀，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兒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裏，並不放賑。在那地方上，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肉煎藥，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廟還愿，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嚇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了。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於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為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字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忽聽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喪了性命。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

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一脚，踢翻在地，不想這前面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卸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撲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按着道人，不由心中火起，手舉撲刀，便砍張龍，張龍手急眼快，斜刺裏就是一腿，道人將身閃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龍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頭一偏，將刀讓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急待側身時，張龍下邊又是一掃腿，這惡道金絲繞腕讓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是有兵刀的氣壯，無兵刃的胆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趕近前來，虛幌一掌飛起，左腿直奔，脅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在後又是一拳，打在背上，惡道往前一撲，急轉身來，趁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脚，惡道站立不住，咕咚跌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上一抬腿，用腿膝蓋接住胸膛，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細綁，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烟，後又搜至旁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祥符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五人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尚未確實，今有土龍崗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了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道：「晚生還要去訪劉氏一案，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仍把藥箱招牌背了，從角門而去，且說包公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鳴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莫被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道是醫生呢？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要傷人，凡有疑難雜症，保管藥到病除，貧不計利，正在念誦，可巧那邊有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麼來，公孫策聽了，向前問道：「媽媽喚吾麼？那婆子道：「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求生醫治，公孫策即跟那婆子走進柴扉，看時却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請先生坑上坐了，便道：「我姓尤，丈夫早尸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陳大戶陳應杰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媳婦得病，有了半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脈，吃點藥，公孫策道：「令媳在那屋裏，婆子道：「現在東屋裏呢？待我告訴你，說着立起身

來往東屋裏去了。只聽說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母親不看也罷，一來我沒有什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呵呀，媳婦啊，你聽見先生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六娘懸心。我就是依靠你了。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道：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婆子便出來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了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公孫策雖是私訪，他原有實學，所有醫理盡皆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間坐下，說道：我看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闍縣道：呵呀，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因由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氣衰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癆症，必須將病由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聽了，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房裏婦人道：此事可不必說了。公孫策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道：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什麼。又道：我見元寶不免生疑，便問他從何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有染，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撞見他男人，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子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人又道：母親不必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先生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呀。公孫策說：正是，若不說明，藥就不靈。婆子接說道：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找什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求誰知我不肯的。兒子不但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脚，揣起元寶，賭氣走了。後來果然聽見張有道死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的原由。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開了方子，與婆子道：我這方是秘法，奇方用紅棉一張，陰陽瓦焙了成灰，老酒沖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聽了，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麼？他所以問此一層，是算定此案一明一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贖，就給他婆媳二人想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妙用，且說婆子道：他先許給我兒子六畝田。公孫策道：這六畝田可有字據麼？婆子道：那有字據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公孫策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你們如何養活呢？也罷，待我給你寫一張兒，倘若到官時，以此字和他要地，真是鄉下人好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裏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張大紙來，立刻寫好，假寫了中保，押了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擡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有吃，叫我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快樂非常，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

是心歡訪得稀奇事，快意聽來確實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見了包公，便將密訪的情由，細細的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想道：此人果有才學，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點鼓升堂，叫帶狗兒上堂跪倒。包公道：你就是尤狗兒麼？狗兒應道：是。包公說：張有這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說你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他的妻子劉氏，你不過上人差遣，概不由己。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狗兒聽見冤魂告訴不由的心中害怕，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說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即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大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女人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想出個法子來，須得把張有道害了，方才遂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說我託你一件事，你須用心搜尋，纔有我就問他找什麼。他說這件東西叫尸龜，彷彿金頭蟲兒，尾上發亮，有蠅蟲大小。我就問這件東西出在那裏，他說須在坟裏找。總要尸首肉多化了，獨有腦子未乾，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爲難了，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爲難，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着，事成之後，再給小人六畝田，不論日子總要捉了來。白日也不做法，養着精神，夜裏好找。可是老爺說的上人差遣，概不由己。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坟，刨到第十七個，好容易得了此蟲，晒乾了，研了末，或茶或飯，灑上，必是心痛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東西害的。求大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書吏呈上供單。包公看了，叫拿下去，叫狗兒畫了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包公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當面對質。我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不多時，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命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包公問道：陳應杰你爲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言，嚇得驚疑不止，連忙說：並無其事。呀！青天大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上還要支吾麼？叫左右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質。陳大戶只嚇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奸，是實，並無謀死張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擡，把陳大戶嚇的胆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便將狗兒找尋。

尸龜悄悄的交流劉氏叫他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痛而死並無一點傷痕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供只見差役裏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得意洋洋上得堂來一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他對質陳大戶對劉氏哭道我所幹之事以為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畫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聽了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竟如此瀆包沒能為你既招承我又如何推託呢只得向上叩頭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是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叫畫了押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尤氏哭訴前情並言毫無膽養只因陳大戶曾許幾畝地土小婦人恐他誣賴寫了一張字兒說着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筆迹心中暗笑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原有此言只得應許撥給幾畝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祥符縣辦理包公將劉氏定了凌遲處死陳大戶立定了斬決狗兇定了絞監候包公退了堂來至書房即起了摺底叫公孫策騰清公孫策剛寫完包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咧叫把這個騰清夾在摺內明早隨着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不覺目瞪口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夾片是為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樞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駭驚之理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時運不順偏偏遇着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為打算罷次日五鼓包公上了朝聖上見了摺子初時龍心甚為不悅後來一轉想此正是直言敢諫忠心為國之人故而轉怒為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故此加封包公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包公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眾難以奉詔聖上道賜卿御札三道誰敢不服包公謝恩領旨出廷且言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吊膽坐立不安先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聖上加包老爺為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聽了只一樂真是喜出望外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賀喜已畢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可替我細細參詳不可大意辜負聖恩說罷進內去了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賴不過了然的面情故用這難我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抱負二來也看看他膽量左右是散火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故意以札字做劍字三道做三刀看包公有何話說

畢來至書房。將畫呈上。以爲包公必然大怒。誰知包公將畫一看。明不由的春風滿面。稱贊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與傅木匠。連夜盪出樣子來。明早恭呈御覽。公孫策暗道。這是我畫着殞的。此時也改不過口來。只得退出。將畢先叫看細細搜求。又如何包銅葉子。如何訂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式樣。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叫他做法。衆人手忙脚亂。正鬧了一夜。方才盪得包公臨上朝時。吩咐用黃箱子。盛着拾至朝中。預備御覽。包公坐轎來至朝房。止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奉聖恩。賜御劍三刀。臣謹遵聖旨。擬得式樣。不敢擅用。謹呈御覽。說着黃箱。已然抬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一看。原來是三口劍刀。樣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劍字。改做三口劍刀。以爲鎮嚇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悅。准如所奏。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將脚一躲。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與連忙將轎簾掀起。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只見包公噙嚙將呈子。撕了個粉碎。說道。這些刁民。叫地方將他等押出城外。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畏權勢的。我等冤枉。再也無處伸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旁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衆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却是包興。跟定父老。至靜處。方告訴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街市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你們。俱在冷靜之地。藏身。如今先叫兩個去。你們何人前去。可快出來。跟我到衙門。有話問呢。衆人聞言。俱各歡喜。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興。到了開封府。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一同隨行便了。二老者叩頭謝恩。仍然出城去了。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捲席。細人張趙拾人入鋼。公孫策與四勇士。操演規矩。定了章程。禮法。不數日。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錢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衆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衆人以爲新奇。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刑上面。俱有黃龍袂套。四位勇士。雄赳氣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颼颼。使人心膽俱寒。真是從古至今。未有之奇刑也。衆人看畢。也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也有暗說過苛的。紛紛議論。不一天。大家告別。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這日。包公至三星鎮。忽聽喊冤之聲。却是個婦人。頭頂呈詞。跪倒。包興忙接過。

呈子遞入轎內，包公看畢，對那婦人道：「你且先回去聽傳，待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老爺。」當下起轎，直投公館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招橫禍 扮花子勇士捕賊人

且說那告狀的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為妻。自從丈夫死後，膝下只生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將東間做書房，自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讀書，到初更之時，恍惚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一個珠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把韓氏嚇得一跳，說道：「你不念書為何大驚小怪的？」韓生道：「孩兒方才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韓氏聞言，不覺詫異，倘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床下一照，說：「母親，床下土為何高起許多呢？」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床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拾起床來，將浮土扒開，却露出一只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撬開，見滿滿一箱黃白之物，不由的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會是天憐我母子孤苦，故而有此財發。文氏聽了，便道：「既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不勝之喜，便仍將浮土掩上，又將木床安好。母子各自安寢。韓生那裏睡得着，見天發亮，急忙起來，裏明母親，前去買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尚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鄭屠鋪前，見裏面却有燈光復明，又聽鄭屠道：「誰買猪頭？」韓生應道：「是我，除個猪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買猪頭，為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路，遇更夫，便問：「何物件？」韓生答道：「是猪頭，說話氣喘，巡更之人，不覺疑心，一人灣腰，打開布包，驗看裏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的女子人頭。」韓生一看，只嚇得魂飛魄散。巡更之人，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鋪內買猪頭，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問，時不想是個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聽了，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供說，不會賣甚猪頭。」又問道：「墊布不是你的麼？」

他又說，墊布是三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得過只狠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行凶之人，不肯加刑，連屠戶一并收監，設法再問，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包公准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包公即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尚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時帶到包公升座，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下，包公問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漣漣的道：只因小人在鄭屠舖內買豬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包公道：你買豬頭，遇見巡更之人，是什麼時候？韓生道：天尚未明，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豬頭，何用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放聲大哭，包公暗想：點頭吩咐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可帶人役到韓瑞龍家查驗板箱，務要細查明白，縣官答應去了。這裏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他二十嘴巴，又責了三十板，並無口詞，吩咐帶下去，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却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却是一個無頭男屍，包公吩咐再將韓生帶上，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還是租遺，還是自己蓋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的，並且住了不久，包生又問：先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看監，叫人將公孫先生請來，彼此參詳此事，俱無定見，公孫先生又要私訪，包公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策退出，與王馬張趙大家參詳此事，也無頭緒，公孫先生自回下處，四爺趙虎對三位哥哥道：你我投至開封府，未立寸功，待小弟前去私訪一回，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四爺臉上大下不來，回到自己屋內，倒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耳邊說：你老倒要賭賭氣，偏去私訪，必須巧妝打扮，使人認不出來，若是訪着了，是你的功勞，就是訪不着，悄悄兒回來，你老想好不好？四爺聽了大喜，說：好小子，你就替我辦去，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我為你這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繼找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道：什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四爺跟了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服，包袱裏面却是鍋烟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開花兒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一件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鞋子，鞋襪，又拿條破褲，又子，與四爺穿上，腿上貼上兩個膏藥，又有沒後跟的榨板鞋，叫四爺拉上，餘外又有黃磁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拿着，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子形像，臨去從人說：小人於起更時，仍

在此地等候你老四爺答應。左手提罐，右手執棒，竟奔前村而去。走着自己想道：「既扮做花子，應當叫化才是。便叫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得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出這事來，未免心中着急。又見天色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早有月光，走至前村，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裏一跳，四爺心中一動，暗說：『纔黑如何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看看。』」便放下瓦罐，摔了破鞋，竹棒光着脚，一伏身往上一蹶，蹶上牆頭，看牆內有柴火垛一堆，就從柴垛順溜下去。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裏，四爺上前伸手按住，只聽那人呵呀一聲，四爺說：『你喊我就捏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求爺饒命。』四爺道：『你什麼名字？偷的什麼包袱放在那裏？』那人道：『我叫葉阡兒，家有八十歲老母，因無養活，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四爺搜查細看，只見地下露着白絹條兒，四爺一拉，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纂住，用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呀，你殺了人，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便是。因為此事，暗自私訪葉阡兒，聽了，只嚇得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老爺，小人做賊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道：『誰管你，且網上再說。』就拿白絹條子網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才說：『小子好好在這裏，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着柴垛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罐竹棒，與那破鞋，光着脚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裏等候，連忙趕上去，說事幹了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興，頭得很說着話，就往公館飛跑，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把個包興嚇了一跳，黑暗中看不明白，只聽得說你替我回稟。』大人就說：『趙虎求見，包興方聽出聲音來。』阿呀，我的榜四爺，你嚇殺我咧，一同來至燈下一看，四爺好模樣兒，不由好笑。四爺着急道：『你且別笑，快回老爺，你就說我有要緊的事求見，快着快着。』包興連忙帶着趙虎，到了包公書房，包興進內回稟，包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什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着葉阡兒，如何見了無頭女尸之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包公滿心歡喜，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立刻派差頭四名，着兩個看守尸首，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叫趙虎後面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豫備，慢慢的梳洗安歇，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阡兒帶到，大人立刻升堂，帶上葉阡兒當面鬆綁。包公問道：『你何名？為何故殺人？講來。』葉阡兒回道：『小人名叫葉

阡兒家有老母，只因窮苦難當，方纔做賊，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公道：你做賊已屬不法，爲何又去殺人呢？葉阡兒道：小人做賊，是真並未殺人。包公將舊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打二十下子，把個葉阡兒打了個橫暈，不由着急道：我葉阡兒怎麼這個時運不順？上次是那麼着，這次又是這麼着。包公聞聽，話裏有話，便問道：上次是怎麼着，快講。葉阡兒自知失言，因只得回道：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驚，他的生日之時，小人那日晚上，便偷他去了。包公道：你方纔說這是頭次做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阡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麼講？葉阡兒道：他家道雖小，小人是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只聽得有人彈榻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却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進了帳子，小人便悄悄的開櫃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沉重，便攜出越牆回家，見上面有鎖，旁邊挂着鑰匙，小人樂的，了不得，及至打開一看，罷咧，誰知裏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着這個死尸，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們着。這次是這們着。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葉阡兒回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丟在何處去了呢？葉阡兒道：只因小村內有個邱老頭子，名叫邱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阡兒道：偷倭瓜纔是第一次呢。這邱老頭子恨極了，將打水井繩，將小人打了個半死，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擲在他家了。包公便立刻出籤二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邱鳳，俱是明日聽審。將葉阡兒押下去，看監。至次日，只見看守女尸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女尸，至今早查看，誰知道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己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着女子之尸，從實招來。鄭屠一時驚的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愿招，只因那天五鼓起來，剛要宰豬，聽見有人叩門求救，小人連忙開門放入，點燈一看，却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他因何晝夜逃出，他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烟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得便逃脫出來。小人見他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喊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嚇他，不想刀纔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他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尸埋在後院。回來正拔頭上簪鏡，忽聽有人叫門買豬頭，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我拋了呢？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新點上燈火，開門將買豬頭的叫回來，就是韓相公，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他就去了。包公便叫他畫招，剛然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邱鳳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埋人頭。邱老頭不敢

隱瞞。只得將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連忙出屋看時，見是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小人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纔肯埋了。包公道：埋在哪處？邱老說：問劉三便知。分曉。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着邱老找着劉三，即將人頭找來。剛然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便是白驚的主管白安麼？應道：小人是。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爲何與你主人待妾通姦？白安聞聽，不覺心驚道：小人並無此事。吓包公吩咐帶葉仄兒、葉仄兒來至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要分辨了，應了罷。我已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彈榻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我就在那屋裏來着。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木匣，以爲發注財。誰知裏面是個人腦袋，到了這時候，你們主僕做的事兒，你就從實招了。罷白安聽了，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邊催促，只得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名叫陶然公，給他一個游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游仙枕觀看。他說裏面闌苑瓊樓，奇花異草，與妙非常。我主人一來貪看游仙枕，二來又省還他五百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裏。我想我與玉蕊相好，倘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割下的人頭，灌下水銀，收在玉蕊的櫃內，以爲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包公又問道：你埋尸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埋之後，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算，開了門，租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叫白安畫了招，立刻出籤，拿白驚到案。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押解邱鳳先，找着劉三，前去刨頭，却在井邊劉三指地。基時裏面却是個男子之尸，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三，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纔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罐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專，將劉三一千人證帶到聽審。包公道：貴縣辛苦，且歇息去。叫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尸，從何而來？講兩邊威嚇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小人說就是了。那男子之尸，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頭，剛要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氣他不過，於是假應叫他幫着刨坑。小人見他折腰撮土，就照着太陽上一鐵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纔埋了人頭。不想今日却指錯了。包公叫他畫了招，且自帶下去。此時白驚業已傳到，所供與白安相符，並將游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

包興收好，即行斬案。鄭屠與女子抵命，白蔞與李完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判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罪。葉軒兒充軍，邱老兒私埋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刑。玉蕊官賣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處責。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韓文氏撫養誤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着縣尹賞銀二十兩，縣官理應聽參，姑念勤勞，辦事尚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木村，有俠客展昭，自從土龍岡，與包公分手，獨自遊遊名山勝蹟。一日歸家，見了老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衣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自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血，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避禮到了百日，服滿，將家中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一日遇一羣逃難之人，攜男帶女，哭哭啼啼。展爺便問他們從何處而來。眾人同聲回道：「公子爺，我等都是陳州良民，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放賑，到了陳州，原是為救飢民，不想他倚仗太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蓋造花園，並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為姬妾，粗笨的充當服役。說罷，大哭去了。展爺一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打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這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婆子在那裏啼哭，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好不傷心。展爺問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幸，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加難受。說罷，又哭。展爺道：「媽媽有甚為難之事，何不對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信息。現今小主人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便道：「媽媽不必啼哭，我這裏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道：「拋下銀兩，竟奔皇親花園而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就在左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了夜行的衣靠，悄悄開門，飛上房，離了寓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繸來，勾在牆頭之上，飛身而上，到了牆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耳細聽。此名爲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或是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把身子轉過，手撒絲線，順手而下，將五八絲線收下來，裝在百寶袋中，躡足潛蹤，真有驚浮鶴行之能。

來至一處，見有燈光，細細看時，牕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展爺悄立牕下，只聽得男子說話，却是南方口音，說道：此酒吓叫做藏春酒，若是婦人吃了，惹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捨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的沒法，是我在旁說道，可以配藥造酒，保管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我配酒，我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三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吾告訴你罷，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男子說道：吾是為窮之所使，不得已而為之，正在說評間，只見外面叫道：臧先生，侯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火，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軟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那一位？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這時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提出，見外面桌上放着一個小小的玉瓶，只見那邊有個妃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在房檐往下觀看，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奉了主人之命，一揀取藏春酒，二來是合臧先生講玩，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窮儒，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做幫襯，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說：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手拿去，當面就兌銀子，臧能回來進屋拿了玉瓶，關上門，隨龐福去了，那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這裏婦人從西間屋裏出來，到了東間，仍然坐在舊處，拿起壺來，斟了一杯，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叫門，却是臧能回來了，臧能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坑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便拿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便道：弗好哉，奇怪的，很，拿起壺來，一聞，忙道：快拿涼水來，自己立起身來，急找涼水吃，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纔吃過酒來，感婦人道：因你去後，我剛吃得一杯酒，你就回來了，臧能道：還好，險些兒把個緣頭巾戴上了，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為何跑在這酒壺內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纔明白，纔吃的是藏春酒，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機謀害人，反害了自己，臧能道：弗用道了，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明早托個事故，回咱老家便了，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見龐昱叫使女掌燈，自己手執白玉瓶，往鸞芳樓而去，南俠先至鸞芳樓，隱在軟簾後面，只聽得那來姬妾正在那裏勸慰金玉仙說：我們趁來當初也是不從，後來弄得不死不活，無奈順從了，倒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放聲大哭，只見了鑿引着龐昱上樓來，笑容滿面道：你既然不從我，這裏有酒一杯，吃了便放你回去，說罷，執杯上前，金玉仙舉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吩

叶紫姬去一齊下手，只見使女杏花上樓裏道：太守蔣完有要緊話回裏立刻求見。現在軟紅堂恭候着呢。龐昱聞報，太守黑夜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紫姬：你們吩咐這幾人，再要拗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着話，站起身下樓，到軟紅堂坐定。太守參見已畢，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算來五日內必到卑府。一聞此信，特來稟知侯爺，早為準備。龐昱道：包黑子為吾父門生，諒不敢不迴避我。蔣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御賜御劍三口，甚屬可畏。侯爺所做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龐昱聽罷，有些發毛，便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名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檐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去路上行刺。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以速為妙。龐昱忙叫龐福去喚項福，不多時把項福帶來參過侯爺，又見過太守。此時南俠早在窗外竊聽明白了，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便從窗外往裏偷看。見果然身體魁梧，品貌雄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麼？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就是赴湯蹈火，也是情願的。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往，務必妥協。機密些為妙。蔣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將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們遠？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刮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原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頭次從路旁經過，即將帽子於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他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並不搜查左右，可見他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且說展爺離了花園回寓，天已五更，悄悄的進屋，換了夜行衣，靠倒頭便睡。次日別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門私自窺探，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馬，鞍轡鮮明，後面梢繩上拴着一個小小包袱，又搭着個錢袋，褲裏有一個八拿，着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項福尚未起身，即在對過酒樓之上，獨酌，不多一會，只見項福出了衙門，上馬加鞭，往前邊去了。南俠下了酒樓，悄悄地跟隨到了安平鎮地方，見路西有一座大酒樓，匾額上寫着潘家樓，項福拴馬進去，打尖。南俠跟隨進去，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爺便坐在北面，揀了一個座頭坐下。跑堂的搬上酒菜，展爺飲之幾杯，看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

坐彷彿是個鄉宦。跑堂的端了酒菜來，安放定當。又見一人上來，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煥然，展爺不由的暗暗喝彩。好生的羨慕。那人纔要揀個座頭，只見項福連忙出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說道：「白兄久違了，那武生還禮答道：「項兄闊別多年，今日幸會，說着話讓至同席。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那人不過略略推辭，即便坐了。展爺看了心中好生不樂，暗想道：「可惜這樣一個人，却認得他，真是天淵之別了。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甚麼，只聽項福說道：「自別以來，至今三載有餘，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窮忙，令兄可好？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嘆口氣道：「家兄已去世了。項福驚訝道：「怎麼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說些閒話，你道此人是誰？他乃陷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綽號錦毛鼠的便是。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放賣膏藥的，因誤傷了人命，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金堂，見他像個漢子，將他極力救出，又助了盤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他打聽明白，先給交龐福，然後方薦與龐昱、龐昱正要尋覓一個勇士，助己爲虐，把他收留在府內，閉言少敘。且說項福正與玉堂敘話，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雙膝跪倒，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頭，只是不允，只見白玉堂過來問道：「你老人家爲着何事，何不對我說來？那老者口稱公子爺，有所不知，因小老兒欠了員外之私債，員外要將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白玉堂聞聽，睜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銀兩？那老者答道：「原欠我紋銀五兩，三年未給利息，算來三十兩，共欠銀三十五兩。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原來欠銀五兩，又向老者道：「當初他借的時，至今年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這利息未免太輕些。一回身，便叫跟人秤三十五兩，向老者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不覺立起身來，道：「有借約，忙從懷中掏出，遞於玉堂。玉堂看了，從人將銀子秤來，玉堂經過，遞與老者道：「今日當着大衆，銀約兩交，却不該你的。老者收過銀子，笑嘻嘻說：「不該了，不該了，拱拱手，兒立刻下樓去了。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了，說罷，叩頭，玉堂拖起那老者，千恩萬謝而走。剛到至展爺桌前，展爺說：「老丈這裏有酒，請喝一杯。老者道：「素不相識，怎好叨擾。展爺笑道：「一杯水酒，算甚麼？請坐了。那老者道：「如此承蒙你抬愛了，便坐於下首。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着，便問方纔那老者姓甚名誰，在那裏居住。老兒說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只因他兒子苗恆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他便成了封君了，每每他欺負隣黨，盤剝重利，小老不合借了他銀兩，以致如此。展爺聽在心裏，老者吃了幾杯酒，告別去了。又見那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况如何，項福道：「當初多蒙令兄抬愛，救出小弟，又贈銀兩，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

遇安樂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邑，辦緊要公事。白玉堂便問那個安樂侯，項福道：「焉有兩個呢？就是龐大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說罷，好似得意。玉堂聽了，登時怒氣噴噴，微微冷笑道：「你敢是投在他門下了？好吓，急喚從人會帳，立起身來，一直下樓去了。展爺看的明白，不由暗暗稱讚，又自忖道：「我何不就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罷，會錢下樓去了。真是行俠作義之人，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到了晚間初鼓之後，改扮行裝，潛入苗家集，來到苗秀之家，見有待客廳三間，燈燭明亮，悄立聽了平細，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恆義道：「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我今日在潘家樓得了三十五兩銀子，便將替還銀子的話說了一遍，說罷大笑，苗恆義亦笑道：「爺爺除了本銀得了三十兩銀子的利息，如今孩兒一文不費，白得了三百兩銀子，苗秀笑嘻嘻的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苗恆義道：「昨日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說項福此去恐不成功，叫侯爺改扮行裝，私由東皋林悄悄入京，在太師府內藏躲，侯爺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菴岔路上船，暗暗進京，因問本府沿途盤川銀兩多少，我好打點。本府太爺那裏敢要侯爺的銀子，便道：「些須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內，立刻秤了三百兩銀子，交付孩兒，叫我辦理此事。我想侯爺所行之事，全是無法無天的，如今臨走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到了京中，費用多少，合他那裏要，他若不給，叫他細軟留下作押，爺爺想侯爺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一來不敢聲張，二來也難考查，這三百兩銀子，難道不算白得麼？展爺在廳外，暗自說道：「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再不錯的，猛回頭見那邊又有個人影兒一晃，及至細看，彷彿潘家樓遇見的武生，不由暗笑道：「白日替人還銀子，夜間就來討帳了，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展爺惟恐有人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檐，往下觀看，却又不見了那個人，等了一會，忽見了嫖慌慌張張，跑上廳上，說：「員外不好了，安人不見了，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連忙一齊往後面跑去了。南俠急忙盤柱而下，側身進入屋內，見桌上放着六包銀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說道：「三包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叫他得點利息，抽身出來，暗暗到後門去了。原來那個人影兒，果是白玉堂，先見有人在廳外竊聽，後見他盤柱而上，貼在房檐，也是暗暗喝聲說：「此人本領不在我下，因見燈光，他便迎將上來，恰是苗秀之妻問了，嫖執燈前來登廁，了嫖將燈放下，回身取紙，玉堂趁空，抽刀向着安人一晃，說道：「要壞我就一刀，婦人嚇的骨軟筋酥，那裏曉得出來，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先撕一塊裙子，塞住婦人之口，好狠玉堂，又將婦人削去雙耳，用手提起，擲在廁旁糧食園內，他却在暗處偷看，見了嫖尋主母不見，奔至前廳報信，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他

却從東邊轉至前廳。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玉堂進了屋內。一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另一小包。心內一想必定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留了一半給我。暗暗承他的情。將銀子揣起。他就走去了。這裏苗家父子趕至後面。一面追問了。嫌一面執燈找尋。至糧囤傍。聽見呻吟之聲。連忙攙起。細看。渾身是血。口內塞着東西。急急掏出。甦醒了半晌。方纔呸呀出來。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只纔聽見兩個耳朵沒了。忙着了媒僕婦。攙入屋內。喝了點糖水。苗恆義猛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連說不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說罷。向前飛跑。苗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到了廳上一看。那裏還有銀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時。無可如何。未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小包與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兩。因是暗昧之事。是不敢聲張。白玉堂揣着。自奔前程。展爺是拿了銀子。一直奔天昌鎮去了。這且不表。且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正是無事之時。包興紀念着遊仙枕。心中想道。今晚如何不悄悄的睡。遊仙枕豈不是好。因此到晚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便囑咐李才說。李哥。我連日未能歇息。今晚老爺要茶水時。你就伺候。明日我再替你。李才說。你放心去罷。有我呢。包興回至自己屋內。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不覺困倦。即將枕放倒。頭剛着枕。便入夢鄉。出了屋門。見是一匹黑馬。兩邊有兩個青衣。不容分說。攙上馬去。來到一個所在。似開封府大堂。一搬下了馬。心中納悶。我如何還在衙門裏呢。又見上面掛着一匾。寫着陰陽寶殿。正在納悶。又見來了一個判官。說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來鬼混。喝聲拿下。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一聲大喝。將包興與嚇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皆有先成的造化。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判官說我假充星主。將來此枕。想是星主纔睡得呢。怪道李克明要送與星主。左思右想。那裏睡得着。一聽方交四鼓。急忙到包公屋內。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打盹。又見桌上有個字帖兒。拿起一看。不覺失聲道。這是那裏來的一句話。將李才嚇醒。連忙說道。我沒有睡呀。包興說沒睡。這字帖兒。打那裏來的。李才尚未答言。只聽包公問道。甚麼字帖。拿來我看。包興執燈。李才掀簾。將字帖呈上。包公接來一看。隨即起身。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到來。包公便將字帖遞與他觀看。公孫策接來。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天昌鎮緊防刺客。分派衆人役。作為兩路。行一路東。泉林捉拿龐昱。一路觀音菴救貞烈婦人。要緊要緊。傍有一行小字。烈婦人。即金玉仙。公孫策道。此字從何而來呢。包公道。這何必管他的來歷。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再派人役。在兩路稽查便了。

公孫策連忙退出，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你道此字從何而來，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見包公尚未到來，他便不辭辛苦，趕至三星鎮，送這個信兒，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進了公館，前後左右搜查明白，公孫策暗吩咐步快馬快兩個頭兒，一名耿春，一名鄭平，二人分爲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前後巡邏，自己同定包興李才護持包公，倘有動靜，大家知會，一齊動手，分派已定。看看到了三更之候，却是內裏王馬張趙四人磨拳擦掌，並無動靜，只見外面巡更的燈光明亮，照徹牆頭，裏面趙虎仰面各處觀瞧，至一株大榆樹下，趙虎忽然嘆道：「有人了，只這一聲，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外面，巡更之人也舉起了燈，一齊往樹上觀看，果然有個黑影兒，大家一見，便覺鼎沸起來，只聽外面人道：「跳下去了，裏面防範着，誰知樹上之人，趁這一聲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上一躡，便到了大房前，披趙虎嚷道：「好賊，那裏走，話未說完，迎面飛下一塊瓦來，楞爺急閃身躲過，只聽那人咬啣一聲，從房上滾將下來，四爺一翻身，急將他按住，大家上去，先拔去背上的單刀，方用繩子捆了，推推擁擁來見包公，包公笑容滿面道：「好一個雄壯的勇士，回頭對公孫策道：「先生，你替我鬆了綁，公孫策先生假做吃驚道：「此人前來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見了此等勇士，焉有不愛之理，況我與壯士無仇，他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鬆綁，公孫策對那人道：「老爺待你如此大恩，你將何以爲報，說罷，吩咐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王朝見他腿上釘着一枝袖箭，趕緊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興看坐，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旁，不由良心發現，暗暗誇道：「聞聽人說包公正直，又目識英雄，果不虛傳，一翻身撲倒在地，口中說道：「小人冒犯，欽差大人，實實小人該死，包公道：「壯士，請起坐下，好講，那人道：「欽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坐，包公道：「壯士只管坐了，那人只得鞠躬坐下，包公道：「壯士，貴姓尊名，何人命你到此，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不由的就順口答道：「小人喚項福，只因奉龐昱所差，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想大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怍無地，包公笑道：「這却怪你不得，只是將來與安樂侯晤面時，壯士當面證明，庶不使我龐太師師生之誼，項福連忙稱是，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公孫策領項福去了，包公暗暗叫王朝來，叫他將項福，明是疎放，暗地拘留，王朝又將袖箭呈上，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包公聞聽道：「原來展義士暗中幫助，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必也是義士所爲，心中不勝感羨，再說公孫策先生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鄭平前往觀音菴，接救金玉仙，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皋林，捉拿龐昱，單說馬漢帶着耿春鄭平，慌忙直奔觀音菴而來，只見駝驢一乘，直撲廟前去了，馬漢看見，飛也是的趕來，傍有一人叫道：「翼弟爲何來

遶馬漢細看却是南俠展爺道劣兄已將駝驢截取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菴內賢弟來得正好說話間耿春鄭平亦到一同進了山門裏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一個尼姑這媽媽乃是田忠之妻楊氏衆人搭下駝驢擡出金玉仙來主僕見面抱頭痛哭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叫他在此等候南俠對楊氏道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叫他到此尋你又對尼姑道師傅用心服侍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吩咐已畢便對馬漢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包大人就說展昭另日再爲裏見金玉仙乃貞烈之婦不必當堂對質拜託請了竟自揚長而去馬漢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回稟包公道且不言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皇林毫不見一點動靜趙虎道難道怎廝先過去了不成正說間只見遠遠有一夥人乘馬而來張龍帶領差役隱在樹後衆人催馬剛到此地趙虎從馬前一過栽倒在地張爺從樹後轉出來便亂喊道不好了闖死人了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衆差役一齊擁上衆惡奴發話道你這些好大胆的人竟敢攔擋侯爺張龍道誰管他侯爺只要把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衆惡奴道好生撒野此乃安樂侯太師之子改扮行裝出來私訪你們竟敢來阻去路趙爺在地下聽准是安樂侯再無舛錯一咕嚕身爬起来先將龐昱拿下馬來差役掏出鎖來套上衆惡奴見事不佳俱各逃之夭夭了張趙也不追衆人押解着龐昱竟奔公館而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將龐昱帶上堂來包公連忙吩咐將鎖卸下龐昱到了此時不覺就要屈膝包公道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你我乃年家弟兄因有此案要當面對質對質務要實實說來大家方有個計較說畢叫帶上衆父老並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龐昱因見包公言語頗有護他的意思又見和容悅色必要設法救我莫若我從實應了或者看看參面上也就沒事了想罷說道欽差大人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做成此事後悔也是遲了惟求大人筆下超生犯官感恩不盡包公道這些事既已招承還有項福是何人所差惡賊聞聽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帶項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包公道項福你與侯爺當面對質項福上前對惡賊道侯爺不必隱瞞一切事體小人俱已回明大人了侯爺只管實說了大人自有主見惡賊見項福如此也得隱了包公便叫他畫供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畫供後只見衆人證俱到包公便叫各家

上前廝認，也有父認女的，也有兄認妹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婆認媳的，紛紛不一，啼哭之聲，不堪入耳。包公吩咐叫他們在堂增兩邊，聽候判斷。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包公便對惡賊道：「你今所爲之事，理應解京，我想道途遙遠，受折磨，若聖上大怒，必要從重治罪。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倒覺得爽快。」龐昱道：「但憑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見虎目一瞪，吩咐請御刑。只說三個字，兩邊差役一聲喊，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劍抬至堂上。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露出金煌煌光閃閃，驚心落魄的新刑。惡賊一見，胆裂魂飛，只見馬漢將他掀翻在地，四名差役過來，與他口內銜了木嚼，剝去衣服，將蘆席鋪放。惡賊那裏還能掙扎，立刻捲起，用草繩束了三道。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抬起，走至劍前，放入劍口。兩頭平均，此時王朝左手執定刀，右手按定刀背，直瞧座上。包公將袍袖一拂，虎項一扭，口說行刑二字。王朝將虎軀一蹤，兩膀用力，只聽噠一聲，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爲兩段。四名差役忙將尸首拖於堂增之下。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并田婦村姑，見劍了惡賊，無不駭然。包公吩咐換了御刑，與我拿下一個拿字。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抓住。此時這廝見劍了龐昱，心內已然突突亂跳，今又見拿他，不由的骨軟筋酥，悔之無及。左右上前，照舊剝了衣服，將一張粗席捲好。此時狗頭劍已安放停當，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擦抹御劍，打掃血跡，收拾已畢。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稟道：「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誰知蔣宗畏罪自縊身死。包公聞聽，道便宣了這廝，另行委員前去驗看。」又吩咐將田起元帶上堂來訓誨一番，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以後家門務要嚴束，並叫他上觀音庵，接取妻子。又吩咐父老各將婦女帶回，好好安分度日。衆人一齊叩頭。包公命公孫策寫本奏聞，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放賑。真是萬民感仰，歡呼載道。包公放賑已完，各處訪查，便不從舊路，特由新路而歸。一日來至一個所在，地名草州橋。那坐下的馬，忽然不走，老翁連加兩鞭，那馬鼻翅一掀，反倒往後退了兩步。老翁暗想：莫非此地有甚冤枉之事，叫包興喚地方來到馬前，跪倒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桿，口稱小人地方范宗華，叩頭。包公問道：「此處是何地名？」范宗華道：「草州橋。」老翁又問道：「可有公館？」范宗華道：「沒有公館。」老翁在馬上用鞭指着問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華回道：「那是天齊廟。」老翁吩咐打道：「天齊廟不多時到了，廟中自有老道迎接，大人進內。包公在西廊坐下，吩咐衆人俱在門外歇息，獨留包興在傍，把范宗華叫到西廊，朝上跪到。包公問道：「此處四面可有人家？」范宗華道：「南通大道，東有榆樹林，西有黃土崗，北邊是個破窰，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老翁便着地方，掘了高脚牌，上面寫放告二字，叫他知會各家，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伸訴。范宗華應是，却掘了高脚牌，奔至榆樹林，又到黃土崗各處。」

喊叫並無一人答應。來到破窰地方，咕嚕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有冤枉的，只管前去伸冤。一言未了，只聽有人應道：『我有冤枉，領我前去。』」范宗華一看說道：「呵呀，我的媽呀！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打官司呢？誰知此位婆婆范宗華，他却認得可不知底裏，只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別的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呢？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宮來，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嘗時眾人俱叫他乘飯，正在秦府打雜，為人忠厚，老實好善。娘娘因他愛行好事，時常周濟賞賜他，故此范勝受恩極多。後來秦鳳被害身死，秦母亦相繼而亡，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離了秦宅。范勝欲留在他家，娘娘決意不肯，因此住在破窰，多虧他時常照拂。後來范勝臨危，還告訴范宗華道：『破窰內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范宗華自父亡之後，真是遵依父訓，侍奉不衰。平時即以太太呼之，又叫媽媽。現今娘娘要告狀，故問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告狀呢？」娘娘道：「為我兒子不孝，故要告狀。范宗華道：『誰是你老人家兒子？』娘娘道：『我這兒子，非好官不能判斷。我常聽見人說：『這包公老爺，善於判斷陰陽，是個清正官兒。』他既來了，我若不趁此時伸訴，還要等待何時呢？』范宗華聽罷，說：『既是如此，我領了你老人家去說着話，拉着竹杖，領到廟前，先進內回裏，然後將娘娘領進廟內，到了公座之下。』娘娘說道：『大人吩咐左右迴避，我有話說。』包公聞聽，便叫左右暫且退出。包公方說道：『左右無人，有甚麼冤枉，訴將上來。』娘娘不覺失聲道：『呵呀，包卿苦煞哀家了！只這一句，登時包公黑臉也黃了，包與嚇的也呆了。暗說我的媽呀，鬧出哀家來，咧，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卿，自稱哀家，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只見娘娘眼中流淚，便將已往之事，滔滔不絕，述說一番。包公前因寇珠冤魂告訴，胸有成竹，乃問道：「雖如此，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從裏衣內掏出一個小包兒，包與上前接過，連忙呈上千層萬裏裏面露出黃緞袱子來，打開袱子一看，裏面却是金丸一粒，上刻著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包公看罷，緊忙包好，叫包興遞過，自己離了座位。包興會意，雙手捧定包兒來，至娘娘面前，雙膝跪倒，將包兒頂在頭上，遞將過去。然後一拉竹杖，領至上坐，入了坐位。包公秉正參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請放心，臣敢不盡心竭力，只是目下耳目衆多，恐有洩漏，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權且認爲母子，不知

鳳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憑吾兒便了。」包公又望上叩頭謝恩，連忙站起，暗自吩咐包興如此如此。包興便跑至廟外，恰巧見縣官到來，包興便傳包公之命，立刻叫賣縣要新轎一乘，並伶俐了龔二名，並上好衣服管環一分，急急連辦來。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叫太爺務必開清，候到京時，再為奉還。又向范宗華笑道：「方纔你帶來的老婆婆，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老太太說：『你素日很照顧，還要把你帶進京去呢。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范宗華聞聽，猶如入雲端的一般。包興又對縣官說：「大人吩咐，叫他隨著進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那麼把他也打扮打扮，纔好。」縣官連連答應，包興又道：「方纔分派的事，太爺趕緊就辦了，就叫他押解前來，就是縣官聞聽，趕忙去了不多時，了龔二名，並衣服首飾一齊來到，伏侍娘娘在雲堂小院落浴更衣，不必細述。包公就在西殿內安歇，連忙寫了書信，密密封好，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至次日，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了龔伏侍娘娘上轎。范宗華乘馬隨在轎後，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說道：「母親先進公館，孩兒隨後，即行。」娘娘說道：「吾兒不必多禮，包公連連稱是，方纔退下。」衆人見包公去後，一個個方纔乘馬也起身，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惟有公孫先生心下好生疑惑，心中納悶，單說包興連夜趕至開封，所有在府看守之人，俱各相見，馬夫將馬牽去，包興來到內衙，敲響雲牌，裏面婦女見是包興，連忙告訴了龔稟明李氏。李氏緊忙傳進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有書在此，說著雙手一呈。」龔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拆開一看，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預備娘娘住宿。夫人以婆媳禮相見，遮掩衆人耳目。夫人看畢，向包興道：「你回去迎接老爺，說我照書俱已備辦，不便寫回信了。」龔把二十兩銀子賞他，包興連忙謝賞，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方，纔退出，自有相好衆人約他吃飯，包興一面道謝，一面擦面，然後大家坐下吃飯，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麼防刺客，怎麼劍龐昱，說至此，包興便問朝內老鷹，有沒有甚麼動靜，吓夥伴答道：「原來參奏着聖上，甚怒，將他兒子招供，捶下來，他倒請了一回罪，大約咱們老爺，這個毒兒種得不小，將來總要提防了。」包興聽罷，點了點頭兒，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略述一概，以安衆心。吃畢，上馬加鞭，迎接包公去了。這裏照書信預備停當，每日敬候鳳駕，一日聞報，太夫人已然進城，離府不遠了。夫人帶領僕婦，等在二堂後恭候，不多時，大轎抬進，三堂差役轎夫退出，掩了儀門。夫人方至轎前，雙膝跪倒，口稱「不孝媳婦李氏，接見娘親，望婆婆恕罪。」娘娘說道：「媳婦吾兒起來，衆了龔扶出轎，擁着到佛堂淨室，娘娘入座，夫人將了龔們打發出去，復又跪下方，稱曰：『臣妾李氏，愿娘娘千歲，太后伸手相攙，說道：『吾兒不可如此，以後婆媳相稱就是了。』」

况且哀家姓李，媳婦你也姓李，你不是我媳婦，是我女兒了。夫人連忙謝恩。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悄悄述說一番。自言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壞了到今，乃諸物莫親，這是怎麼好說罷。又哭起來，夫人猛然想起一物，善能治目，我何不試他一試。倘得娘娘雙目重明，豈不美哉。想罷，跪下奏道：臣妾有一古金盆，上有陰陽二孔，取接天露，便能醫目。重明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娘娘開聽，說道：好一個賢德我兒，既如此，你就叩求天露。倘若至誠格天，二目復明，豈不大妙呢。二人又敘了一回閒話，晚膳已畢，方纔退出，看看掌燈以後，夫人洗淨了手，方將古金盆拿出，吩咐了警秉燭，來至園中，至誠焚香，禱告天地。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真是忠臣感動天地，起初盆內潮潤，亦如哈氣一般。後來漸漸大了，只見滴溜滴溜滿盆，亂轉，彷彿滾盤珠相似。左旋右轉，皆流入陰陽孔內。夫人滿心歡喜，手捧金盆，擎至寢室。娘娘尚未安寢，夫人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覺冷澈心脾，香透泥丸。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二目中稍覺轉動，閉目定神不多時，忽然心花開朗，胸膈暢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將二目一睜。那知道雲霧早退，已然黑白分明。娘娘這一歡喜，真是非常。夫人更覺歡喜，娘娘見兩旁有多少了警，只得說道：虧我兒至誠感格，將老身二目治好，都是出於媳婦孝心。我如今俱各看見了。我的兒，你也歇息去罷。夫人退出，叫了警，捧了金盆，並且囑咐衆人好生服侍。又派二個得用的了警，前來幫替，吩咐已畢，自去安息。次日忽見包與前來稟道：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明日面了聖，上方能回署。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且說包公在大相國寺住宿。次日入朝，見駕，奏明一切。天子甚誇辦事正直，深為嘉賞，欽賜五爪蟒袍一襲，攬珠寶帶一條，四喜白玉班指一個，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包公謝恩，早朝已畢，方回至開封府，退入內衙。夫人迎將出來，彼此見禮已畢。夫人在前，包公在後，來至靜室。包公便止步，夫人掀簾入內，奏明過了。然後包公跪倒塵埃，口稱：臣包拯參見娘娘。願娘娘千歲。說罷，匍匐在地。太后吩咐：吾兒抬起頭來。包公秉正跪起，娘娘先前不過聞聲，如今方纔見面。包公方面大耳，開口微齏，生成福相，長就威顏，跪在地上，還有人高，真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漢，黑面沉沉，鎮鬼神。太后看罷，心中大喜，道：哀家多虧你夫婦盡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頭奏道：娘娘且免聖慮，微臣見機而作，務要秉正除奸，以保社稷。娘娘點頭，說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罷。包公謝恩，退出外面了。警見包公退出，方敢進來伺候。娘娘又

說你家老爺剛然回來，你也去罷。不必在此伺候。夫人只得退出。來至房內，只見包公在那裏吃茶。彼此寒暄一番，方纔坐下。夫人便問一路光景爲何。顯一事，妾身好生耽心。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說一番。夫人也不敢細問。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到了次日，老爺正在梳洗，忽見包公與稟道南清宮甯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說有話要面見。包公便叫包興將他讓在書房待茶。說我梳洗畢，即便出迎。包興奉命來請甯總管，說我們老爺正在梳洗，略爲少待。便來相見。請大輔書房少坐。老爺聽見相見二字，樂了個眉開眼笑。道：有勞管家引路。說着來至書房，李才連忙趕出。掀簾甯總管進入書房，見所有陳設毫無奢華俗態，點綴而已。不覺的嘖嘖稱羨。包興連忙奉茶讓坐下。首相陪正在攀話之際，忽聽老爺靴聲，連忙迎出。忙將簾子掀起，包公進屋。原來甯總管早已站立相迎，說：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一路勞乏，辛苦，原要昨日就來，因大人勞乏的身子，不敢驚動。故此今早前來，說罷躬身一揖。包公連忙還禮。道：多承大輔掛念，未能奉拜。反先勞驚心，實不安。說罷讓坐。從新點茶。包公便道：大輔降臨，不知有何見教。望祈明示。甯總管嘻嘻笑道：咱家此來，不是甚麼官事，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聽了，甚爲歡喜。新近大人爲龍巖一事，先斬後奏，更顯得忠心爲國。我們王爺下朝，就把此事奏明。娘娘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我們王爺年輕，總要跟着大人學習。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的。很呢。只是無故的又不能親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華誕，大人何不備一分水禮，前去慶壽。從此親近。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愛喜之心。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學習些見識。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故此今日我來特送此信。包公聞聽，暗道：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當今那裏知道生母受如此之誕。莫如將計就計。如此如此。倘有機緣，倒省了許多曲折。六合王亦是賢王，就是接交他，又何妨。想罷問道：不知娘娘聖誕，在於何時。甯總管道：就是明日壽誕。後日生辰。故此特來送信。包公道：多承大輔指教。挂心，敢不從命。只是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現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禮。後日正朝家慈欲親身一往。未知可否。甯總管聞聽呵呀，怎麼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謝道：又要勞動老輔了。老甯道：好說好說。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等後日我在宮內，再接待他老人家。便了。包公又託咐了一回。家慈到宮時，還望照拂的話。包公送至儀門。甯總管再三攔阻。方纔作別而去。包公進內見了夫人，細說一番。就叫夫人奏明太后。夫人領命往靜室去了。包公又來到書房，吩咐包興備一分壽禮。明日送往南清宮去。至次日，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與包公過了目。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宮。自己已隨

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已見人夫驕馬，送禮物的，抬的抬，扛的扛，人聲嘈雜，擁擠不開，只得下馬步行。至宮外，只見五間宮門兩邊大炕上，坐着多少官員，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話。那些王府官們，還帶理不理的，包興從懷中掏出帖來，說道：「有勞老爺們，替我回稟一聲。」只見那人將眼一翻，說道：「你是那裏的？」包興道：「我乃開封府纔說了三個字，忽見那人站起說：『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包興道：「正是那人。」將包興一拉，說：「好兄弟，辛苦，辛苦。今早總管爺就傳諭出來，說：『大人那裏今日必送禮來。』我這裏正等候着呢。咱們裏面坐罷，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那裏，你們到是張羅張羅呀。」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那是包大人禮物，挑在這裏來。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點茶，陪坐說道：「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大人，若送禮來，趕緊回稟。兄弟既來了，還是要見王爺，還是不見呢？」包興道：「既來了，敢則是見見好，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那人聞聽道：「好兄弟，以後把老爺收了，咱們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齒長幾歲，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來時，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說罷一笑，只見禮物挑進。王三爺俱瞧過了，拿了帖辭了包興，進內回話去了。不多時，王三爺出來，對包興道：「王爺叫你在殿上等着呢。」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但見高捲簾櫺，正面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位東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兩邊有多少內輔伺候。包興連忙叩頭，只聽上面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如此費心多禮，我領便了。改日朝中面見了，再謝。」又吩咐內輔給他謝帖，賞他五十兩銀子。包興叩頭，站起，仍隨王三爺纔下銀安殿，只見那旁官總管笑嘻嘻迎來說道：「主管你來了麼？」回去見了大人，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了。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包興答應，隨着王三爺出來。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包興道了之，直至宮門，請王三爺留步。王三爺務必歇着，包興上馬，馬已拉過，包興踏蹬上馬，加鞭後行，心內思想我們八色水禮纔花了二十兩銀子，王爺到賞了五十兩，真是待下恩寬，不多時，來至開封府，見了包公，將話一，一回稟包公點頭，來至後面，便問夫人見了太后，啓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然回明，先前聽了爲難，說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禮節，妾身道：『娘娘暫屈鳳體，穿一品服色，到了那裏，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事。到臨期見景，生情就混過去了。』倘有機緣，洩漏真情，明是慶壽，暗裏卻是進宮的機會。娘娘想了一想方纔應允包公聽見，不勝歡喜，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丫鬟，跟去外面，再派人護送。至次日，仍將轎子抬至三堂之上，上轎，轎夫退出，掩了儀門，伺候娘娘梳洗已畢，及至換了服色之時，娘娘不覺淚下，夫人又勸慰幾句，吩咐丫鬟等俱在三堂伺候去罷。衆人散出，夫人從新叩拜道：『娘娘此去，見景生情，透了真實，不可因小節誤了大事。』」娘娘點頭含淚道：「家二十載。」

況窻多虧了你夫婦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宮闈，斷不忘此大功。夫人同至三堂之上，伺候娘娘上轎，丫鬟放下轎簾，外面轎夫進來，將轎抬起，慢慢的出了儀門，却見包公鞞躬伺候，上前手扶轎，轎跟隨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兒回去罷，不必遠送了。包公答應，止住了步，看轎子落了台階，又見那壁廂苑宗華，遠遠對着轎子磕了一個頭，包公暗暗稱贊他有規矩，實乃福至心靈，只見包公與打着頂馬，後面擁護多人圍隨着去了。包公回身進內，來到後面見夫人悄悄的又議論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秋后，是何光景，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認國母 宣密旨良相審郭槐

且說包公與跟隨太后，來到南清宮，至王府門下馬，却見禿王三爺在那裏忙，執手上前道：「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到了，王三爺聞聽飛跑進內不多時，只見裏面出來了兩個內輔，對着門上衆人說道：『回事的老爺們聽着，娘娘傳諭所有來的賓客，俱各道乏。』一概迴避，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衆人連聲答應，包公聞聽，即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公與讓至書房吃茶。今日見了，比昨日更覺親熱，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將轎夫換出，又抬至三門，方纔落平，早有甯總管來至轎前說道：『請夫人安，自有跟來的了。』整攙扶下轎，娘娘也回問了一聲：『公公好甯總管，便在前引路來至寢宮，只見秋娘娘已在門外接待，遠遠的見了太夫人，吃了一驚，不覺心裏思想，覺得面善得很，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娘娘來至跟前，欲行參拜之禮，秋后連忙用手攔住，說：『免禮。』娘娘也就不謙讓了。彼此攜手一同入座，娘娘看秋后比當時面目蒼老了，秋后此時對面細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賜死，再也不想，只是心裏總覺不安。獻茶已畢，敘起話來，問答如流，把個秋后樂了個了不得，甚是投機，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多盤桓幾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即便應允。遂叫內輔傳出話來，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這裏傳膳，秋后務要與太夫人並肩坐了，娘娘也不過讓飲酒之間，秋后感稱包公忠正賢良，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娘娘略略謙遜，秋后又問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歲，又問今年幾幾，何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滿面通紅，無言可答。秋后看此光景，不便追問，便傳飯吃，畢散坐閑談，又到各處瞻仰一番，皆是秋后相陪，越瞻越像，秋后心中好生的犯疑，暗暗想道：『方纔問他兒子歲數，他如何答不上來，竟會急的滿面通紅，世間那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其中實有可疑也。』罷晚間叫他與我同眠，暗裏再

細細盤詰他便了。心中却是委決不下。到了晚間。吃畢晚膳。及至歸寢之時。所有承御之人。連娘娘了。豈自有安排。非呼喚不許擅入。狄后因惦念不知兒子的歲數。便從此追問語語究的甚是緊急。娘娘不覺失聲答道。皇姐。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雖然說出此語。已然悲不成聲。狄后聞聽。不覺大驚道。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娘娘淚流滿面。那裏還說的出話來。狄后着急。催促道。此時房內無人。何不細細言來。娘娘止住悲聲。方將當初受害。怎麼全忠替死。怎麼追往陳州。怎麼馮包大人假認母子。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幸虧李氏叩求天露。洗目重明。今日來給皇姐慶壽。爲是吐露真情的話。細細述了一遍。狄后聽了。不覺也落下淚來。道。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即將金丸取出。遞將過去。狄后接在手中。燈下驗明。連忙戰兢兢。將金丸遞過。便雙膝跪倒。口稱。臣妃不曉鳳駕降臨。實爲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挽。口稱。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狄后奏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將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用狸貓換出太子。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琳。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後來劉后之子病夭。方將太子補了東宮之缺。因太子遊宮。在冷宮見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帶淚痕。劉后生疑。拷問寇珠。寇珠懷忠。觸增而死。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方將娘娘賜死。情由也說了一遍。李太后如夢方醒。更覺傷心。狄后再三勸慰。太后方纔止淚。問道。皇姐如何使皇兒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裝起病來。遣甯總管奏知。當今聖上必然瀾來。那時臣妃吐露真情。便了。娘娘稱善。到了次日清晨。便派甯總管上朝奏說。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甚是沉重。誰知聖上夜間得一奇夢。見彩鳳一隻。翎毛不全。望聖上哀叫三聲。仁宗從夢中驚醒。心裏納悶。及至五鼓。只見仁壽宮總管前來啓奏。說太官夜間得病。一夜無眠。天子聞聽。以爲應了夢兆。卽至仁壽宮。請安。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恐驚了太后。輕輕邁步進了寢殿。忽聽見太后說。寇宮人。你竟敢如此無禮。天子側身進內。來至御榻之前。劉后猛然驚醒。見天子在旁。便說有勞皇兒掛念。哀家不過偶受風寒。沒有甚麼大病。且請放心。天子問安。已畢。立刻傳御醫調治。安慰幾句。卽便退出。方至分宮樓。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奏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奴婢特來啓奏。仁宗聞聽。吃了一驚。吩咐親臨南清宮。只見六合王迎接。聖上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對。此時略覺好些。聖上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單帶陳琳跟隨。六合王前導。引至寢宮。只見靜悄悄寂莫無聲。連個承御了。豈一個也無有。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狄后面裏而臥。仁宗連忙上前問安。狄后翻身來。猛然問問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爲先。天子道。莫過於孝。狄后歎了一口氣道。既是孝字爲先。有爲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嗎。又有人子爲君而

不知其母在外尋覓嗎。這兩句話問的天子茫然不懂。便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訓。」狄后轉身從懷內拉出一個黃匣來，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嗎？」仁宗接過打開一看，見是一塊玉璽龍紋，上面先皇親筆御記，鑲壓天狗冲犯。仁宗看罷，連忙站起，誰知老公公郭槐與劉后親物傷情，想起當年早已淚流滿面，天子猛回頭見陳琳啼哭，更覺詫異，便追問此物的來由。狄后方將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設計陷害李妃，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寇珠，一個是陳琳。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那時就用此物包裹，暗暗交付陳琳。仁宗聽至此，又厭了陳琳一眼。此時陳琳已哭的淚人一般。狄后又道：「幸虧陳琳經了多少艱險，方將太子抱出，入南宮宮內，在此撫養六年。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補了東宮之缺。那時陛下見了冷宮母親，落淚又惹起劉后疑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又要賜死。母后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秦鳳方將母后換出，送往陳州。後來秦鳳死了家，主母后不能存留，只得破釜乞食，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由草橋認了母后，假稱母子，掩人耳目。一同來京，仁宗聽罷，不勝驚駭，淚如雨下。道如此說來，朕的皇娘現在何處，只聽得單壁後，悲聲切切，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見了發怔，太后恐天子生疑，連忙把金丸取出，付與仁宗。天子接來一看，正與劉后金丸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宮。下書娘名號。仁宗搶行幾步，雙膝跪倒，道：「孩兒不孝，苦熬皇娘了。」說至此，不由放聲大哭。母子抱頭悲痛不已。狄妃已然下牀來，跪倒塵埃，匍匐請罪，連六合王及陳琳俱各跪倒在傍，哀哀相勸，母子傷感多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攙扶起來，復又拉住陳琳的手，哭道：「若不虧你忠心為國，焉有朕躬。陳琳已然說不出話來，惟有流淚。仁宗說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兒枉為天子，何以對滿朝文武。」狄后在傍勸道：「聖上還朝降旨，即着郭槐陳琳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包學士自有辦法。」仁宗准奏，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然後駕轉回宮，立刻御筆草詔，密密封好，欽派郭槐陳琳往開封府宣讀。郭槐以為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着陳琳，竟奔開封府而來。且說包公自昨日包興回來，說狄后把太夫人留下，要多住幾日。小人抬空轎回來，包公心中歡喜，到次日方纔用完早飯，忽報聖旨到了。包公忙換朝服，迎接。只見郭槐在前，陳琳在後，手捧聖旨。郭槐宣讀聖旨，展開御封，包公山呼已畢。郭槐便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太監郭剛念至此，他看見自己的名字，便不能向下念了。旁邊陳琳接過來宣讀道：「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奸心叵測，先皇乏嗣，不思求祚之忠誠。太后懷胎，遽遭與妖之暗算，懷抱龍祚，不遵鳳詔，寇宮人之志，可達天難。却北闕竟赴南清，陳總管之忠堪貫日，因淚痕生疑忌，將明明朗一個寇珠立斃，杖下假詔，兇進讒言，把氣昂昂一個余忠，替死

梁間。至今堂堂國母，甘載沉寃，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還珠返璧之期。似此滅倫悖理，宜當嚴審細推，按詔究出口供，依法剖其心腹，事關國典，理重君親，致交開封府嚴加審訊。包公口呼萬歲，立起身來，接聖旨，吩咐一聲，拿下。只見王朝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提到當堂，向上跪到。上面供奉聖旨，包公向郭槐說道：你快將已往之事從實招來，未識郭槐招與不招，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入了公座，旁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琳坐下。包公便叫道：郭槐將當初陷害李后，怎樣抵換太子，從實招來。郭槐說：大人何出此言？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先皇震怒，纔貶冷宮，焉有抵換之理呢？陳琳接着說道：既無有抵換，為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襁褓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郭槐聽道：陳總管你為何質證起咱家來？倘然少時太后懿旨到來，只怕你也吃罪不起。包公聞聽，微微冷笑道：郭槐，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麼？你不提劉后，便罷。既已提出，說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責二十板。左右答應一聲，吶喊，將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開肉綻。郭槐到了此時，豈不知事關重大，橫了心，再也不招。說道：當日原是李妃產生妖孽，自招愆尤，與我郭槐甚麼相干。包公道：既無抵換之事，為何又將寇承御處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太后方纔施刑。陳琳在旁又說道：此話你又說差了。當時拷問寇承御，還是我掌刑杖。劉后追問他，將太子抱出，置於何地，你如何說是頂撞呢？郭槐聞言，將雙眼一瞪道：既是你掌刑，生是你下了毒手，將寇珠打的受刑，不過他纔觸階而死，為何反來問我呢？包公聞聽，說好惡奴，竟敢如此的狡猾。吩咐左右與我抄起來，左右又一聲喊，將郭槐雙手並齊，套上拶子，把繩往左右分只。聞郭槐殺豬也似的喊起來。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咬定牙根，這不有甚麼招的。見他汗似蒸籠，面目更色。包公吩咐鬆放拶子。郭槐哀聲不絕，神魂不定，只得暫且收監。明日再問。先叫陳琳覆旨。包公退堂來，至書室，便叫包興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策來到，已知此事的底裏。參見包公已畢，在側坐了。包公道：今日聖旨到來，宣讀之時，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認，他又攔不住大刑，故請了先生來，設想一個法子，叫他招承。公孫策道：待晚生思索，說罷退出。來至自己房內，籌思多時，偶然想起，來到書房裏道：晚生思得新刑，有圖樣在此。包公接來一看，上面註明尺寸，彷彿大戩斗相似，卻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圓頭釘兒，用鐵打就，臨時將炭燒紅，把犯人勾罩處。

燙炙，再也不能損傷筋骨，止是皮肉受傷而已。包公看了問道：「此刑可有名號？」公孫策道：「名曰杏花雨。」包公卽着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次日已完工。到了第三日，包公升堂，提審郭槐。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爲何太后懿旨還不見到來？想必太后欠安，此事尚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橫了心，再不招承。既無口供，包黑他也難以定案。正在思想之際，忽然聽得提審不覺得心內突突的亂跳，隨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見紅焰烙的一盆炭火，內裏燒着一物，卻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包公問道：「郭槐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后，用物抵換太子，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郭槐道：「實無此事。叫咱家從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說遲滯，這些年保管早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尚敢推諉。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公聞聽不由怒髮冲冠，將驚堂木一拍道：「惡賊！你的好事業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尚敢推諉。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四個差役剝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見那邊一人從火盆內提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一惡賊背上，只聽包公問道：「郭槐，你不招麼？」郭槐橫了心，並不言語。包公吩咐用刑，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時皮膚皆焦，臭味難聞。只疼得惡賊渾身亂抖，先前尚有哀叫之聲，後來只剩得發喘了。包公見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再問。左右將他扶住，郭槐那裏還掙扎得來呢。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孫策早已設下機謀，叫搭在獄神廟內。郭槐到了獄神廟，只見他提牢手捧盞碗，笑容滿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輔老爺受驚了。小人覓得定疼丸藥一服，特備黃酒一杯，請太輔老爺用了，管保益氣安神。」郭槐見他勸慰殷勤，不由的接過來，道：「生受你了。咱家倘有出頭之日，咱再不忘你便了。」提牢道：「老爺何出此言？果離了開封，那時求太輔老爺略一伸手，小人便受賜多多矣。」一句話奉承的惡賊滿心歡喜，將藥并酒服下，立時覺得心神俱安。提牢搬過酒來，殷勤相勸。郭槐問道：「你這幾日可會聽見朝中有甚麼事情？」提牢道：「見說太后欠安，因寇宮人作祟，如今愈了。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大約不過遲一二日。太后必然懿旨到來。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郭槐聽至此，心內暢然，連喫了幾杯，不覺二目矇矓，登時醉醺醺起來。提牢見此光景，便將酒撤去。自己也就迴避了，只落得惡賊一人，踽踽涼涼，正在胡思亂想，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塵沙，敲敲落在窗櫺之上。猛見前面似有人影，郭槐一見，不由心中胆怯起來，纔要喚人，只見那人影來至面前，說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別人，乃寇承御特來求太輔實對一言。昨日與太后已在森羅殿證明。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故此放太后回陽，并且查得太后與太輔尚有陽壽一紀。奴家不能久在幽冥，今日特來與太輔辨明當初之事。奴便超生去也。」郭槐聞聽毛骨悚然，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已知是寇宮人顯魂，正對了方纔提牢之語，不由的答道：「寇宮人，真正委屈死了。」

當初原是我與尤婆定計用狸貓剝去皮換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時並不知情。竟自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倘能出獄。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聽女鬼哭道。郭太輔你既有此心。奴家感謝不盡。少時到了森羅殿。只要太輔將當初之事說明。奴家便得超生。剛言至此。忽然鬼語啾啾出來了。兩個小鬼手執追命索牌。說閻羅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怨鬼前往質對。說罷。拉了郭槐就走。惡賊到了此時。不因由跟着來到一座殿上。陰慘慘也。辨不出東南西北。惡賊連忙跪倒。聽得上面道。郭槐你與劉后所作之事。理應墜入輪迴。奈你陽壽未終。必當回生。陽世惟有寇珠冤魂。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他便從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隱瞞了。郭槐聞聽。連忙朝上叩頭。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用剝皮狸貓抵換太子。陷害李妃的情由。述說一遍。忽見燈光明亮。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兩旁衙役森列。真不亞如森羅殿一般。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并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咐拿下去。叫他畫供。惡賊到了此時。只得把供畫了。你道女鬼是誰。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平。到春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多虧公孫策多多教誨。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等次日五鼓上朝。奏明仁宗。將招供謹呈御覽。仁宗袖了供招。便往仁壽宮而來。見劉后昏沉之間。見天子立在面前。便道。郭槐係先皇老臣。望皇兒格外赦宥。仁宗聞聽。也不答言。從袖中把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劉后看此光景。拿起來一看。登時胆裂魂飛。一嚇竟自嗚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將劉后抬入偏殿。按妃禮殮殯了。傳旨即刻打掃宮院。次日升殿。羣臣山呼已畢。聖上宣召包卿說道。劉后已驚懼而亡。就着包卿代脫草詔。頒行天下。匡正國典。從此黎民內外。臣親至南清宮。迎請太后。還宮。太后娘娘坐着御轎。狄宮賢妃。也乘了寶輿。跟隨入宮。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排班迎接。鳳駕太后入宮。升座受賀。已畢。起身更衣。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重加賞賜。仁宗亦有酬報。不必細表。外面羣臣朝賀。已畢。天子傳旨。將郭槐立龍圖閣。此時尤婆已死。照例戮屍。又傳旨。在仁壽宮壽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協。左邊勅建寇官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邊勅建秦鳳余忠祠。堂名曰雙義祠。此時王芭告老。即將包公加封為首相。封公孫策為主簿。匹勇士俱賞六品校尉。仍在開封府供職。又奉太后懿旨。封陳琳為都堂。范宗華為承信。即將破窰改爲廟宇。欽賜白銀千兩。香火地十頃。就叫范宗華為廟官。春秋兩祭。永垂不朽。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臣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且說包公自升為首相。一日朝罷回來，走進書房，寫了一封書信，叫差役備厚禮一份，外帶銀三百兩，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聘請南俠展熊飛，又寫了家信，一并前去。剛然去後，只見值班頭目稟道：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稱冤枉，前來伸訴。包公吩咐點鼓升堂，立刻帶至堂上。包公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先叫將婆子帶上來，訴說道：婆子楊氏丈夫姓黃，去世已久，有兩個女兒，長名金香，次名玉香。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威之子為妻，昨日他家娶去，誰知我的大女兒卻不見了，各處尋找，並無下落。婆子又是急，又是傷心，正在啼哭，不想趙國威到來，反說我把女兒抵換了。彼此分爭不清，故此前來求老爺判斷。包公聽罷，問道：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楊氏道：慢說親眷，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包公吩咐把婆子帶下去，將趙國威帶上來，說道：小人趙國威原與楊氏是親家，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醜陋，小的俊俏，小人與兒子定的是個小女兒，娶來一看，卻是他大女兒，因此急急趕到他家，與他分爭，為何抵換？不料楊氏他倒不依說，小人把他兩個女兒都娶去了。因此求老爺判斷。包公問道：趙國威，你可認明是他大女兒麼？趙國威說：怎麼認得不明呢？當初未做親時，他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包公聽罷，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聽候傳訊。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此事揣度。包公與倒過茶來，送至包公面前，只見包公坐在椅上，兩眼發直，忽然把身子一挺，說道：好血腥氣！吓，往後便倒，昏迷不醒。包公與急急扶著口中亂叫：老爺，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大家攙扶，抬至牀榻之上。一時傳到裏面，李氏聞聽，連忙來至書房看視，只見包公躺在牀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夫人急得沒了主意。包公與在牕外道：啓上夫人，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診脈，夫人聞聽，只得帶領了龔迴避，包興同著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診了左脈，連說無妨，又診右脈，便道：怪事，包興在旁問道：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公孫策道：據我看來，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彷彿睡着的一般。包興將方纔的閑話述說一遍。公孫策聞聽，便覺納悶，并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并稟明須要啓奏自己，并寫了告病摺子，來日五鼓上朝呈遞。天子聞奏，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診治，也看不出是何病症。一時太后也知道了，又派老公公陳琳前來看視。無奈包公昏迷不醒，飲食不進，幸虧公孫先生頗知醫理，不特在書房診脈，照料包興，李才晝夜不離左右。公孫策與四個更士，個個短款長吁，竟無法可施。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看包公脈息漸漸微弱起來。

大家不由着急，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言展熊飛並未在家。老僕說我家官人早晚回來，必然趕赴開封，又說家信也送到了，現有帶來的回信。老爺的府上俱各平安，包興把家信接過，送進去了，信內無非是平安二字。再說南俠自截了駝驢，將金玉仙送至觀音菴，與馬漢分別之後，他便朝遊名山，暮宿古廟，聞得人人傳說，當今國母原是姓李，卻不姓劉，多虧了包公訪查出來，現今包公入閣，拜了首相，當作一件新聞，處處傳說。南俠聽在耳內，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一日午間，來至榆林鎮，上酒樓獨坐飲酒，正在舉杯欲飲，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年紀約有三旬上下，面黃肌瘦，憔悴形容，卻有幾分姿色，及至看他身上穿着，雖是粗布衣服，却極其乾淨。見他欲言不言，半晌說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現往三寶村居住。因年荒歲旱，家無生理，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萬分出於無奈，故此小婦人出來乞化，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說罷，深深萬福，落下淚來。展爺見他說的可憐，在肚兜中摸出半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將此銀拿去，急急回家買點藥餌，餘者作為養病之資，不要沿街乞化了。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約有三兩多，却不敢受，便道：貴客有所不知，小婦人將此銀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時負責客一番美意。展爺聽罷，甚為有理，堂官在傍插言道：你只管放心，這位既然施捨，你便拿去。若你婆婆丈夫見怪時，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我便是個見證。展爺連忙稱是，道：你只管拿去罷。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拿起銀子下樓去了。不料那邊有一人名喚李慶兒，為人譎詐多端，極是個不良之輩，他向展爺說道：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他乃故意作生理的，前次有個人贈銀與他，後來被他丈夫訛詐，說調戲他女人了。這索遮羞銀一百兩，方纔完事。如今客官給他銀子，惟恐少時他丈夫要來訛詐呢。展爺聞聽，雖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輾轉，道：他要果實訛詐我，却不怕他，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騙局了。我原は無事，何不到三寶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將他處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罷，吃了酒飯，會錢下樓，向三寶村而來，相離不遠，見天色甚早，路旁有一道土廟，叫做通真觀。展爺便在此廟作了下處，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壇去了。觀內只有兩個小道士，名喚談明、談月，就在廟二門內，西殿裏住下。天交二鼓，展爺換了夜行衣服，離了西殿，向後面而行，意欲越後牆出去，悄悄經過跨所內，燈光閃灼，一時多事起來，便飛身上牆，頭見人影，照在牆上，彷彿小道士談月光景，忽又聽見婦人說道：你雖然定下此計，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人家依與不依，又聽得小道士說，他縱然不依，自然有我岳母答覆他，怕他怎的，你休要多慮。展爺剛轉身，忽又

聽見婦人說道：你說龐大師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麼樣了？展爺聽了此句，連忙縮脚側聽，只聽談月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現今在龐大師花園設壇，於今業已五日了，趕到七日必然成功。那時得賞銀一千兩，我將此銀偷出，咱們遠走高飛，豈不是長久夫妻麼？展爺聽了，連忙落下牆來，趕到前面殿內，收拾包裹，也不告辭，竟奔汴梁城內而來。不過片時工夫，已至城下，把爬城索子取出，依法安好，上得城來，將爬城索收好，直奔龐大師府而來。來到花園牆外，跳進花園，只見高搭法台，點燭焚香，有一老道披着髮在上面作法。展爺暗暗步上高台，在老道身後悄悄抽出劍來，不知老道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崇學士審虔婆

且說那吉正在作法，忽覺得腦後寒光一閃，急將身體一閃，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殺氣騰騰，一道陽光直奔瓶上，所謂邪不侵正，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將個瓶子炸為兩半。老道見他法術已破，不覺啊呀一聲，跌下法台。展爺跳下台來，手起劍落，將老道斬了，從新上台來細看，見桌上污血狼籍，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連忙輕輕提出，低頭一看，見有桌圍，便扯了一塊，將木頭人兒包裹好了，揣在懷內，下得台來，提了人頭，竟奔書房而來。且說龐吉在書房說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剛說至此，只聽得咳嗽的一聲，把窗戶上大玻璃打破，擲進一個血淋淋的人頭來，龐吉猛然吃這一嚇，幾乎在椅上跌倒，旁邊龐福嚇得縮作一團，過了半晌，并無動靜。龐賊主僕方纔仗着膽子，拿燈看時，却是老道那吉的首級。龐吉道：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前來殺了老道，即叫家人四下裏搜尋，那裏有個人影，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埋了老道屍首，撤了法台，念念悔而已。且說南俠離了花園，來到牆外樹上，將包裹取下，直奔開封而來。公孫先生同四勇士一併迎將出來，剛纔見面，展爺便道：相爺身體欠安麼？公孫先生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爺道：且到裏面細講。大家來到公所，彼此遜坐，獻茶已畢，南俠道：衆位賢弟，且看此物，懷中掏出一物，連忙打開，却是一塊桌圍片兒，裏面裹定一個木頭人兒。公孫策接來，與衆人在燈下仔細端詳，不解其故。公孫策又細細看出上面有字，彷彿是包公的名字，與年庚不覺失聲道：呵呀！這是使的魘魔法兒罷？展爺道：還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錯。衆人便問展爺此物從何處得來，展爺纔待要說，只見包興從裏跑出來，道：相爺已然醒來，今已坐起，現在書房喝粥呢。派我出來，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展爺連忙站起，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便道：果然展爺來

了。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參見包包公。公連忙讓坐，展爺告坐。包包公道：本閣屢叨義士救護，何以酬報？即如今若非義士，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展爺連說不敢，公孫策在旁答道：前次相爺會差人到尊府去聘請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纔到。展爺道：小弟萍蹤無定，因聞得老爺拜了相，特來參賀。不想在通真觀，聞得老爺得病原由，故此連夜趕來。果然老爺病體全愈，也是相爺洪福所致。包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不甚明白。問通真觀在那裏，如何在那裏聽得信呢？展爺道：通真觀離三寶村不遠，便將夜間在跨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言語，因此急急趕到龐大師花園，正見老道拜壇，瓶子炸了，將老道殺死，包了木人前來，滔滔不絕，述說了一遍。包包公聞聽，如夢方醒。公孫策在旁道：如此說來，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一句話提醒，包包公說是呀。前次那婆子，他說不見了女兒，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孫策連忙稱是。包包公道：明日先生辦一本參奏的摺子，一來恭請聖安，銷假謝恩；二來參龐大師善用魘魔妖法，暗中謀害大臣，即以木人并殺死的老道，邪吉為證。我於後日五鼓上朝，呈遞包包公吩咐已畢。展爺起身告辭。包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別，離了書房。此時天已黎明，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各敘闊別之情，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擺上酒餚，却是四勇士與展爺接風洗塵。彼此大家慶賀，換盞傳杯，高談闊論，且說包包公吃了點心，便立刻出籤，叫往通真觀，捉拿談明談月。合那婦人，並傳黃寡婦趙國威一齊到案。衆人聽見相爺升堂，大家不敢多飲，不多時，談明談月，並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威，俱各傳到。包包公立刻升堂，吩咐先帶談明，即將談明帶上堂來，雙膝跪倒。見他有三句以上，形容枯瘦，舉止端詳，不像個作惡之人。包包公問道：你就是叫談明的麼？快將所做之事報上來。談明向上叩頭道：小道士談明，師傅邪吉，在通真觀內出家。當初原是我師傅二人，我師傅邪吉，每每行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時常諫勸，但不肯聽勸，反加責處。因此小道憂思成疾，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他賭博蓄娼，無所不為，鬧的甚是狼狽。前來借貸，誰知被師傅聽見，立刻將他叫去，不知怎麼三言兩語，也出了家了。登時換了衣服鞋襪，起名叫談月。呵呀，老爺呀，自談月到了廟中，我師傅如虎生翼，他二人做的不尷不尬之事，難以盡言。後來我師傅被龐大師請去，却是談月跟隨。忽一日，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士一同進來。至次日，小道到跨所進去一看，誰知不是道士，却是個少年女子。在那裏梳頭呢。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挾制，還能管他麼？只求其不加害於我，便是萬幸了。自那日為始，他每日又到龐大師府中去，他便將跨所封鎖。回來時，便同那女子吃喝要笑，不想今日他剛要走，就被老爺這裏人拿獲。這便是實。包包公聽罷，暗暗點頭道：看此人不是作惡

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帶在一旁，便帶談月，只見談月上堂跪倒，老爺留神細看，見他約有二旬年歲，生得甚是俏麗，兩個眼睛露出是個不良之輩，又見他滿身華裳，更不像出家的形景，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奸人婦女，私行拐帶，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談月情知難賴，只得據實招道：「小道談月，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見他女兒玉香，生得俊俏，從此留意，後來漸漸的熟識，彼此有眷戀之心，便暗定私約，悄悄從後門出入，不想被黃寡婦撞見，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便應允了，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便定了計策，趁着忙亂之際，將玉香改妝私行逃走，彼時已與金香說明，頂替去了，到了那裏，生米已成熟飯了，他也就反悔不來了，心想是個巧宗兒，誰知今日犯在當官，說罷，往上磕頭。」包公道：「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談月道：「紋銀三百兩。」包公道：「你一個小道士，那裏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是偷我師傅的。」包公道：「你師傅那裏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我師傅原有魔術神法，百發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個人兒，上面寫着名姓年庚，用污血裝在瓶內，我師傅做起法來，只消七日，那人便氣絕身亡，只因老爺與龐大師有殺子之仇，龐大師懷恨在心，將我師傅請去，言明做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我師傅先用五百兩，下次一千兩，等候事成再給。」包公聽罷，便道：「將他二人帶下去。」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不知如何審判，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公參大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且說包公吩咐把黃寡婦母女二人帶上堂來，包公便問黃寡婦：「你受了談月白銀三百兩，藏於何處？」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只得稟道：「現藏在家中櫃底內。」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將他母女每人撈了一撈，發在教坊司，母為處婆，暗合了貪財賣奸之意，女為娼妓，又逐了倚門賣俏之心，金香自慚貌陋，無人聘娶，情願身入空門，為尼，賊銀起到，賞了趙國威銀五十兩，着他另行擇娶，談明素行謹慎，即着他在通真觀為觀主，談月定了個遠邊充軍，候參奏下來，再行起解，包公退堂，來至書房，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請示，包公看了，又把談月的口供，敘上了幾句，方叫公孫策繕寫預備明日五鼓參奏。至次日天子臨朝，包公出班俯伏金階，仁宗一見包公滿心歡喜，便知他病體全愈，急速宣上殿來，包公先謝了恩，然後將摺子高捧，呈御覽，聖上看畢，又有桃木人兒作證，不覺心中輾轉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從何而起，原來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轉想，龐吉，你乃堂堂國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豈有此理，想至此，即將龐吉宣上殿來，仁宗便將參摺擲下，龐吉見龍顏帶怒，連忙捧讀，那裏全是自家私事，只是連連的磕頭，天子終是仁慈，便

降旨道：龐吉本應治罪，姑念舊人，革職留任。義民展昭着包拯帶領引見於耀武樓，考較武藝。包公謝恩回署，請展爺到書房，即將今日聖上旨意說明。展爺到了此刻，只得應允辭謝了包相，來到公所之內。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展爺明日引見，一個個見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飲了一番。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轎展爺乘馬一同入朝。面聖駕至耀武樓，合朝文武扈從，天子來至耀武樓，升了寶座。包公便將展昭帶往丹墀跪倒參駕。聖上見他有三旬之內年紀，氣宇不凡，舉止合宜，龍心大悅，略問了問家鄉籍貫。展昭一一奏對。天子便叫他舞劍。展昭謝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將寶劍送過。展爺抱在懷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頭，先使開門式，只見光閃閃冷森森，一縷銀光，翻騰上下。起初時身隨劍轉，還可以注目留神。到後來，竟使人眼花撩亂，合朝文武衆人無不暗暗喝采。展爺這裏施展平生學藝，著著用意，處處留心，將劍舞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復又朝上磕頭，見他面不改色，氣不發喘。天子大樂，便向包公道：「真好劍法，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包公奏道：「展昭會言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如今白晝，只好用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紙，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試他的袖箭，不知聖意如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天子驗看上面糊定白紙，提起硃筆，隨意點了三個大點，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該立於何處，任地自便。展昭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斜行約二三十步遠，近叫人把木牌立穩。左右俱各退後。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對着耀武樓遙拜，拜畢立起身來，看准紅點，翻身竟奔耀武樓跑來，約有二十步，只見他左手一揚，右手一擡，便遞將出去，只聽木牌上拍的一聲，他便立住脚，正對了木牌，又是一揚，手只聽得拍將木牌打，又是一聲拍。展爺此時却改了一個臥虎勢，將腰一躬，頸項一扭，從夾肢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只聽得拍將木牌打得亂晃。展爺一伏身來到丹墀之下，往上叩頭。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請聖上驗看。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俱各釘在硃紅點上，惟有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天子看了，甚為罕然，連聲稱道：「真絕技也！」包公又奏啓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跳躍法，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我主可以登樓一望，看的始能真切。天子准奏，便傳旨：「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餘者立在樓下。天子憑欄入座，衆臣環立左右。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卸，紮縛停當，向耀武樓上叩拜起來。他便在平地上驚伏鶴行，徘徊了幾步，忽見他身子一縮，腰背一躬，聽的一聲，猶如雲中飛燕一般，早已輕輕飛在高閣之上。這邊天子驚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展眼間就上了高閣，呢衆臣齊聲讚美。此時展爺弄願本事，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攥，身子一飄，兩腿一飛，順柱倒爬而上，到了椽頭，用左手把住左腿，盤在柱上。

將虎體一挺，右手一揚，做了個探海勢。天子看了，連聲讚好。羣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滴溜溜身體一轉，眾人嚇了一跳。他却轉過左手，抓住了椽頭，脚尖兒登定，樑瓦靡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那裏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就在房上與聖上叩頭。只因聖上金口說了御貓二字，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人人稱他為御貓，此號一傳，不大緊要，便惹起了多少事來。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當事駕轉還宮，立刻傳旨，展昭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回轉府中，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展爺連忙穿起，隨着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見禮。退出來至公所，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遜讓一番，大家入座。不多時，擺上富感酒筵，這是眾人與展爺賀喜的，共敬三杯。展爺領了謝過眾人，彼此就座。正在飲酒之際，只見包興進來，大家讓坐。包興道：「實實不能相陪，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來了。衆人便問何事，包興道：「方纔相爺進內，吃了飯出來，便到書房，叫請公孫先生，不知爲着何事。公孫策向衆人告辭，同包興進內，往書房去了。不多會，只見公孫策出來，大家便問相爺呼喚有何台諭。公孫策道：「不爲別的，一來給展大哥辦理謝恩摺子，二來爲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材爲要，況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宜加一科，爲國求賢，叫我打個條陳摺底兒，請開恩科。展爺道：「這也是一件極好的事。酒飯已畢，略爲歇息。至次日五鼓，包公帶領展爺到了朝房，伺候謝恩。衆人見了展爺，無不誇讚。及至聖上升殿，展爺謝過恩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天子看了，甚喜，硃批依議，發到內閣，立刻抄出，頒行各省。所有各處文書，一下人人皆知，不識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蓮，孩兒金哥，年方七歲，一家三口度日，家道艱難，止於糊口。一日會文回來，長吁短歎，悶悶不樂。白氏一見，不知丈夫爲着何事，便向前問道：「相公今日會文回來，爲何不悅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與同窗會文，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張羅起身，我便問他如此的，忙迫要往那裏去。同窗朋友道：『如今聖上額外曠典，加了恩科，文書早已行到本省。』

請乘騎，恕我不遠送了，說罷，竟自進了柴門。范生只得含悲去了。這裏劉老封鎖門戶，照看房屋，這且不表。且言范生一路赴京，無非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頓家小。范生料理科考投文投卷，到場期已近，却是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真是正直無私，諸弊全消。范生三場完竣，甚為得意，因想妻子同來，原為探望岳母，况他母女分別數載之久，於是備上黑驢，覓了車輦，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夫妻父子三人，鎖了寓所的門，一直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萬全山，將車輛打發回去，便同妻子入山找尋白氏娘家，以為來到，便可以找着，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煩躁起來，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之上歇息，將黑驢放青草，自己便放開脚步，一直出了東山口，逢人便問，並無一個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氣悶，只得慢慢踱將回來，及至來到青石之處，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這一驚，真急得眼如響鈴，四下瞭望，那裏有個人兒呢？高聲呼喚，却有誰來答應？他就坐在石上放聲大哭，正在悲恐之際，只見那邊來了個年老樵人，連忙上前問道：「老丈，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糜樵人道，見可一個婦人，並沒有小孩子，范生即問道：「這婦人在那裏？」老人搖首道：「說起來凶的狠呢，足下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有一村名喚獨虎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此人凶悍非常，搶掠民間婦女，方纔見他射獵回來，見馬上馱着一個啼哭的婦人，竟奔他莊內去了。范生聞聽，忙問道：「此莊在山下何方？」樵人道：「就在東南方，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那裏就是范生聞聽，一看也不作別，飛跑下山，投莊中去了。你道金哥為何不見，因葛登雲帶了一羣家奴，進山搜尋野獸，不意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虎見人多，他便跑下山來，恰恰從青石經過，他就一張口，把金哥銜去，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一見這白氏，他便令人馱在馬上，回莊去了。那虎往西去了，連越兩小峯，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見猛虎脚一小孩，也是急中生智，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了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被斧擊中，便將小兒落在塵埃，樵夫見虎受傷，便跳下樹來，手急眼快，拉起扁担，照着虎的後脖，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聽吼的一聲，那虎攙過橫去，樵夫忙將小兒扶起，抱在懷中，見他還有氣息，看了看，雖有傷痕，却不甚重，呼喚多時，漸漸的甦醒過來，不由的滿心歡喜，急急攙定小兒，先尋了板斧，提了扁担，步下山來，一直竟奔西南，進入八寶村，走不多會，到了自己門首，便呼道：「母親開門，裏面走出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來，將門開放道：「呵呀，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樵夫道：「母親，且到裏面，再為細述。」將小兒輕輕放在床上道：「母親可有熱水取些來，婆婆連忙拿過一盞樵夫將小兒扶起，叫他喝了點熱水，方纔回過氣來，呵呀一聲道：「嚇死我了，那邊婆婆

來看視見他眉清目秀心中疼愛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說了一回那婆婆聽了又不勝驚駭便撫摩着小兒道你是虎口餘生將來造化不小休要害怕慢慢的將家中住處告訴於我小兒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歲婆婆見他說話明白又問他可有父母沒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親白氏婆婆聽了不覺詫異道你家住那裏金哥道我乃是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婆婆聽了連忙問道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金哥道正是婆婆聞聽將金哥一摸道呵呀我的乖乖呀你也疼煞我了說罷就哭起來了金哥怔了不知為何旁邊樵夫道我告訴你不必發怔我叫白雄方纔提的玉蓮乃是我的同胞姐姐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金哥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舅舅他是我的外祖母了說了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摸也就痛哭起來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癲 貪多杯屈鬚子喪命

且說金哥認了舅舅與外祖母撲着痛哭白雄含淚勸慰多時方纔住聲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來京為何不到我這裏來金哥道皆因為尋找外祖母我纔被虎銜去便將父親來京赴考母親順便探望今日至萬全山下誰知問人俱各不知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東山口尋找去了就在此時猛然出來一隻猛虎就把我銜着走了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甚麼地步呢說罷又哭起來了白雄道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氣已晚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尋找你父母便了說罷忙收拾飯食又拿出刀傷藥來白老安人與他揮塵梳洗將藥敷了傷痕到了次日黎明白雄奔萬全山而來忽見那邊來了一人頭髮蓬鬆血漬滿面左手提着衣襟右手執定一隻朱履舉起鞋來照着白雄便打說道好狗頭呀你打得老爺好你殺得老爺好白雄急急閃過仔細一看却像姐夫范仲禹的模樣及至問時却是瘋癲的言語並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你道那瘋漢是誰原來就是范仲禹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趕到獨虎莊便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到了夜間說他無故將他家人害殺一聲喝令一頓亂棍將范生打的氣斃而亡他却叫人弄個箱子把范生裝在裏面於五鼓時擡至荒郊拋棄不想路上遇着一羣報錄的人將此箱劫去這些報錄的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因見下處無人封鎖着門問人時說范生合家俱往萬全山探親去了因此他等連夜趕來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以為必是晝夜偷來的又在曠野之間倚仗人多便將箱子劫下抬箱子人跑了衆人算發了一注

外財抽去繩槓，連忙開着，不料范生死而復蘇，一挺身跳出箱來，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衆人見他披髮帶血，情景可怕，也就一闕而散。他便跌踉蹌，信步來至萬全山，恰與白雄相遇，再說白雄回到家中，對母親說，知背了金哥，急在萬全山而來，及至來到，瘋漢早已不知在那裏去了。白雄無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到家中，他却辭辛苦，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從八寶村要到城中，也是四十多里，一直竟奔城中，而來到范生下處，一看，却是仍然封鎖，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忽聽街市之上，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聽見，滿心歡喜，暗道：他既中了狀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找尋必定可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見了母親，備述一切，白雄去尋這一天，便有許多事故，在內，你道何事？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却是山西人開的，兄弟二人，哥哥名曰屈申，兄弟名曰屈良，那屈申人皆稱他爲屈鬍子，他最愛杯中物，每日釀釀，他雖然好喝，却與正事不誤，又加屈良幫助，把個買賣做得興旺，因萬全山南便是木商的船廠，這一天，屈申與屈良商議道：聽說新貨已到，藥子要到那裏看看，屈良也甚願意，便拿搭裨錢數袋，裝上四百兩紋銀，備了一頭醬色花的叫驢，此驢最愛趕羣，路上不見驢，他不好生走，若見了驢，他就追，也是慣了的毛病兒。屈申接過銀子，搭裨，搭在驢鞍上面，乘了驢，竟奔萬全山南，到了船廠，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對，買賣中的規矩，交易不成，仁義在，雖然木料沒批，酒籍是要預備的，屈申一見了酒，左一杯，右一杯，直飲到日色平西，他連忙說道：藥子還要進城呢。天晚咧，天晚咧，說着話，便起身作揖，急忙拉了醬色花驢，竟奔萬全山而來，他越着急，驢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正在叫罵，忽見那驢兩耳一豎，楞楞的一聲，就叫起來，四個蹄子亂跳飛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聽見前面有驢呼喚，他必要追，因此攏住扯手，由他跑去，果然前面有一頭驢，他這驢一見，便將前蹄揚起，連蹤帶跳，屈申坐不住，較心，順着驢屁股，掉將下來，連忙爬起，用鞭子亂打一回，只得揪住鬍子，將驢帶轉，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過來一看，却是一頭黑驢，鞍轡俱全，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放青艸草，迫促之際，將他撒下，黑驢一夜未吃料，信步由驢出了東山口外，故仍在此處，齟齬青屈申看了多時，便嘆道：這是誰的黑驢，連嚼幾聲，並無人應，自己說道：好一頭黑驢，又瞧了瞧口，纔四個牙，臃滿肉肥，而且鞍轡鮮明，暗暗想道：趁着無人，藥子何不換他娘的，即將錢數子拿過來，搭在黑驢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却是飛快的好走兒，屈申心中歡喜，以爲得了便宜，忽然見天氣改變，狂風驟起，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此時已有掌燈時候，屈申心中躊躇道：見這光景，城是進不去了，我還有四百兩銀子，這可怎的，只好找個人家借借宿兒，心裏想着，只見前面有一個山

坡兒南坡上忽有燈光，屈申便下了黑驢，拉到坡上來，到門前，忽聽裏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起來，你倒灌喪黃湯了。」男子道：「誰叫你不喝呢？」婦人道：「我要會喝，我早喝了。」屈申聽了，便用鞭子敲戶道：「借光兒。」尋個休兒裏面，婦人道：「你等等。」等了半天，見有個男子出來，打着一個燈籠，問道：「做甚麼的？」屈申作個揖道：「我是個走路兒的，因天晚難以行走，故此驚動借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男子道：「原來如此，這有甚麼呢？」請到家裏坐，屈申道：「我還有一頭驢，男子道：「只管扯進來，將驢子拉在東邊樹上，便持燈引進來，讓至屋內，屈申提了錢袋子，隨在後面進來。一看，却是一明兩暗三間草房，屈申將驢子放在炕上，從新與那男子見禮。那男子還禮道：「茅屋草舍，掌櫃的不要見笑。」屈申道：「好說好說，你道這男子是誰？」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後因公罷職，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因此將行李銀兩撈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將行李銀兩用盡，流落至此。投在李老兒店中，李老兒夫妻見他勤謹小心，膝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女，便將他招贅，作了養老的女婿。誰知他舊性不改，仍是嫖賭吃喝，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他便接過店來，更無忌憚。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不上一二年，便把店關了。後來鬧的實在無法，就把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又將房屋拆毀賣了，只剩了三間草屋。倒今日落得一貧如洗，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當下二人通了姓名，李保見燈內無油，立起身來，向東間掀起破布簾子，進內取油。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方纔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聲，是甚麼？」李保說是錢鞞子，婦人歡喜道：「活該咱家要發財。」李保道：「怎見得？」婦人道：「我把你這傻兒子，他單單一個錢鞞子，而且沉重，那必是硬頭貨了。你如今問他會喝不會喝，他若會喝，此事便有八分有了。有的酒，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是有道理。」李保會意，連忙將油罐拿了出來，添上燈撥的亮亮兒的，他便大哥長大哥短的問話，說到熱鬧之間，便問屈大哥你老會喝不會，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饒不可解。答道：「這時半夜三更的，那裏討酒喝呢？」李保道：「現成有酒，實對大哥說，我是最愛喝的。」屈申道：「對勁兒，我也是愛喝的。」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朋友了。李保說着話，便溫起酒來，彼此對坐，一來屈申愛喝，二來李保有意一讓兩讓，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此時李氏已然出來，李保悄悄說道：「他醉是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婦人道：「你取繩子來。」李保道：「要繩子做甚麼？」婦人道：「將他勒死就完了事。」李保搖頭道：「人命關天，不是頑的。」婦人發怒道：「既要發財，却胆小，難道老娘就跟你挨餓不成？」李保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天理昭彰了，便將繩子拿來，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扣住屈申的頸項，兩個人往兩下裏一勒，只見屈申手脚扎煞，不多時，屈申便不動了。這惡婦連忙

將錢軟子抽出，伸手掏時，見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陰差陽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把銀子藏了，婦人道：「乘此夜靜無人，背至北山坡，拋於廟後，又有誰人知曉？」李保無奈，將屍首背上，婦人悄悄開門，左右看了看，說道：「趁此無人，快背着走罷。」李保肯定，即奔北山坡而來，剛然走了不遠，忽見那邊有個黑影兒，一幌，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寒毛皆豎，身體一閃，將死屍拋於地下，他便不顧性命的跑回來，連忙道：「快關門罷。」婦人道：「且別關，還沒有完事呢。」李保問道：「還有甚麼事？」婦人道：「那頭驢怎麼樣？」留在家中，豈不是個禍胎麼？」李保聞聽，連忙到了院裏，將絲韁解開，拉着往外就走。驢子到了門前，再不肯走好，狠婦人提起門門，照著驢子的後將就是一下，驢子負痛，便跑下坡去了。惡夫婦進門，這纔將門關好，李保還是心跳不止，倒是婦人坦然自得，到了明早路上，已有行人，有一人看見北山坡有一死屍，便慢慢的積聚多人，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連忙跑來，見頸頸有繩子一條，却是極鬆的，並未環扣，地方看了道：「原來是被勒死的。」正在看時，只見屍首，拳手拳脚動彈，連忙將他扶起，盤上雙腿，過了半晌，只聽得「呵呀」一聲，氣息是微弱，地方正對面蹲下，便道：「朋友，你甦醒甦醒，有甚麼話，只管對我實說。」只見屈申微睜二目，看了看便道：「吓，你等是甚麼人？為何與奴家對面交談？是何道理，還不與我退後些。」說罷，將袖子把面一遮，聲音極其嬌細，衆人看了，不覺笑將起來。地方道：「朋友，你被何人謀害，是誰將你勒死的？」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羞羞慚慚的道：「奴家是自己懸樑自盡的，並不是被人勒死的。地方道：「朋友，你為甚麼事上吊呢？」只聽屈申道：「奴家與丈夫兒子，探望母親，不想遇見甚麼威烈侯，將奴家搶去，藏閉在後樓之上，欲行苟且，奴假意應允，支開了丫頭，自盡而死，頭兒聽了，向衆人道：「衆位聽見了，便伸個大拇指頭來，其中又有這個主兒，這個事情怪呀，看他的外面，與他所說的話，有點底臉兒不對呀。」正在詫異，忽然腦後有人打了一下，回頭一看，見是個瘋漢，拿着一隻鞋，在那裏趕打衆人，地方埋怨道：「大清早起，一個倒臥鬧不清，又挨了一鞋底子，好生的晦氣。」忽然屈申說道：「那拿鞋打人的，便是我的丈夫，求衆位老爺們，將他攏住，正在說着，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一同拉着花驢，高聲亂喚，地方道：「我們是定要打官司了，那地方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的說，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屈良，一個是白雄，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到黎明，又到萬全山，出東山口，各處尋找范爺，忽見小榆

樹上拴着一個醬色花驢。白雄以爲是他姐夫的驢子。只因金哥沒說是黑驢，他也沒問是甚麼毛片。有了驢子，便可找人，因此解了驢子，牽着正走，恰恰的遇見屈良，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又有四百兩銀子，甚不放心，因此等城門一開，急急的趕來，要到船廠詢問，不想遇見白雄，拉着花驢，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他便上前一把揪住道：「你把我們的驢拉着到那裏去我哥哥呢？我們的銀子呢？」白雄聞聽，將眼一瞪道：「這是我親戚的驢子，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的姐呢？彼此扭結不，放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恰恰巧遇地方，他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的說，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便說道：「好了，這不是我哥哥麼？將手一鬆，連忙過來說道：「我哥哥你怎的在此呢？膝子上怎的又拴着繩子呢？」忽聽屈申道：「你是甚麼人，竟敢如此無禮，還不與我退後。」屈良聽他許竟是婦人聲音，也不是山西口氣，不覺納悶道：「這是怎么的呢？」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你這個光景，以後怎的見人呢？」忽見屈申向着白雄道：「你不是我兄弟白雄麼？」呀，兄弟呀，你看姐姐好不苦也，倒把個白雄聽了一怔，忽然又聽衆人說道：「快開快閃開，那瘋漢又回來了。」白雄一看，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兄弟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快些將他攏住。」白雄到了此時，也就顧不得了，將花驢絲繩交給地方，他便上前將瘋漢扭了個結實，大家也就相幫纔攏住地方，便道：「這個事情我可鬧不清，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裏，你們那裏說去罷。」剛說至此，只見那邊來人，地方便道：「牌頭，你快快的找兩輛車來，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這個是個瘋子，還有他們兩個，俱是事中人，快快去罷。」那牌頭聽了，連忙轉去，不多時，果然找了兩輛車來，便叫屈申坐車，屈申偏叫白雄攙扶，白雄却又不肯，還是大家說着，白雄無奈，只得將屈申攙起，見他兩隻大腳兒，彷彿是小小金蓮一般，扭扭捏捏，一步挪不了四指兒的行，走，招的衆人大笑，屈良在傍看着，實在臉上磨不開，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車在地下跑，竟奔祥符縣而來。正走之間，忽然來了個黑驢，花驢一見，就追，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那裏勒得住，幸虧屈良步行，連忙上前將驢子揪住道：「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他慣鬧騷兒，見驢就追，說着話，見後面有一黑矮之人，做着衣襟，跟着個伴當緊跟那驢往前去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四爺趙虎，只因包公爲新科狀元，失蹤入朝，奏明天子，卽着開封府訪查，剛然下朝，只見有個黑驢，鞍轡俱全，並無人騎着，竟奔大轎而來，板棍擊打不開，包公暗道：「莫非此驢有些冤枉麼？」吩咐不必攔阻，看他如何，兩旁執事左右一分，只見黑驢奔至轎前，可煞作怪，他將兩隻前蹄一屈，望着轎將頭點了三點，包公便道：「那黑驢你果有冤枉，你可頭南尾北，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那黑驢站起，轉過身來，果然頭南尾

北包公心下明白，即喚趙虎，跟隨此驢前去查看。有何情形異處。裏我知道。老趙下來，只見那黑驢在前引路，楞爺緊緊跟隨，剛然出了城，趙爺已跑的吁吁帶喘，只得找塊石頭，坐在上面歇息，只見自己的伴當從後面追來，滿頭是汗，喘着說道：「四爺兩條腿，隨着四條腿跑，如何趕得上呢？」正說着，只見那黑驢又跑了回來，四爺便向黑驢道：「呀，呀，你果有冤枉，你須慢着些兒走，我老趙方能趕的上。」不然，我騎你幾步，再走幾步，如何？那黑驢果然抵耳攢蹄的不動，四爺便將他騎上，走了幾里，不知不覺就到萬全山，見是廟的後牆，黑驢站着不動，此時伴當已趕到了，四面觀看，並無形跡可疑之處。主僕二人心中納悶，忽聽見廟牆之內，喊叫救人，四爺聽得，忙叫伴當蹲伏着身子，四爺登定眉頭，伴當將身往上立，四爺把住牆頭，將身一蹶，上了牆頭，往裏一望，只見一口薄木棺材，棺蓋倒在一傍，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按着老道廡，四爺便跳下去，趕至跟前問道：「你等如何混纏廡打？」只聽婦人說道：「樂子被人謀害，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不知怎的，樂子就跑到這棺材裏頭來了。」趙爺道：「既如此，你且放他起來，待我問他。」那婦人一鬆手，站在一傍，老道爬起道：「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昨日抬了一口棺材來，說是主管萬壽之母病故，叫我即刻埋葬，只因目下禁土，暫且停於後院，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是小人連忙將棺蓋撬開，誰知這婦人出來，就將我一頓好打，不知是何原故。」趙虎聽老道之言，又見那婦人，却是像男人的口氣，四爺聽了，不甚明白，便道：「俺老趙，不管你們這些閑事，隨我到開封府去說罷。」便將老道束腰絲絛解下，就將老道上拉着就走，叫那婦人後面跟隨，繞到廟的前門，拔去門，開了山門，此時伴當已然牽驢來到，不知出得山門，有何事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鑒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便將老道交與伴當，自己接過驢來，忽聽後面婦人說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彷彿是害我之人，一直跑至南上坡，在井邊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保吓，你將樂子勒死，你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裏？樂子是貪財不要命的，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只聽那人說道：『你這婦人，好生無禮，我與你素不相識，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趙爺聽了，不容分說，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絲絛那一頭兒，也將李保兒拴上，帶着就是，竟奔開封府而來。此時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他不敢實訊，親將此案人證解到開封府，略將大概情形，回稟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差役左右護持，只見范生到了公堂，便胡言亂語，瞎說起來，公孫主簿在傍看出他是氣迷風痰之症，便

回了包公。必須用藥調理於他。包公點頭應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裏去了。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白雄裏道。小人白雄在萬全山西南八寶村居住。打獵爲生。那日從虎口內救下小兒。細問姓名家鄉住處。才知是自己的外甥。因此細盤盤問。說我姐夫乘驢而來。故此尋至東山口外。見小榆樹上拴着一花驢。小人以爲是我姐夫騎來的。不料路上遇見個山西人。說此驢是他的。還合小人要他哥哥并銀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見衆人圍着一人。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向前相認。誰知他哥哥却是婦人的口音。不認他爲兄弟。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問道。你姐夫叫甚麼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名叫范仲禹。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包公聽了。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點了點頭。叫他且自下去。帶屈良上來。屈良在下裏道。小人叫作屈良。哥哥叫屈申。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只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夜。沒有回來。是心不放。等城關趕到萬全山東山口外。只見有一個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驢。小人向他要驢。他不但不還驢。要小人還他的甚麼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見我哥哥坐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不認小的是他兄弟。反叫姓白的爲兄弟。求老爺與我。們明斷明斷。包公問道。你認明花驢是你的。屈良道。怎的不認得呢。包公叫他也暫且下去。叫把屈申帶上來。左右見道。帶屈申帶屈申。只見屈鬚子。他却不前。差役只得催着說道。大人叫你上堂呢。只見他羞羞慚慚。扭扭捏捏。走上堂來。臨跪時。先用手扶地。彷彿嫵娜的。了不得。兩邊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又不敢笑。只聽包公問道。你被何人謀死。訴上來。只見屈申裏道。小婦人白玉蓮。丈夫范仲禹。上京科考。小婦人一同丈夫來京。順便探親。就於場後帶領孩兒金哥。前往萬全山。尋找我母親住處。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忽然來了一隻猛虎。將孩兒啣去。小婦人就在昏迷之際。只見一羣人內有一官長。連忙說搶。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到他家內。閉於樓中。是小婦人投繯自盡。恍惚之間。覺得涼風透體。睜眼看時。見圍繞多人。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包公看他形景。聽他言語。心中納悶。便將屈良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他。屈良道。是小人的哥哥。又問屈申道。你可認得他。屈申道。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麼人。包公叫屈良下去。又將白雄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此人。屈良道。小人並不認得。忽聽屈申道。我是你嫡親姐姐。白雄惟有發怔而已。包公便知是魂附錯了體了。只是如何辦理呢。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只見榜爺趙虎上堂。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述說了一遍。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道士上堂。跪倒裏道。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姓葉名苦修。只因昨日侯爺府中。抬了口薄皮材來。說是主管

葛壽的母親病故，叫小道立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土，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裏。包公聽了道：「你這狗頭，滿口胡說。此時是甚麼節氣，竟敢妄言禁土？左右掌嘴。」那道士忙說道：「老爺不必動怒。小道實說，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小道一時貪財心勝，故說禁土，以為撬開箱蓋得些東西。不料剛將棺材起開，那婦人他就活了。把小道按住一頓好打，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話，并且力氣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無奈喚叫救人，便見有人從牆外跳進來，就把小道拿了來。包公便叫他畫了招，立刻出籤，拿葛壽到案。道士帶下去，叫帶婦人。左右一疊連聲道：「帶婦人，帶婦人。」那婦人却動也不動，還是差役上前說道：「那婦人老爺叫你上堂呢。」只聽婦人道：「樂子是好朋友，誰是婦人？你不要頑笑呀。」便大叉步兒走上堂來，咕咚一聲跪倒。包公道：「那婦人，你有何冤枉訴上來？」婦人道：「我不是婦人，我名屈申，只因帶着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批木頭去，不想買賣不成，因回來晚咧，在道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驢，又是四個牙兒，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驢拴在小榆樹兒上，我就騎了黑驢，以為得個便宜，誰知刮起大風來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休兒，這個名叫李保兒，他將我灌醉了，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緩不過氣兒之時，忽見天光一亮，却是一個道士，撬開箱蓋，我也不知怎麼跑到棺材裏面去了。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因此我把這老道打了。不想剛出廟門，却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就是我的李保兒，我便將他揪住，一同拴了來。包公聽了，叫把白雄帶來。上道，你可認得這個婦人？」白雄一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麼？」只聽婦人道：「誰是你姐姐？樂子是好朋友，你哥哥被人害了，千萬追究，咱們銀子要緊。」屈良道：「這是怎的了？我幾會有這樣兒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齊帶下去。你哥哥被人害了，千萬追究，咱們銀子要緊。屈良道：「這是怎的了？我幾會有這樣兒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齊帶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體，必無疑矣。又叫帶李保上堂來。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已往不究。單問他為何圖財害命，李保到了此時，看見相爺的威嚴，又見身後包興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己悔恨無地，惟求速死，也不推辭。他便從實招認。包公叫他畫了招，即差人前去起殮，並帶李氏前來。剛然後差人稟道：「葛壽拿到。包公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問道：昨日拾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死的是甚麼人？」葛壽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母親。包公道：「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今年多大歲數了？」葛壽道：「今年三十六歲。」包公道：「你母親多大年紀了？」一句話問的他張口結舌。半天說道：「小人不記得了。」包公道：「道滯口胡說。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之理。可見你心中無母，是個忤逆之子了。」拉下去打四十大板。葛壽聽了，忙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惡奴到了此時，

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回老爺。棺材內那個死人。小人却不認得。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獵回來。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裏啼哭。頗有姿色。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閉於樓上。派了兩僕婦。勸慰於他。不料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到三更時分。著家丁一同來到書房。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趁著天未亮。就抬出來。拋於山中了。包公道。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萬壽道。這婦人被僕婦了頭。激慰的却允了。誰知他是假的。眼睜不見。他就上了吊。咧。我們侯爺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兩條性命。因用棺木。感好女屍。假說是小人之母。抬往家廟埋葬。只是已往從前之事。小的不敢撒謊。包公便叫他畫了供。所有人犯。俱各寄監。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在女牢分監。不准褻瀆相戲。又派王朝馬漢。帶領差役。前去捉拿萬登雲。務於明日當堂聽審。分派已畢。退了堂。大家也就陸續散去。此時惟有地方最苦。自天亮時。整整兒鬧了一天。且說包公退堂用了飯。便在房中思想此案。明知是陰錯陽差。却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包公與見相爺雙眉緊皺。二目頻翻。竟自出神。口中嚙嚙嚙。說道。陰錯陽差。陰錯陽差。這怎麼辦呢。包公不由的跪下道。此事據小人想來。非到陰陽寶殿。查去不可。包公問道。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包公道。在陰司地府。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大喝一聲。陸好狗才。為何滿口胡說。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便厲聲道。你這狗才。竟敢胡說。包公道。小人如何敢胡說。只因小人去過。才知道的。包公問道。你幾時去過。包興便將在三星鎮偷試遊仙枕。到了陰陽寶殿。說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趕了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包公聽了星主二字。便想起當初審烏盆。後來又在玉宸宮。審鬼冤魂。皆稱我為星主。如此說來。竟有些意思。便問此枕。現在何處。包興道。小人收藏。連忙退出。不多時。將此枕捧至上前。包公細看了一遍。彷彿一塊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不甚分明。包公看了。點了點頭。包興早已心領神會。捧了仙枕。來到裏間。屋內將帳鉤掛起。把仙枕安放端正。回身出來。又遞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時。便立起身來。包興連忙執燈引至屋內。包公見帳鉤掛起。那仙枕已安放端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牀和衣而臥。包興在外伺候。包公雖然安歇。無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裏頭。剛着枕。只覺自己在丹墀之上。見下面有二青衣。牽着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忽聽青衣說道。請星主上

馬。包公便上了馬。一抖絲韉。誰知此馬迅速如飛。只見前面有座城池。雙門緊閉。那馬竟奔城門而來。包公心內着急。說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轉。瞬間城門已過。進了個極大衙門。到了丹墀。那馬便不動了。只見有兩個紅黑判官迎出來。說道。請星主升堂。包公便下馬。步上丹墀。見大堂上有匾。大書陰陽寶殿四字。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細看。便入公座。只見紅判官遞過一本冊子。包公打開看時。上面却無一字。纔待要問。只見黑判官將冊子拿起。翻上數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細看時。只見上面寫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話。起首云。原是丑與寅用了卯與辰。上司多誤事。因此錯還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鏡存。臨時滴血照。磕破中指痕。當下包公看了。並無別的字跡。剛然要問。忽然驚醒。叫人包興連忙移燈近前。包公問道。甚麼時候了。包興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來。忽見李才進來。稟道。公孫主簿求見。包公便下了牀。包興打簾來至外面。只見公孫參見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將他醫好。包公聽了。大悅。道。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公孫回道。用桑榆桃柳五木熬湯。躍在浴盆之內。將他搭在盆上。趁熱洗浴。然後用被蓋好。上露着面。巨通身見汗。為度他的積痰瘀血化開。心內便覺明白。現在惟有軟弱而已。包公聽了。讚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煩先生好好將他調理便了。公孫領命退出。包興遞上茶來。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個古鏡。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包興將鏡取來。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將屈申並白氏帶上二堂。此時包公已將照膽鏡懸挂起來。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女。左右將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鏡上。叫他們自己來照。屈申聽了。咬破右手中指。以為不是自己指頭。也不心疼。將血滴在鏡上。白氏到了此時。也無可如何。只得將左手。中指咬破些。亦將血滴在鏡上。只見那血到鏡上。滴溜溜亂轉。將雲騎俱各趕開。霎時光芒四射。照的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難睜。各各心膽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對鏡細看。及至二人看時。一個是上吊。一個是被勒。正是那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那一番的難受。不覺氣悶神昏。登時一齊跌倒。但見寶鏡光芒漸收。眾人打了個冷戰。却仍是一面古鏡。包公吩咐將古鏡並遊仙枕。古今盆。俱各交包興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時。俱各還了本相。包公吩咐將屈申交與外班房。將白氏交內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至次日。公孫策帶領范生慢慢而來了。書房向前參見。叩謝大人再造之恩。包公看他形容雖然憔悴。却不似先前瘋癲之狀。包公大喜。吩咐看坐。公孫策與范生俱告了坐。略述大概。又告訴他妻子無恙。只管放心調養。叫他無事。將場內文字抄錄出來。待本閣具本保奏。包公不失狀元。就是了。范生聽了。更加歡喜。深深的謝了包公二人。辭出外面去了。只見王朝馬漢進來。稟道。葛登雲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訊問葛登雲。仗着勢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爺。

就是滿招了，諒包公也無可如何，便即氣昂昂的，一一招認，毫無推辭。包公叫他畫了供，相爺登時把黑臉沉下來，好不怕人說一聲請御刑王馬張趙早已請示明白了，請到御刑科去龍掖，却是虎頭劍，此劍乃初次用，想不到拿葛登雲開了張了，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色，後悔不來竟死於劍下，又換狗頭劍，將李保劍了，葛壽定了斬監候，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葉道士盜屍，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因屈申貪便宜換贖，即將他的花贖入官，黑驢中窵有功奉官，喂養范生同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同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養息身體，再行聽旨。至於范生與兒子相會，白氏同母親見面，自有一番悲痛歡喜，不必細表。且說包公完結此案，次日即具摺奏明，威烈侯葛登雲作惡多端，已請御刑處死，并聲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探親，遭此冤枉，現今病未痊癒，懇恩展限十日，著一體金殿傳臚，恩賜瓊林筵宴，仁宗天子看了摺子，甚是歡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議，又有個夾片，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兩個月，聖上亦准了他的假，且說南俠展爺，既已告下假來，他便要起身，公孫策等都給他錢行，又留住幾日，才束裝就道出城門，到了幽僻之處，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而來了，門前剛然擊戶，聽得老僕將門放開，見了展爺道：「原來大官人回來了。」展爺同伴當進了門，坐下，展忠端了一碗熱茶來，展爺吩咐伴當接過來，口中說道：「你也歇歇去罷。」展爺說道：「前月開封府包大人那裏打發人來請官人，又是禮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禮，那人那裏肯依，他將禮物放下，他就走了，還有書信一封，說罷從懷中掏出遞過去，說官人看書作何主意，南俠接過書來，拆開看了一遍，道：「我已然在開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展忠道：「官人做官如何，還是這等服色呢？」展爺聞聽道：「你不信，看我包袱內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訴你說，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的告假回家祭祖，明日預備祭禮到墳前一拜，展忠歡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真個作了官了，待老奴與官人叩喜。」展爺連忙攙住道：「乃是有年紀之人，不要多禮。」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總以接續香煙為重，從此要早舉婚姻，成家立業，要緊。」南俠趁口說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個朋友，會題過一門親事，過了明日，後日我還要杭州前去聯婚，姻呢，展忠聽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備辦祭禮去，他就歡天喜地去了，到了次日，便有多少鄉親鄰里前來賀喜，幫忙往墳上搬運祭禮，及至展爺換了四品服色，騎了高頭大馬到墳前，便有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鄉黨展爺連忙下馬步行，伴當接牽馬，在後隨行，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像貌雄壯，誰不羨慕，誰不歡喜，你道如何有許多入呢？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禮去樂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遇人便告，說我們官人作了皇家

四品帶刀的御前護衛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聚集多人。且說展爺到了墳上，禮拜已畢，又細細週圍看視了一番。見墳塚樹木俱各收拾齊整，益信老僕的忠義。持家留戀多時，方轉身乘馬回去。便吩咐伴當幫着展忠、張羅這些幫忙鄉親，展爺回家後又出來與衆人道乏。展爺在家一天，倒覺得分心勞神，定以次日起身上杭州。到第二日，將馬扣備停當，又囑託了義僕一番出門上馬，竟奔杭州而去。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細底酒肆巧相逢

且說展爺他那裏是爲聯姻，特爲玩賞西湖的景緻。這也是個性之所愛。一日來到杭州，離西湖不遠，將從者馬匹留在五柳居。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徘徊瞻眺，真令人心曠神怡。正在暢快之際，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衣撩起，把頭一蒙，縱身跳入水內。展爺見了，不覺失聲道：「噫呀，不好了，有人投水了！自己又不曾水急的，他在亭子上，手蹀脚無法可施，猛然見有一隻小小漁舟，猶如弩箭一般飛也，趕來到了老兒落水之處。見個少年漁郎，把身體向水中一躍，彷彿把水刺開的一般，雖有聲息却不咕咚。展爺看了，便知此人水勢精通，不由的凝眸注視。不多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浮於水上，蕩悠悠竟奔岸而來。展爺痛心歡喜，下了亭子，繞至那邊堤岸之上。那少年漁郎將老者雙足高高提起，頭向下控出多少水來。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他細細端詳漁郎，見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英華滿面，氣度不凡，心中暗暗稱羨。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盤上雙膝，在對面慢慢喚道：「老大醒來，老大醒來。此時展爺方看老者，見他白髮蒼蒼，形狀枯瘦，半日方哼出了一聲，吐了好些清水，噯啞了一聲，甦醒回來。那少年便問你老人家何故輕生，只聽老者道：「小兒姓周名增，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只因三年前冬天下大雪，忽然我鋪子門口倒了一人，是我慈心一動，叫夥計們將他抬至屋中，煖被蓋好，又與他熱薑湯一碗，他便甦醒過來。自言姓鄭，各新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因家業破落，前來投親，偏又不遇，而且肚內無食，遭此大雪，故此臥倒。老漢見他說的可憐，便將他留在鋪中，慢慢的將養好了。誰知他又會寫，又會算，就在櫃上幫著我辦理，頗是殷勤。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老漢有個女兒，就將他招贅爲婿，料理買賣頗好。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又續娶了王家姑娘，就不像先前光景也還罷了。後來因爲收拾門面，鄭新便向我說：「女婿有半子之分，惟恐將來別人不服，何不將周家改個鄭字，將來也免得人家訛賴。老漢一想，也可以使得，就將周家茶樓改爲鄭家茶樓。誰知自改了字號之後，他們便不把我放在眼

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博士道：爺不知道底細，他們是翁婿，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如今又續娶了。展爺道：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麼？博士道：何會不是呢？展爺道：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假如好的，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博士聽至此，便不做聲。展爺道：你們東家住於何處？博士道：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展爺道：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博士暗想道：此人是吃茶來咧，還是私訪來咧？只得答道：家中並無多人，只有東家夫妻二人，還有個丫環。展爺道：方纔進門時，見櫃前竹椅兒上坐的那人，就是你們東家麼？博士道：正是。展爺道：我看滿面紅光，准要發財。博士道：多謝老爺吉言。展爺忙看水牌，點了兩齣茶。博士接過水牌，仍掛在原處，方待下樓去泡一壺雨前來，忽聽樓梯響處，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衣服鮮艷，相貌英華，在那邊揀一座，却與展爺斜對。博士不敢怠慢，顯靈機，露熟識，便向擦抹桌子道：公子爺一向總沒來，想是公忙，只聽那武生道：我却無事，此樓我是初次才來。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合，也不言語，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安放妥當道：請問公子爺是吃茶是飲酒？那武生道：且自吃杯茶。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遞將過去道：公子爺吃甚麼茶？那武生道：雨前罷。我還沒問你貴姓？茶博士道：小人姓李。武生道：大號呢？茶博士道：小人豈敢稱大號呢？無非是三槐四槐，或七槐八槐，爺們隨意呼喚便了。那武生道：少不可多了，也不妥，莫若就叫你六槐罷。茶博士道：六槐就是六槐，總要公子爺合心。那武生道：你們東家原不是姓周麼？爲何又改姓鄭呢？茶博士聽了，心中納悶道：怎麼今日這二位吃茶，全是問這些的呢？說道本是周家的，如今給了鄭家了？那武生道：周鄭兩家，原是親戚，不拘誰給誰，都使得。大約續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茶博士道：公子那如何知道這等詳細？那武生道：若好的，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茶博士道：這是公子爺的明鑒。那武生道：你們東家住在那裏？茶博士暗道：怪事，我莫若告訴他，省得再問，便將後邊還有五間樓房，並家中無有多人，只有一個丫環，合盤的全說出來。那武生道：我方才進門時，見你們東家滿面紅光，准要發財。茶博士含糊答應，搭訕著下樓，望了望展爺，未知下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鋪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且說那邊展爺，自從那武生一上樓時，看去便覺熟識，後又聽他與茶博士說了許多話，恰與自己問答的，一一相同。細聽聲音，再看面龐，恰就是救周老的漁郎。心中躊躇道：既是武生爲何，又是漁郎哩？忽見那武生立起，向展爺一拱。

手道仁兄請了展爺忙放下茶杯答禮道。兄台請了。若不嫌棄。何不屈駕這邊一敘。那武生道。既承雅愛。敢不領教。於是過來彼此一揖。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武生坐了。自己在對面相陪。茶博士送茶。見二人坐在一處。方才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來的。了怪不得問的話語相同。呢笑嘻嘻將他一壺雨前茶。一個茶杯。也放於那邊。那邊八碟兒外。敬算他白家。放了。剛然放下茶杯。只聽武生道。六棟我們。要上好的酒。拿兩角來。菜蔬不必吩咐。只要應時配口的。拿來就是了。六棟連忙答應下樓去了。那武生便問展爺道。仁兄貴姓。仙鄉何處。展爺道。小弟常州府武進縣。姓展名昭字。熊飛。那武生道。莫非新陞四品。帶刀護衛。欽賜御貓。人稱南俠。展老爺。展爺道。惶恐。請問兄台貴姓。那武生道。小弟松江府茉莉村。姓丁名兆。薦展爺。驚訝道。莫非大名顯人。稱爲雙俠。丁二官人。麼。丁二爺道。慚慚愧愧。賤名何足。封齒。展爺道。久仰。賢昆令譽。屢欲拜訪。不意邂逅相逢。實爲萬幸。丁二爺道。家兄時常思念。吾兄原要到常州地方。未得其便。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實。慰渴想說至此。茶博士將酒。餚俱已擺上了。丁二爺提壺。斟酒。展爺回敬。彼此略爲謙遜。飲酒。暢敘。展爺便問了二兄。如何有漁郎裝束。丁二爺笑道。小弟奉母命來。靈隱寺進香。行至湖畔。見此名山。對此名泉。一時技癢。因此改扮了漁郎。原爲遣興作樂。無意中救了周老。也是機緣湊巧。兄台休要見笑。正說之間。忽見有個小齊上得樓來。便道。方才大官人打發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現有書信一封。丁二爺接過來。看了道。你回去告訴他。說我明日就回。展爺見他有事。連忙道。吾兄有事。何不請便。難道以小弟當外人看待。麼。丁二爺道。其實也無甚麼事。既如此。暫且告別。請吾兄明日午刻。千萬到橋亭。一會。展爺道。謹當從命。丁二爺便將六棟叫來。道。我們用了多少。俱櫃上在算賬。展爺也不謙遜。當面就作謝了。丁二爺執手告別下樓去了。展爺自己又獨酌了一會。方才慢慢下樓。在左近處。找了寓所。歇至二更以後。佩了寶劍。悄悄出寓所。自鄭家後樓。到了樓簷之下。見窗上燈光。有婦人影兒。又聽杯箸聲音。忽聽婦人問道。你請官人如何不來呢。環道。官人與茶行兒。銀兩呢。兌完了。也就來了。又停一會。婦人道。你再去看看。天已三更。如何還不來呢。環答應下樓。忽又聽得樓梯口有人嘮叨道。沒有銀子。要拿銀子。及至有了銀子。他又說。黃夜之間。難拿。暫且寄存。明日再拿罷。可惡的。狠上上下下。叫人費事。說着話。只聽得啣咕咚一陣響。是將銀子放在桌上的光景。展爺便臨窗。隔偷看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又見桌上推定八封銀兩。俱是西紙包。安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只見鄭新一壁說話。一壁開那邊的假門兒。口內說道。我是爲交易買賣。娘子又叫了環。屢次請我。不知有甚麼要緊事。手中却一封一封將銀收入。櫃子裏面。仍將假門兒扣好。只聽婦人道。我

面的銀子一封也沒有了。忙嚷道：「有了賊了。他妻子便問銀子失了麼？」鄭新道：「不但才拿的八封不見了，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十四兩銀子也不見了。夫妻二人又下樓找尋了一番，那裏有個人影兒，兩口子就只齊聲叫苦，這且不言。展熊飛直睡至紅日東昇，吃了早飯，方慢慢的往斷橋亭而來。剛至亭上，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杆上，見是展爺，連忙道：「公子爺來了。老漢久等多時了。展爺道：「那漁哥還沒來麼？」周老道：「尚未來呢。正說間，只見丁二爺帶着僕從二人，竟奔亭上而來。展爺道：「送銀子的來了。」周老兒見時，却不是漁郎，也是一位武生公子。周老兒見禮，丁二爺道：「展兄早。又對周老道：「老銀子已在此，不知你可有地甚麼？」周老道：「有地甚麼？」周老道：「有一箭之地，有座書畫樓，乃是小老兒相好孟先生的，因他年老力衰，將買賣收了。臨別時，就將此樓託付我了。」丁二爺道：「如此甚好，可有幫手麼？」周老道：「有幫手，就是我外甥烏小乙，當初原是與我照應茶樓，後因鄭新改了字號，就把他擡出了。」丁二爺道：「既如此，這茶樓是開定了，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幫着與你料理一切事體，此人是極可靠的，說罷，叫小童將包袱開打展爺在旁，細細留神，不知改換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仔細一看，却不是西紙，全換了桑皮紙，而且大小不同，仍舊是八包。丁二爺道：「此八包分兩不同，有輕有重，通共是四百二十兩。」展爺方明白，晚間揣了九次，原來是饒了二十兩來。周老兒歡喜非常，千恩萬謝。丁二爺道：「若有人問你銀子從何而來，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在松江府葉花村居住。展爺也道：「老丈若有人問，誰是保人，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馮杰村，姓展名昭的保人。周老一一記了。丁二爺又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喚了來，將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曬乾，叫他將漁衣換了，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就叫僕從幫着周老兒拿銀兩，同去料理。周老兒便要跪倒叩頭，丁二爺與展爺連忙攙起，又囑咐道：「倘若茶樓開了之後，再不要粗心改了字號。周老兒連說再不敢了。隨着僕人歡歡喜喜去了。此時展爺從人已到拉着馬匹在一邊伺候。丁二爺問道：「那是展兄的尊騎麼？」展爺道：「正是。」丁二爺道：「昨日家兄遣人來喚小弟，小弟叫來人帶信回稟家兄，說與吾兄巧遇家兄，欲見吾兄，如渴思漿，弟要教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不知肯光顧否？」展爺想了一想，自己原は無事，便道：「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未得其便，今既承雅愛，敢不從命，便教過從人來告訴道：我上松江府葉花村丁大員外丁二員外那。」

裏去了，我們乘舟，你將馬匹俱各帶回家去罷。不過五六日，我也就回家了。從者奉命，拉着馬匹，各自回去不提。且說展爺與了二爺帶領小童一同登舟，竟奔松江府水路極近，與了二爺說說笑笑，情投意合。彼此方敘明年庚辰展爺大兩歲，便以大哥呼之。展爺便稱了二爺為賢弟，因敘話間，又提起周老兒一事。展爺問道：賢弟奉伯母之命前來進香，如何帶許多銀兩呢？了二爺道：原是要轉辦東西的。展爺道：如今將此銀兩贈了周老，又拏甚麼買辦東西呢？了二爺道：弟雖不才，還可以借得出來。展爺笑道：借得出來更好，若借不出，必然將燈吹滅了，便可借來。了二爺聽了，不覺詫異。道：展大哥此話怎講？展爺笑着，便將昨晚之事說道：二人鼓掌大笑，說話間，舟已停泊，搭了跳板。二人棄舟登岸，了二爺叫小童先由捷徑回家去送信，他却陪定展爺，慢慢而行。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力，平平坦坦，兩邊皆是密林樹木叢雜，中間單有引路，每樹下各有一人，但是濃眉大眼，闊腰厚背，頭上無網巾，髮挽高綰，戴定蘆葦編的圈兒，身上各穿着背心，赤足雙膊，青筋暴露，抄手而立，却赤着雙足，也有穿着草鞋的，俱將褲褪捲在膝蓋之上，不言不語。一對樹下有二個人，展爺往那邊一望，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心中納悶，便問了二爺道：賢弟這人俱是做甚麼的？了二爺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每每的械鬪傷人，因在江中蘆花蕩，分為交界，每人各管船二百餘隻，每十船一小頭目，百船一大頭目，又有一總首領，奉府內明文，蘆花蕩是歸我弟兄二人掌管。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其下定行市開秤，惟聽我弟兄命令。是從這些人，俱是頭目，特地前來站班朝見的。展爺聽罷，點了點頭，走過土基的樹林，又有一片青石魚鱗路，方是莊門，只見廣梁大門，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侍當台階之上，當中立着一人，後面又圍隨着多少小童執事之人。展爺臨近，見那人迎將下來，却倒把那展爺嚇了一跳。原來光蘭弟兄乃是同胞雙生，兆蘭比兆蕙大一個月，因此面貌相同。從小時兆蕙就淘氣，莊前有賣吃食的來，他吃了不給錢，抽身就走，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在門前亂嚷，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叫賣喫食的，那賣吃食的，竟會分不出來是誰吃的，再不然他兄弟二人倒替吃了，却也分不出個是誰多吃，是誰少吃，必須賣吃的著急，告他二人，方把錢文付給，以博一笑而已。如今展爺若非與了二官人同來，也竟分不出來彼此相見，歡喜非常，攜手剛至門前，展爺從腰間把寶劍摘下來，遞給旁邊一個小童。三個人至待客廳上，彼此又重新見禮。展爺要與了母太君請安，了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便道：大哥暫且請坐，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面前稟明，說罷進內去了。廳上了二爺相陪，又囑咐預備洗面水，烹茗獻茶，彼此暢談。了二爺進內，有好久工夫，方才出來，說道：家母先叫小弟問大哥好，讓大哥歇

息歇息。少時還要見面呢。展爺連忙立起身來，恭敬答應。丁二爺便問展爺道：「可是吓大哥包公待你甚厚，聽說你救過他多少次，小弟要領教展爺道：其實也無要緊，便將金龍寺遇凶僧、土龍崗逢劫奪天昌鎮、擊刺客以及龐大師花團冲破邪魔之事，滔滔說了一回。二爺道：也倒有趣，聽着怪熱鬧的。又問道：大哥又如何面君呢？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救賜御貓的外號兒，這又是甚麼事情呢？展爺道：此事是包相爺的情面了，復又將包公如何遞摺、聖王如何見面，至於演試武藝言之實覺可愧。二爺道：大哥休出此言，還要求大哥的寶劍一觀。展爺道：方才交付感份了。丁二爺回首道：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拏來我看。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呈上。二爺接過將劍抽出，隱隱有鐘磬之音，連說好劍好劍，但不知此劍何名。展爺要試試他的目力如何，便道：此劍乃先父手澤，雖然佩帶，却不知道是何名色。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二爺暗道：這是難我來了，到要細細看看。瞧了一會，道：據小弟看來，彷彿是巨闕說罷，遞與展爺。展爺暗稱奇道：真好眼力，真不愧為將門之子。便道：賢弟說是巨闕無疑了，便要將劍入鞘。二爺道：好哥哥，方才聽說舞劍，弟不勝欽仰，大哥何不試舞一番？小弟也長長學問。展爺是斷斷不肯，二爺是苦苦相求。丁大爺在傍，並不攔擋，却就說道：二弟不必太忙，讓大哥喝杯酒，助興再舞不遲。說罷，吩咐道：快擺酒來。左右連聲答應。展爺見此光景，不得不舞，再要推託，到是小家氣了，只得站起身來，將袍襟掖了一掖，袖子挽了一挽，說道：劣兄劍法疎略，不到之處，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為幸。大爺二爺連說：豈敢豈敢，一齊出了大廳，在月臺之上。展爺便舞起劍來。丁大爺在那邊恭恭敬敬，留神細看。丁二爺却靠着廳柱，跳着鞋兒，觀瞻見舞到妙處，他便連聲叫好。展爺舞了多時，煞住脚步，道：獻醜獻醜。丁大爺連聲道：好稱妙。二爺道：大哥劍法雖好，惜乎此劍有些押手，弟有一劍，管保合式。說罷，便叫過一個小童來，密密吩咐數語，小童去了。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見桌前擺列酒筵。丁大爺便執壺斟酒，請展爺至上面坐。弟兄左右相陪，剛飲了幾杯，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二爺接過來，嚕楞一聲，將劍抽出，便遞與展爺道：大哥請看，此劍也是先父遺留，弟等不知是何名色，請大哥觀看。小弟領教展爺暗道：二爺真正淘氣，立刻他就報仇也。來難我來了，倒要看看。接過來，彈了彈，顛了顛，便道：好劍，此乃湛盧也。未知是與不是。丁二爺道：大哥所言不差，但不知此劍舞起來，又當何如？大哥還肯賜教麼？展爺聽了，出了席來，至月臺，又舞了一回。二爺接過來，道：此劍大哥舞着吃力，展爺滿心不樂，答道：此劍比劣兄的輕多了。二爺道：大哥休要多言，輕劍即是輕人。此劍却另有個主兒，只怕大哥惹他不起，一句話激惱了南俠，便道：任憑是誰的，自有劣兄一面承管，怕他怎的，你且說出這個主兒。

來。二爺道：大哥情言，此劍是小妹的。展爺聽了，睨了二爺一眼，大爺連忙遞酒，忽見了環出來，說道：太君來了。展爺聞聽，連忙出席參拜。丁母只略略謙遜，便以子姪禮見畢。丁母坐下，又細細留神，將展爺相看了一番，見展爺一表人材，不覺滿心歡喜，開口便以賢姪相稱。這却是二爺與丁母商酌明白的。若老太太看了中意，就呼為賢姪，倘若不願意，便以貴客呼之。二爺見母親稱呼展爺為賢姪，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他便悄悄兒溜出，竟往小姐綉房而來，未知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緣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見小姐正在炕上弄針帶呢。二爺問道：妹子做甚麼活計？小姐說：鎖鏡邊上頭口兒呢。二爺前廳有客，你怎麼進了裏面來了呢？丁二爺佯問道：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月華道：方纔取劍，說有客要領教，故此方知。丁二爺道：再休提劍，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表名熊飛，人皆稱他為南俠。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哥哥久已知道此人，但未會面。今日見了，果然好人品，好武藝，未免才高必狂，藝高必傲，竟將咱們家湛盧劍，貶的不成樣子。哥哥就告訴他是妹子的，他便鼻孔裏一笑道：一個閩中弱秀，焉有本領？月華聽至此，把臉一紅，便將活計放下了。丁二爺暗說：且待我再激他一激，又說道：我就說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他就說：雖是這麼說，未必有真本領。妹子你若真有膽量，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倘若膽怯，也只好由他去說罷了。現在太太也在廳上，故此我來對妹妹說。小姐聽畢，怒容滿面道：既如此，二哥先請，小妹隨後就到。二爺來到前廳，只見了環報道：小姐到了。母便叫過來，與展爺見禮。展爺心中納悶道：功勳世曾如此家風，只得立起身來一揖。小姐還了萬福。展爺見小姐莊靜美秀，却是一臉的怒氣，又見了二爺轉身過來，悄悄的道：大哥都是你裏貶人家劍，如今小妹出來不依你了。展爺道：豈有此理？丁二爺又到小姐身後，却悄悄的道：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小姐點頭首肯。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道：小妹要領教大哥的武藝呢。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便道：既如此，劣兄奉陪就是了。雖知小姐已脫去外面衣服，穿着綉花大紅小襖，繫定素羅百摺大裙，頭單百摺玉色綾帕，更顯得嫵媚娉婷，懷抱寶劍，立在東邊上首，站定展爺此時也是無可奈何，但勉強掖袍挽袖。二爺捧過寶劍，展爺接過，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說了一聲請，便各拉開架式。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才對了不多幾個回合，丁母便道：罷了罷了。劍對劍，俱是鋒銳，不是頑的。二爺道：母親放心，且

再看着不妨事的。只見他二人比併多時，不分勝負。展爺先前不過擔塞虛架，後見小姐頗有門路，不由暗暗誇獎。反到高興起來，來往往往，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華勢，斜刺裏將劍遞進，即便抽回，就隨着劍尖，滴溜溜落下一物。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絮勢，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才要轉身，不想小姐一翻身，又使了個推窗擲月勢，將展爺的頭巾削落。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聲道：「我輸了。」二爺過來，拾起頭巾，擲去塵土。丁大爺過來，檢起先落的一物，看却是小姐耳上之環，便上前對展爺道：「是小妹輸了。」休要見怪。二爺將頭巾交過，展爺挽髮，整巾，連聲讚道：「令妹真好劍法也。」丁母差了環，即請展爺進廳。小姐自往後邊去了。丁母對展爺道：「此女乃老身姪女，自叔叔嬉嬉亡後，老身視如親生女兒一般。久已聞賢姪名，望就欲聯姻，未得其便，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實乃絲絲繫足，美滿良緣。又知賢姪此處並無親眷，又請誰來相看，必要推諉，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彼此一會，令賢姪放心，非是我世冒人家，毫無規範也。」丁大爺亦過來道：「非是小弟不肯攔阻，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故此多有褻瀆。丁二爺亦陪罪道：「全是小弟之過，惟恐吾兄推諉，故用此詭計，誑哄仁兄，望乞恕罪。」展爺到此時，方才明白，也是姻緣，更不推辭，慨然允許，便拜了丁母，又與兆蘭兆蕙彼此拜了，就將湛盧巨闕二劍，彼此換了，作為定禮。二爺手托耳環，提了寶劍，一直來則小姐臥室。小姐正在納悶，我的耳環何時削去，竟不知道，也就險的很呢。忽見二爺笑嘻嘻的，手托耳環道：「妹子耳環在這裏，擲在一邊，又笑道：「湛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小姐才待發話，二爺連忙說道：「這都是太太的主意，妹子休要問我。」少時，問太太便知大約，妹子是大喜了，說完放下劍，笑嘻嘻的就跑了。小姐心下明白，也就不言語了。丁母已來至前廳，此時丁母已然回後去了。他三人重新入座，彼此說明，仍論舊交，不論新親。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為兄，不覺展爺在葉花村住了三日，就要告別。丁氏昆仲，那裏肯放展爺再行。丁二爺說：「既如此，明日弟等在望海臺設一席，你我弟兄賞玩江景，暢敘一日。」後日大哥再去，如何。展爺應允了。次日早飯後，三人出了莊門，繞到山嶺之上，上面蓋了高臺五間，甚是寬闊，遙望江面，船隻往來，絡繹不絕，不多時，擺上酒筵，慢慢暢飲。正在快樂之際，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傍邊巧語數言。大爺吩咐告頭目辨去罷，不多時，又見來一漁人，甚是慌張，向大爺說了幾句。二爺聽了，就道：「這還了得。」對那漁人道：「你把他叫來，我瞧瞧。」展爺問道：「二位賢弟，爲着何事？」二爺道：「我這松江的漁船，原分兩處，以蘆花蕩爲界。蕩南有一個陷空島，島內有一個蘆家莊，當初有盧太公在日，樂善好施，家中巨富，待至生了盧方此人和睦鄉黨，人人欽敬，因他有爬桿之能，大家送了他個綽號，叫做鑽天鼠。他却結了四個朋友，共成五義，大

爺就是廬方。二爺乃黃州人，名叫韓彰，是個行伍出身，會做地溝地雷，因此他的綽號叫做徹地鼠。三爺乃山西人，名叫徐慶，是個鐵匠出身，能探山中十八孔，因此綽號兒叫穿山鼠。至於四爺，身材瘦小，形如病夫，為人機巧伶俐，智謀甚好，是個大客商出身，乃金陵人，姓蔣，名平字澤長，能在水中居住，開目視物，綽號人稱翻江鼠，惟有五爺，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為人陰險狠毒，却好俠作義，就是行事刻毒，是個武生員，金華人氏，姓白玉堂，因他的形容秀美，文武雙全，人呼他綽號為錦毛鼠，展爺聽說白玉堂，便道：此人我却認得，愚兄正要訪他。二爺問道：大哥如何認得他呢？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述說一回。正說時，只見來了一夥魚戶，其中有一人，怒目橫眉，伸出掌來說到：二位員外，看見了他們過來搶魚，咱們攔阻，他就拒起捕來了，搶了魚不算，還把我削去四指，光剩了一個大拇指頭了，這纔是好朋友呢。丁大爺道：你等急喚船來待我，等親身前往，眾人嚶的一聲，俱各飛跑去了。展爺道：劣兄無事，也可一同前往。二爺道：如此甚好，三人下了高台，一同來至莊前，只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各執器械，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來至停泊之處，只見大船兩隻，是預備二位員外的，大爺獨上了一隻大船，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其餘小船紛紛亂亂，不計其數，竟奔蘆花蕩而來，才到蕩邊，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丁大爺催船前進，二船緊緊相隨，來至切近，見那邊船上立着一人，凶惡非常，手托七股魚叉，在那裏盡候廝殺，大爺的大船先到，便說這人好不膽事，我們素日舊規，以蘆花蕩為交界，你如何擅敢過蕩，搶了我們的魚，還傷了我們的漁戶，是何道理，那邊船上那人道：甚麼交界不交界，我全不管，只因我們那邊魚少，你們這邊魚多，今日暫時借用，丁大爺聽了，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人道：咱叫分水獸鄧彪，你問咱怎的？丁大爺道：你家員外那個在此？鄧彪道：我家員外俱不在此，此一隊船隻，就是咱管領的，你敢與咱合氣麼？說着話，就要托七股叉刺來，丁大爺才待拔劍，只見鄧彪翻身落水，這邊漁戶立刻下水，將鄧彪擒住，托出水面，交到了二爺船上，二爺却跳在大爺船上，前來幫助，你道鄧彪為何落水，原來丁大爺問答之際，二爺船已趕到，見他出言不遜，却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你道甚麼彈丸，這是二爺自幼鍊就的，用竹板一塊，長一尺八寸，寬有二寸五分，厚五分，上面有個槽兒，用黃蠟攪鐵渣子，圍成核桃大小，臨用時，安上在數步中，打出百發百中，這纔是真本領呢，且言鄧彪雖然落水，他原是會水之人，雖然被擒，不肯服氣，連聲喊道：好吓好吓，你敢用暗箭傷人，萬不能與你們干休，展爺聽說至此，句說用暗器傷人，方才留神細看，見他眉攢鼻腫，起一個紫泡來了，便說道：你既被擒，還喊甚麼，我且問你，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麼？鄧彪答道：姓白怎麼樣，他如今已下山了，展爺

問道：「往那裏去了？」鄧彪道：「數日之前，上東京找甚麼御貓去了。」展爺聞聽，不由的心下着忙，只聽得那邊一人嚷道：「家賢弟呀，看我廬方之面，恕我失察之罪，我情願認罰呀。」人抬頭一看，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趕來，嚷的聲音漸近了。展爺留神細看來，人見他一張紫面皮，一部好鬍鬚，面皮光而生亮，鬍鬚而且長，身量魁梧，氣宇軒昂。丁氏兄弟亦拱手道：「廬兄請了。」廬方道：「鄧彪乃新收頭目，不遵約束，實是劣兄之過，撞了成約，任憑二位賢弟吩咐。」丁大爺道：「他既不知，也難譴責。此次乃無心之過也。」回頭吩咐將鄧彪放了。這邊漁戶便道：「他們還搶了我們好些魚，吾呢？」二爺連忙喝住，休要多言。廬方聽見急急吩咐，快將那邊魚，吾連我們魚，吾俱給送過去。這邊送罷，廬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目，即差人送往府裏究治。丁大爺吩咐：「是我們魚，吾收下，是那邊的俱各退回。兩下裏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彼此方執手而別，各自回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且說丁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賞了削去四指的魚戶十兩銀子，叫他調養傷痕。展爺提起鄧彪，他說白玉堂不在山中，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刻下還差二位賢弟備隻快船，我須急急回家趕赴東京。方好了家兄弟，應允便於次日備了錢行之酒，殷勤送別。展爺真似歸心似箭，這一日，天有二鼓已到了武進縣，以為連夜可以到家。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忽聽有人喊道：「救人！有人打扛子的了！」展爺順着聲音，迎將上去，却是個老者，背着包袱，喘的連嚷也嚷不出來。又聽後面有人追着喊道：「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展爺心下明白，便道：「老者，你且隱藏，待我攔阻。老者纔往樹後一隱，展爺便把那人一把按在解下，他腰間的搭包，寒鴉兒拂水的，將他捆了。將老者喚出，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慢慢講來。」老者從樹後出來，先叩謝了。此時喘已定了，道：「老奴姓顏，名叫顏福，在榆林村居住，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差老奴到衙交金，必正處，借了衣服銀兩，多承相公一番好意，留下小人吃飯，睡走，又交付老奴三十兩銀子，是贈我家相公作路費的，不想剛走到榆林之內，便遇見這人一聲斷喝，要甚麼賣路錢。小人一路好跑，喘的氣也喘不上來了。幸虧大老爺相救，展爺聽了，便道：「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我就送你到家如何？」顏福復又叩謝。展爺對那人道：「你這廝，實夜劫人，你還嚷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我也不加害於你，你就在此歇歇罷。」說罷，叫老者背了包袱，出了林子，竟奔榆林村，到了顏家門首。老者道：「此處便是了。」請老爺裏面待茶。展爺道：「我也不吃茶了，還要趕

路呢。說畢，邁開大步，竟奔過杰村而來。單說顏福的小主人，乃是姓顏，名春敏，年方二十二歲，寡母鄭氏，連老奴顏福，主僕三口，度日因顏老爺在日爲人正直，作了一任縣尹，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如今家業零落，顏生素有大志，總要克紹書香，故學得滿腹經綸，屢欲赴京考試，無奈家道寒難，不能如願。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鄭氏安人想出一個計較，來便對顏生道：你姑母家道豐富，何不投托在彼，一來可以用功，二來可以就親，豈不兩全其美呢？顏生道：姑母處已有多年不通消息，自父親亡後，遣人報信，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恐到那裏，也是枉然。況且盤費短，母子正在商議之間，恰巧顏生的窗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望，彼此相見，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金生一力擔當，慨然允許，便叫顏福跟了他去，打點進京的用途。安人聞聽，感之不盡。母子又計議了一番，鄭氏安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娘兒兩個，歡等顏福回來。天已二更，尚不見到，顏生勸老母安歇，自己把卷獨對青燈，等到四更，心中正自急躁，顏福方回來了，交了衣服銀兩，顏生大悅，叫老僕且去歇息。到了次日，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正要商議如何進京，顏福進來說道：相公進京，敢是自己去麼？顏生道：家內無人，你須要好好侍奉老太太，我是自己進京的。老僕道：相公若是一人進京，是斷斷去不得的。顏生道：却是爲何？顏福便將昨晚過劫之事說了一遍。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說是吓，若要如此，老身是不放心的。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顏生道：孩兒帶了他去，家內無人，母親叫誰侍奉？正在計算爲難，忽聽有人叩門。老僕答應開門，看時，見是一個小童，問他來此何事。小童道：我們金相公打發我來見顏相公的。老僕聽了，將他帶至屋內，見了顏生，又參拜了安人。顏生便問道：你做甚麼來的？你叫甚麼？小童答道：小人叫雨墨的。我們金相公知道相公無人，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至京，又說這位老主，管有了年紀，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看門戶，彼此都可以放心。又教小人帶來十兩銀子，惟恐路上盤川不足，是要餘富些的好。安人與顏生聽了，不勝感激。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便問你今年多大了？雨墨道：小人十四歲了。安人道：你小人家，能毅走路嗎？雨墨笑道：小人自八歲上，就跟着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差不多的道兒。小人都知道。至於上京，便是熟路了。爲何我們相公就派我來跟相公呢？安人聞聽，更覺歡喜，放心將親筆寫的書信，交與顏生道：你到京中，祥符縣開雙星巷，便是你姑父的居址了。顏生便拜了老母雨墨，在旁道：祥符縣南有個雙星巷，又名雙星橋。小人認得安人道：如此甚好。你要好好服侍相公。雨墨道：不用老太太囑咐，小人知道。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暗暗將十兩銀子，交付顏福供養老母雨墨。已將小小包袱背起來，主僕二人出門上路。顏生是從未出過門的，走了一二十

里便覺兩腿酸疼。問雨墨道：「我們自離家門，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程了。雨墨道：「共總走了沒有三十里路，顏生吃驚道：「如此說來，路途遙遠，竟自難行的很呢。雨墨道：「相公不要着急，走道兒有個法兒，必須不緊不慢，彷彿遊山玩景一般的，就走的多了。顏生真真沿途玩賞，不知不覺，又走了一二十里，覺得腹中有些飢餓，便對雨墨道：「我此時雖不乏力，只是腹中有些空空兒的，可怎麼好。雨墨用手一指說：「那邊不是鎮店麼？到了那裏，買些飯食吃了再走。又走了一會，到了鎮市，顏相公見個飯鋪，就要進去。雨墨道：「這裏吃不現成，相公隨我來，把顏生帶了二輩鋪裏，主僕二人用了飯，再往前走。到了天晚，來到一個熱鬧地方，地名雙義鎮。雨墨道：「相公，咱們就在此處住了罷。顏生道：「既然如此，就住了罷。雨墨道：「住是住了，若是投店，相公千萬不要多言，自有小人答復他。顏生點頭應允，及至來到店門，擋槽兒的便道：「有乾淨房屋，天氣不早了，再要走可就太晚了。雨墨便問道：「有單間廂房沒有？或有耳房也，使得擋槽兒的道：「請再走，去看看就是了。雨墨道：「若是有呢，我們好看哪。若沒有，我們上那邊住去。擋槽兒的道：「請進去看看，何妨？不如意再走如何。顏生道：「咱們且看看就是了。雨墨道：「相公不知，咱們若進去，他就不叫出來了。店裏的皮氣，我是知道的。正說着，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請進去。顏生便向裏走。雨墨只得跟隨店小二道：「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間，又乾淨，又豁亮。雨墨道：「不進來，你們緊讓，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我們告訴你，除了單廂房，或耳房，別的我們不住。說罷，回身就要走。小二一把拉住道：「我的二爺，上房三間，兩明一暗，你們二位住那暗間。我們就這一間房錢，好不好呢。顏生道：「我們就是這樣罷。雨墨道：「我們先說明了，我可就給一間房錢。小二連連答應。王僕二人來進上房，到了暗間，將包袱放下。小二便用手擦了外間桌子道：「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不寬闊，雨墨道：「你不用誘，就是外間吃飯，也是住這暗間，也是給你一間房錢。况且我們不喝酒，早起吃點心，還飽呢。我們不過找補點就是了。那小二聽了光景，沒有甚麼大來頭，便道：「開一盞香片茶兒來罷。雨墨道：「路上灌的涼水，這時候還滿着呢，不喝。小二道：「點個燈燭罷。雨墨道：「怎麼你們店裏沒有油燈嗎？小二道：「有啊，怕你們二位嫌油烟子氣。雨墨道：「你只管拿來。小二取燈，取了半天，方點了來。問道：「二位吃甚麼。雨墨道：「給我們一個燴鍋炸，就帶了飯來罷。店小二估量着，沒有甚麼想頭，抽身就走了。好半歇，不來，忽聽外面嚷道：「你這地方，就敢笑着看人，麻小菜碟兒，一個大錢。吾是照顧你，賞你臉哪。你不住，我還要凌辱斯文。這等可惡，我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雨墨道：「該這人替咱們出了氣了。又聽店東道：「都住滿了，真沒有屋子了。難道爲你現蓋嗎？又聽那人高聲道：「放狗屁，你現蓋也要吾等得吓，你就敢凌辱斯文。你打聽打聽，念書的人，也是你們欺

負得的呢。顏生聽至此，不由的跨出了門外。雨墨道：相公別管閒事，剛然攔阻，只見院內那人，向着顏生道：「老兄你評評這個理，他不叫吾住，使得就將我這等一推，這不豈有此理麼？還要與我現蓋房屋，這等可惡。顏生答道：「兄台若不棄嫌，何不將就在這邊屋裏同住呢？」只聽那人道：「萍水相逢，為何打攪呢？」雨墨一聽，暗說：「此事不好，我們相公要上當，連忙迎出，見相公與那人已攜手登塔，來至屋內，就在明間，彼此坐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春敏

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雨墨在燈下一看，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實在不像念書之人，倒象個無賴子。正思想却他之法，又見房東親來陪罪，那人道：「你不必如此，大人不記小人過，饒恕你便了。」店東去後，顏生便問道：「尊兄貴姓？」那人道：「吾姓金名懋叔，沒領教兄台貴姓。」顏生也通了姓名，金生道：「原來是顏兄，失敬失敬，請問顏兄用過了飯了沒有？」顏生道：「尙未。」金兄可用過了，金生道：「不會何不共桌而食呢？」叫小二來，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來，放在桌上，金生便問道：「小二，你們這裏有甚麼飯食？」小二道：「等飲食八兩中等飯六兩下等飯，剛說至此，金生攔道：「誰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飯罷，吾且問你這上等飯是甚麼？鏞鏞，小二道：「兩海碗，兩鉢子，六大碗，四中碗，還有八個碟兒，無非鷄鴨肉魚海參等類，調度的總要合心適口。」金生道：「這魚是鮑魚吓，還是漂魚呢？」小二道：「是漂魚，那裏是鮑魚。」金生道：「可有活鮑魚？」小二道：「要活鮑魚，是大的一兩二錢銀子，一尾，金生道：「既要吃，不怕花錢，吾告訴你，鮑魚不滿一斤重的，叫做拐子，過了一斤的，纔爲鮑魚，不獨要活的，還要尾巴像那個胭脂瓣兒相似，那才是新鮮的呢。」你拿來吾看。」又問酒是甚麼酒？」小二道：「不過隨便常行酒。」金生道：「不要那個，吾要喝陳年女貞陳紹，小二道：「有七年燭下的女貞陳紹，就是不零賣，那是四兩銀子一罇，金生道：「你好貪，哪甚麼四兩五兩不拘多少，你搭一罇來當面打開，吾嘗就是。」吾告訴你，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那才是好的呢。」小二道：「搭一罇來當面試嘗，好不好？不要錢。」如何？」金生道：「那是自然的。」說話間，已經掌上二枝燈燭，此時店小二歡喜非常，小心殷勤，自不必說。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裏面亂碰亂跳，足一斤多重的鮑魚，說道：「請看這尾魚如何？」金生道：「魚却是鮑魚，你必要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着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活跳跳的。」賣這個手法兒，你不要拿着走，就在此處開了膛，省得抵換。」小二只得當面收拾，金生又道：「你

收拾好了，把他鮮燻着。可是你們加甚麼作料呢。店小二道：無非是香菌口蘑，加些紫菜。金生道：吾是要尖上尖的小二，却不明白。金生道：怎樣你不曉得尖上尖，就是那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總要嫩切成條兒才好。店小二答應不多時，又搭了一罇酒來，擎着錘子例流兒，並有個磁盆，當面錘通下，上倒撒兒，流出酒來，果然美味真香。先斟一杯，遞與金生嘗了嘗，道：也還罷了。又斟了一杯，遞與顏生嘗了嘗。自然也說好，便倒了一盆，灌入壺內，略燙一燙。二人對面消飲，小二放下小菜，便一樣一樣端上來。金生連筋也不動，只於就佛手疙疸慢飲。盞等吃活魚，二人飲酒閑談，越說越投機。顏生歡喜非常，少時大盤盛了魚來，金生便拿起筋子來，讓顏生道：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佈了顏生一塊，自己便將魚脊背，拏筷子一劃，要了薑醋碟，吃一塊魚，喝一杯酒，連聲稱贊：妙哉妙哉！將這面吃完，筋子往魚腮裏一插，一翻手，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又佈了顏生一塊，仍用筋子一劃，又是一塊魚，一杯酒，將這面也吃了。然後要了一個中碗來，將蒸食雙落一對擺在碗內，一連辦了四個，舀了魚湯，喝了便道：吾吃飽了。顏兄自便，顏生也飽了。二人出席，金生吩咐：吾們就只一個小童，該蒸的，該熱的，不可與他冷吃。想來還有酒，他若渴時，只管給他。店小二連連答應，說着話，他二人便進裏間屋內去了。雨墨此時見剩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又是心痛，他那裏吃得下去。喝了兩杯悶酒，連忙來到屋內，只見金生張牙欠口，已有困意。顏生道：金兄既已乏倦，何不安心歇呢。金生道：如此，吾就要告辭了。說罷，往牀上一躺，不一會，已然呼聲振耳。顏生也就悄悄睡了。雨墨那裏睡得著，好容易睡着，忽聽有脚步之聲，睜眼看時，天已大亮，見相公悄悄從裏間出來，低言道：取臉水去。雨墨取來，顏生淨了面，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雨墨連忙進內，忽聽他口中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念完了，咕嚕爬起來，道：略略歇息，天就亮了。雨墨道：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金生道：吾是不洗臉的，怕傷水。叫店小二開了我們的帳，拿來我看。雨墨暗想到：有意思，他竟要會帳。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共銀十三兩四錢八分。金生道：不多不多，外賞你們小二，灶上連打雜的二兩，店小二謝了。金生說：顏兄，我也不鬧虛了。咱們京中再見。吾要先走了。他拉他，竟自出店去了。這裏顏生便喚雨墨叫了半天，才答應。有顏生道：會了銀兩，走路。雨墨又遲了多會，賭氣子，拏了銀子，到了櫃上，爭爭奪奪，連外賞給了十四兩銀子。方同相公出了店來，走到村外無人之處，便說：相公看金相公是個甚麼人。顏生道：是個念書的好人。咧，雨墨道：如何相公還是沒有出過門，不知路上有許多奸險呢。有誰嘴吃的，又有拐東西的，有設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樣子多著呢。相公如今拿著姓金的當好人，將來必要上他的當。據小人看來，他只不過是個葷片之

流。顏生正色嗔怪道：「休得胡言。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著一股英雄的氣概，將來必非等閒之人。你不要管縱然他就是誑嘴也無非多花幾兩銀子，有甚要緊。你休再來管我。雨墨聽了相公之言，暗暗笑道：「怪道人人常言書獃子果然不錯。我原來為好倒噴怪起來，只得暫且由他罷了。走不多時，已到打尖之所。雨墨睹氣子，要了個熱鬧鍋炸，喫了早飯，又走到了天晚，來到興隆鎮，又住宿了。仍是三間上房，言給一間的錢。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却和氣多了。剛然坐下，未幾，席忽見店小二進來，笑容滿臉問道：「相公是姓顏麼？」雨墨道：「不錯。你怎麼知道？」小二道：「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顏生聞聲，說：「快請快請。雨墨暗暗道：「這不得了他。他是吃著甜頭兒了。我們花錢，他出主意，未免太冤。今晚我何不如如此如此呢？想罷，迎出門來道：「金相公來了，很好。我們相公在這裏恭候著呢。金生道：「巧極，又遇見了。顏生連忙執手相讓，彼此就坐。今日更比昨日親熱了。說了數語之後，雨墨在旁邊我們相公尚未喫飯。金相公必是未曾會何不同桌而食，叫了小二來，先商議叫他備辦去呢。金生道：「極是極。正說時，小二拿了茶來，放在桌上。雨墨便問道：「你們是甚麼飯食？」小二道：「等次不同，上等是八兩中等是六兩，下等飯剛說了一個下字。雨墨就說：「誰喫下等飯？就是上等罷。我也不問甚麼，餛飩無非鷄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你們這魚是鮑魚，吓是漂魚呢？必然是漂魚。漂魚就是漂魚。我問你有活鯉魚沒有呢？」小二道：「不過貴些。雨墨道：「既要喫，還怕花錢嗎？我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叫拐子。總要一斤多，那才是鯉魚呢。必須尾巴要像胭脂兒相似。那才新鮮呢。你拿來我瞧，就是了。還有酒，我們不可要常行酒。要十年的女貞，陳紹管保是四兩銀子一罈。店小二說：「是要用多少？」雨墨道：「你好貧哪。甚麼多少？你搭一罈來當面嘗。先說明我要金紅顏色濃濃香的，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錯過了，我可不要。小二答應不多時，點上燈來。小二端了魚來。雨墨上前便道：「魚可却是鯉魚。你務用半盆水，輪着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騰，是亂碰亂跳。賣個手法兒，你就要在此處開腔，省得抵換。把他鮮燻着，你們作料，不過香菌口蘑紫菜，可有尖上尖沒有？你管保不明白。這尖上尖就是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可要切成嫩條兒的。小二答應，又搭了酒來。錘開雨墨，吞了一口，遞與金生。說道：「相公嘗管保喝得過。金生嘗了道：「滿好。雨墨便灌入壺中，略燙燙，掣來斟上。只見小二安放小菜。雨墨道：「你把佛手疙疸放在這邊。這位相公愛喫。金生歇了雨墨一眼道：「你也該歇歇了。他這裏上菜，你少時再來。雨墨退出單等魚來。小二往來端菜，不一時，拿了魚來。雨墨跟着進來，道：「帶薑醋碟兒。小二道：「來了。雨墨提起酒壺，站在金生旁邊，滿滿的斟上了一杯酒。道：「金相公拿起筷子來，魚是要喫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金生又歇了他一眼。

雨墨道：先佈我們相公一塊。金生道：那是自然的。果然佈過一塊。剛要用筷子再次。雨墨道：金相公還沒有用。筷子一劃呢。金生道：吾倒忘了。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劃。方交到醋碟一口。喫了。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雨墨道：酒是我斟的。相公只管喫魚。金生道：妙極。妙極。吾到省了。事了。仍是一塊。雨墨道：妙哉。妙哉。金生道：妙哉。得恨。雨墨道：又把筷子往腮裏一插了。金生答道：那是自然的了。將魚翻過來。吾還是佈你們相公一塊。再用筷子一劃。省得你又提撥吾。雨墨見魚剩了不多。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小二將碗拿到。雨墨說：金相公還是將素食雙落兒。攤上四個。泡上湯。金生道：是的是的。雨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那邊支起來道：金相公從這邊吞三匙湯。喝了也就飽了。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又對小二道：我們二位相公喫完了。你瞧該熱的。該蒸的。檢下去。我可不吃涼的。酒是有在那裏。我自己喝就是了。小二答應。便坐下。檢忽聽金生道：顏兄這個小管家。叫他跟吾倒好。我倒省話。顏生也笑了。今日雨墨可想開了。就在外頭盤膝穩坐。叫小二服侍。吃了那個。又吃這個。吃完了。來到屋內。後在明間坐下。竟等呼聲。少時聽呼聲。振耳進裏間。將燈移出。也不愁悶。竟自睡了。至次日天亮。仍是顏生先醒。來到明間。雨墨伺候淨面水。忽聽金生咳嗽。連忙來到裏面。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呵欠。雨墨急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金生睜眼道：你真聰明。都記得好好的。雨墨道：不用給相公打了臉水。怕傷了水。叫店小二開了單來算帳。一特開上單來。共用銀十四兩六錢五分。雨墨道：金相公十四兩六錢五分不多。罷外賞他們小二。灶上打雜的二兩罷。金生道：使得的。雨墨道：金相公管保不鬧虛了。京中再見罷。有事只管先請罷。金生道說的是。說的是。吾就先走了。便對顏生執手告別。出店去了。雨墨暗道：好大皮子。我打算今日攪他的。誰知反被他攪去。正在發笑。忽聽相公呼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便叫雨墨會帳。雨墨道：銀子不數了。短的不足四兩呢。我算給相公聽。咱們出門時。共剩了二十八兩有零。兩天兩頓早尖。連零用共費了一兩二三錢。昨晚吃了十四兩。再加今日的十六兩六錢。共合銀三十一兩九錢零。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顏生道：且將衣服典當幾兩銀子。還了帳目。餘下的作盤費。就是了。雨墨道：出門兩天。就當當我看。除當這幾件衣服。今日當了。明日還有甚麼。顏生也不理他。雨墨去了多時。回來道：衣服通共當了八兩銀子。除還飯帳。下剩四兩有零。顏生道：咱們走路罷。雨墨道：不走還等甚麼呢。出了店門。雨墨自言道：輕鬆罷。便

省得有包袱背著怪沉的。顏生道：你不要多說了。事已如此，不過多費去銀兩，有甚麼要緊。今晚前途，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雨墨道：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說他是詭嘴的，怎麼要了那些菜來，他連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喝好酒，也犯不上要一罇來，却又酒量不很大。一罇子酒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也便宜了店家。就是愛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冤咱們，却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饒白吃白喝，還要冤人，更無此理。我測不出他的甚麼意思來。顏生道：據我看來，他是個瀟灑儒流，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主僕二人途次閒談，仍是打了早尖，多歇息歇息，便一直趕了宿頭。雨墨便出主意道：相公，咱們今晚住小店吃頓飯，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再也不要不得耗費了。顏生道：你依你，主僕二人竟投小店，剛然就坐，只見小二進來道：外面有金相公找顏相公呢。雨墨道：很好，請進來。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這個店小，也沒有甚麼出主意的了。說話間，只見金生進來道：吾與顏兄，真是三生有幸，竟會到那裏，就遇得着。顏生道：實實小弟與兄台緣分不淺。金生道：這模樣罷，咱們兩個結盟拜把子罷。雨墨忙上前道：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只好改日再拜罷。金生道：無妨，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甚麼俱有，莫說是祭禮，就是酒飯，回來也是那邊要去。雨墨暗頓足道：活該活該，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金生也不喚雨墨，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便吩咐如何先備三牲豬頭祭禮，立等要用，又如何預備上等飯，要解燃活魚，又如何搭一罇女貞陳酒，仍是按前兩次一樣。雨墨在傍，惟有聽着而已。又看那顏生與金生說笑，真是同胞兄弟一般，毫不介意。雨墨暗說：我們相公真是書獃子，看明早這個饑荒，怎麼打算不多時三牲祭禮齊備，序齒燒香，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理應先燒香。雨墨暗道：這個定了把弟，吃準了把兄，咧無奈何在傍服侍，結拜完了，焚化錢糧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稱仁兄，我稱賢弟，更覺親熱。雨墨在旁聽着，好不耐煩。少時聽至英來，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雨墨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便叫小二把那酒抬過來。我有個主意，你把太和店小二也叫了來，有的酒，有的菜，咱們大夥兒同吃，算是我一點敬意。你說好不好？小二聞聽，樂不可言，連忙把那邊的小二也叫了來。二虎一壁服侍雨墨，一壁跟著吃喝。雨墨倒覺得暢快，吃喝完了，仍然進來等著，移出燈來，也就睡了。到了次日，顏生出來，淨面，雨墨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生結義，又不知道他家鄉何處，却道他是甚麼人，倘是個篋片，相公的名頭不壞了麼？顏生忙喝道：你這大胆奴才，休得胡說。雨墨道：非是小人多言，別的罷了。回來店裏的酒飯銀兩，又當怎麼樣呢？剛說至

此只見金生掀簾出來，便叫小二開了單來。我看雨墨暗道：「不好，他要起翅，只見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寫著：『連祭禮共用銀十八兩三錢。』雨墨遞給金生，金生看了道：『不多不多，也賞他二兩。』這邊店裏沒有甚麼賞他，一兩罷說完，便對顏生道：「仁兄呀，旁邊雨墨吃驚不小，暗道：『不好不好，他要說不鬧虛了。』這二十多兩銀子，又往那裏算去？誰知金生今日却不說此句，他却問顏生道：「仁兄呀，你這上京投親，就是這個樣子，難道令親那裏就不憎嫌麼？顏生嘆氣道：「此事原是奉母命前來，愚兄却不願意，況我姑姑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怕到了那裏，未免要費些唇舌呢。金生道：「前須要打算打算着方好。雨墨暗道：「他到是真關心呢，結了盟，就有另一個樣兒了。正想着，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雨墨才要問找誰的話，未說出，那人便與金生磕頭道：「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恐爺路上缺少盤費，特送四百兩銀子，叫老爺將就用罷。此時顏生聽的明白，見來人身量高大，頭戴鷹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鞋帶，足下登一雙大曳拔靴，鞋手裏還提着馬鞭子，只聽金生說道：「吾行路焉用多少銀兩？既承你家老爺好意，留下了二百兩銀子，剩下的仍然帶回，替吾道謝。那人聽了，放下馬鞭子，從褡褢裏又取出一封，掏出一封，擺在桌上，金生便打開一包，拿了兩錠銀子，遞與那人道：「難為你路遠的來賞我，喝茶罷。那人又爬在地下，磕了個頭，提了褡褢，馬鞭子才要走時，忽聽金生道：「你且慢着你騎了牲口來了麼？那人道：「是金生道：「很好，吾還要煩你辛苦一躉。那人道：「不知爺有何差遣，金生便對顏生道：「仁兄與隆鎮的當票子，放在那裏？顏生暗想道：「我當衣服，他怎麼知道了？便問雨墨：「雨墨此時已經看獸了，忽聽顏生問他當票子，他便從腰裏掏出一個包兒來，連票子和那剩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攔在一處，遞將過來。金生將票子接在手中，又拿了兩錠銀子，對那人道：「你拿此票到興隆鎮，把他贖回來，除了本利下餘的，你作盤費，就是了。你將這個褡褢子，放在這裏，回來再拿。吾還告訴你，你回來時，不必到這裏了，就在隔壁太和店，吾在那裏等你。那人連連答應，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金生又從新拿了兩錠銀子，叫雨墨道：「你這兩天多有辛苦，這銀子賞你罷。吾可不是篋片了。雨墨那裏還敢言語呢，只得也磕頭謝了。金生對顏生道：「仁兄呀，咱們上那邊店裏去罷。顏生道：「但憑賢弟，金生便叫雨墨，抱著桌子上的銀子，小二拿了褡褢，主僕一同出了小店，來到太和店，真正寬闊，雨墨也不用說，竟奔上房而來。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張椅子上坐了，這邊小二殷勤，泡了茶來，金生便出主意，與顏生買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銀子，顏生也不謙讓，到了晚間，那人回來，將當交明，提了褡褢去了。這一天吃飯飲酒，也不像先前那樣，止揀可吃的要來吃，剩的，不過將夠雨墨吃的，到了次日，這二百兩銀子，除了賞項買馬，贖當治衣服。

等並會了飯帳，共費去銀八十兩，下剩仍有一百多兩。金生便都贈了顏生。顏生那裏肯受。金生道：「仁兄只管拏去，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還是吾先走。咱們京都再會罷。」說罷，執手告別，出店去了。顏生到覺依戀不捨，此時雨墨的精神百倍，裝束行囊，將銀兩收藏嚴密，止將那剩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扣備停當，請相公騎馬。登時闌起來了，顏生也給他僱了一頭驢，沿途代脚。一日來至祥符縣，竟奔雙星橋而來，到了雙星橋，略問一問柳家人，人皆知指引門戶。主僕來到門前一看，果然氣象不凡，是個殷實人家。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叫柳洪，務農爲業，爲人固執，有個怪吝毛病，他與顏老爺雖然郎舅，却有些水火不同爐。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尹，以爲將來必有發跡，故將自己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就許配了顏春敏。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送了信來，他就有些後悔，還關礙著顏氏安人，誰知三年前顏氏安人又一病嗚呼，續娶馮氏，又是個面善心毒之人。柳洪每每提起顏生，便嗔聲嘆氣，說當初不該定這門親事，已露出有退婚之意。馮氏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他打算著把自己的姪兒作爲養老的女婿，就是將來柳洪亡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馮家之手。因此他却疼愛小姐，又叫姪兒馮君衡時常在員外跟前獻些殷勤，員外雖則喜歡，無奈馮君衡的相貌不揚，又是一個白丁，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吻來。一日柳洪正在書房，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已及笄，顏生那裏孤苦伶仃，聞得他家道艱窘，難以度日，惟恐女兒過去受罪，怎麼想個法子，退了此親，方好。正在煩思，忽見家人進來，稟道：「武進縣的顏姑爺來了。」柳洪聽了，問道：「是甚麼形相來的？」家人道：「穿着鮮明的衣服，騎着高頭大馬，帶着書僮，甚是齊整。」柳洪問道：「顏生必是發了財了，特來就親，忙叫家人快請，自己也就迎了出來。只見顏生穿着簇新大衫，又搭着俊俏的容貌，後面又跟着個伶俐小童，拉着一匹潤白馬，不由得心中羨慕，連忙上前相見。顏生即以子姪之禮參拜。柳洪那裏肯受，謙讓至再三，才受半禮。彼此就坐，敘了寒暄，家人獻茶已畢，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特奉母命投親在此，攻書預備明年考試，並有家母親筆書信一封，說話之間，雨墨已將書信拿出來，交與顏生。顏生呈與柳洪，又奉了一揖。此時柳洪就把那黑臉放下來，不似先前那等歡喜，無奈何將書信折閱一畢，更覺煩了，便吩咐家人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顏生還要拜見姑母，柳洪道：「拙妻這幾日有些不爽快，改日再見。」顏生看此光景，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不然柳洪絕不肯納，不知柳洪如何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話說柳洪便袖了書信，來到後面，憂容滿面。馮氏問道：「員外爲着何事，如此的煩悶？」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說了一遍。馮氏聽了，便假意歡喜，給員外道喜，說道：「此乃一件好事，員外該當做的。柳洪聞聽，不由的怒道：「甚麼好事？你往日明白，今日糊塗了！你且看他書信上面，寫着叫他在武進縣去，你打算打來看，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落個人財兩空，你還說做得麼？」馮氏道：「若依員外此事，便怎麼樣呢？」柳洪道：「也沒有甚麼主意，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省得女兒過去受罪。」馮氏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便道：「員外既有此心，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我保不出十日，管教他自已退婚。」他自去柳洪聽了大喜，兩個人在屋中計議，不防隨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窗外經過，這些話一一完全聽了。他急急的奔到後樓，來到香閣，見了小姐一五一十，俱各說了，便道：「小姐此事關係非淺，早早拿個主意。」小姐道：「總是我那親娘去世，叫我向誰申訴呢？」田氏道：「我倒有個主意，他們商議，原不出十天，咱們就在這三五日內，小姐顏相公，不論夫妻，仍論兄妹，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內，夜間相會，將原委告訴明白，顏相公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叫他另尋安身之處，俟科考後，功名成就，那時再來就親，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小姐聞聽，尚然不肯，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解勸，小姐無奈，才應允了。且說馮君衡這小子，自從聽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他便每日跑破了門，不時的往來。若遇見員外，他便卑躬下氣，假作斯文，那一宗齷齪話，便叫人忍耐不得。員外看了，總不大合心。若是員外不在跟前，他便合他姑媽，百般的央告，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玉成其事。一日，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娘兒兩個正在閑談，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小姐驟閃不及，馮氏便道：「你們是表兄妹，皆是骨肉，是見得的，彼此見了，小姐無奈，把袖子整了一整，他便作下一揖去。半天直不起腰來，那一雙賊眼，直勾勾的，瞧着小姐，旁邊繡紅，看不上眼，攙簇着小姐，回窩閣去了。他便謀求的，恨不能立刻到手。天天來至柳家探望，這一天，剛進門來，見院內拴着一匹白馬，便問家人道：「此馬從何而來？」家人回道：「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他一聞此言，只驚得目瞪口呆，魂飛天外，暗想：此時却怎麼處？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見員外愁眉不展，他道：「必是爲此事發愁，想來顏生必然窮苦之甚，到要見他，如若真不像樣，何不當面奚落他一場，也出了我胸中惡氣。」便對柳洪言明，要見顏

生柳洪無奈，只得將他帶入幽齋。誰知見了顏生，衣冠鮮明，而且像貌俊美，談吐風雅，反覺得踟躕不安，自慚形穢，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柳洪在傍觀聽，也覺得嫵妍自別，暗道：顏生像貌才情，堪配吾女，可惜他家道貧寒，是一宗大病。又看馮君衡，登肩縮背，到覺不好意思，搭着訓道：你二人，在此攀話，我料理我的事去了。說罷，就走開了。馮君衡見柳洪去了，他便略坐一坐，也回書房去了一進門來，自己便對穿衣鏡，一照自己，叫道：馮君衡，你瞧人家是怎麼長來着，你是怎麼長來着，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自己怨恨一番，忽又想道：顏生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又何必怕他呢。到了次日，吃畢早飯，便上幽齋而來，見了顏生，彼此坐了。顏生問道：馮兄在家作何功課？馮君衡道：我家也有個先生，他教給我作甚麼詩，五個是一句，說四句字一首，還有甚麼韻不韻的，我那裏弄的上來呢。後來作慣了，學得順溜了，就只能作半截兒，有一遭兒，先生出了個鵝羣，叫我作我如何作的下去呢。好不容易作了半截兒，顏生道：可還記得麼？馮君衡道：我記得是遠看一羣鵝，見人就下河。顏生道：底下呢？馮君衡道：說過就作半截兒，如何能夠滿作了呢？顏生道：待我與你續上半截，如何？馮君衡道：那更好。顏生道：白毛分綠水，紅掌蕩青波。馮君衡道：似乎是好念着，却怪有個聽頭兒的，還有一遭，因我們書房院子裏有顆枇杷樹，先生以此為題，我作的是一顆枇杷樹，兩個大槎枒。顏生道：我也與你續上罷，未結黃金菓，先開白玉花。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他却講詩，便道：我是愛對對子，顏大哥，你出個對子，我對。顏生暗道：今日重陽，而且風鳴樹吼，便寫了一聯道：九日重陽風綠葉，馮君衡看了，半天猛然想起對道：八月中秋月照臺，顏大哥，你看我對的如何？他見顏生手中搖着扇子，上面有字，便道：顏大哥，我瞧你扇上幾個人兒呢？顏大哥你瞧我的扇，却是畫了一面，那一面却没有字，求顏大哥的大筆，寫上幾個字兒罷。顏生道：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現有雙款為證，不敢虛言。我那拙筆，惟恐有污尊，搖馮君衡道：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更成全起來了。我先拿了顏大哥扇子去，俟寫好時，再換顏生無奈，將他的扇子插入筆筒之內。馮君衡告辭，轉身回到書房，暗暗想道：顏生他將我兩次詩句不用思想，開口就續上了，他的學問，那比我強多咧，而且像貌又好，他若住在此處，只怕我表妹要被他的奪了去。這便如何是好？思前想後，總要把顏生害了纔合心意，翻來復去，一夜不會合眼，再也想不出計策來。到了次日，吃畢早飯，又往花園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嬛喪命 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忽見迎面來了綉紅，心中陡然疑惑起來，便問道：「你到花園來做甚麼？」綉紅道：「小姐派我來採花兒。」馮君衡道：「採的花兒在那裏？」綉紅道：「我到那邊看了花兒，尚未開呢。因此空手回來。你查問我做甚麼？這是柳家花園，又不是你們馮家花園。用你多管閑事，說罷去了。」氣得馮君衡一言不發，心中更加疑惑，急忙奔至幽齋，偏偏的雨墨呢，又進內烹茶去了。顏生拿着個字帖兒，正要開看，猛抬頭見了馮君衡，連忙讓坐，順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的。彼此閑談，馮君衡道：「顏大哥可有甚麼淺近的詩書，借給我看看呢？」顏生因他借書，便立身起來，向書架上找書去了。馮君衡便留神，見方才掖在書內字帖兒，露着個紙角兒，他便輕輕抽出，暗盜在袖裏。及至顏生找了書來，急忙接過，執手告別，回轉書房，袖中掏出字兒一看，只嚇得驚疑不止，暗道：「這還了得！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定於今晚二鼓，在內角門相會，私贈銀兩，偏偏的被馮賊偷了來。他便暗暗想道：今晚他們若相會了，小姐一定身許顏生，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如今字兒已落吾手，大約顏生恐我識破，他決不敢前去。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倘能到手，豈不仍是我的姻緣？即便露出馬脚，他若不依，就拿此字作個見證，就是姑爺知道，也是他開門揖盜，却也不能奈何於我。心中越想越妙，不由的滿心歡喜。且說金蟬小姐，暗暗打點了私著銀兩，並首飾衣服，到了臨期，却派了綉紅，持了包袱銀兩，去贈顏生。綉紅持了包袱銀兩，剛來到角門以外，見個人，偃偃而來，細看形色，不是顏生，即問道：「你是誰？」只聽那人道：「我是顏生，細聽語音，却不對。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綉紅見不是的，嚷道：「有賊！」馮君衡着忙，急伸手，本欲蒙嘴，不意蠢夫使的力莽了，整軟弱，往後便倒。惡徒收手不及，撲跌在了髮身上，以致手按在綉紅喉間一擠，及至強徒起來了，媛已氣絕身亡。包袱銀兩棄於地上，馮賊見了媛已死，急忙立起身來，檢起了銀兩包袱兒，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兒，留於一旁，竟回書房去了。小姐與乳母在樓上等，綉紅不見回來，好生着急。乳母便要到角門一看，誰知此時走更之人，見了媛倒斃於角門之外，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了乳母聽了此信，魂飛天外，回轉房，給小姐送信，只見燈籠火把，僕婦丫嬛，同着員外安人，竟奔內角門而來，柳洪將燈一照，果然是綉紅見他旁邊擱着一把扇子，又見那裏地上有個字帖兒，連忙俱各檢起，打開扇子，却是顏生的，心中已然不悅，又將字帖兒一看，登時氣冲牛斗，竟奔小姐的綉閣，見了小姐，便說你幹的好事，將字帖兒就當面擲去。小姐此時知道綉紅已死，又見爹爹

爲此，真是萬箭攢心，虧得馮氏趕到，見此光景，忙將字帖兒檢起來，看了一遍，說道：「員外，你好糊塗，焉知不是姘紅那丫頭幹的鬼呢？他素來筆跡原與女兒一樣，女兒現在未出姘閣，他却死在角門以外，你如何不分皂白就埋怨女兒來呢？只是這姑爺既已得了財物，爲何又將了姘摺死呢？一句話提醒了柳洪，便把一天愁恨，俱擱在顏生身上。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說顏生無故殺害了姘，並不提私贈銀兩之事，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可憐顏生睡在夢裏，連個影兒也不知。幸喜雨霖機靈，暗打聽明白，告訴了顏生，顏生聽了他，便立了個百不折回的主意。且說馮氏安慰小姐，叫乳母好生看顧，他便在柳洪跟前竭力攆撥，務將顏生置之死地。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姘紅，實是扣喉而死，並無別的情形。柳洪却咬定牙關，說是顏生謀害的總要，顏生抵命，縣尹回至衙門，立刻升堂，將顏生帶上堂來，仔細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那殺人的兇手，便有憐惜他的意思，問道：「顏春敏，你爲何謀害姘紅從實的招來？」顏生答道：「只因姘紅素來不服呼喚，屢屢逆命，昨又因他口出不遜，一時氣憤，難當將他趕至後角門扣喉而死。這也是前世冤纏，做了今生的孽報，望祈老父母早定美犯人，再也無怨的了。」道罷，向上叩頭。縣宰見他滿口應承，毫無推諉，不由的心下爲難，暗暗想忖道：「看此光景，決非行兇作惡之人，難道他素有瘋癲不成，或者其中別有情節，礙難吐露，情甘就死，亦未可知。」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再行定案。想罷，吩咐將顏生帶下去，看監。縣官退入後堂，另有一番思索。你道顏春敏爲何情甘認罪，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兒，致令姘紅遭此慘禍，已然對不過小姐。若再當堂和盤託出，豈不壞了小姐名節嗎？莫若自己應承，免得小姐出頭露面，且說雨墨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悄悄打聽，聽說相公滿口應承，當堂全認了，只嚇得他膽裂魂飛，淚流滿面。後來見顏生入監，他便苦苦上前哀求，蔡子并言有薄敬奉上，蔡子與牢頭相商明白，容他在內服侍。相公雨墨便將銀兩交付了牢頭，囑託一切俱要看顧。牢頭見了銀兩，滿口應承。雨墨見了顏生痛哭抱怨，說相公不該應承了顏生，微微含笑，毫不介意。此時柳洪那裏，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老賊，方得滿心歡喜，只苦了金蟬小姐。一聞此言，只道顏生決無生理，仔細想來，全是自己將他害了他，若無命我豈獨生，莫若以死相酬，將乳母支出去烹茶，他便閉了姘閣，投繯自盡身亡。及至乳母端了茶來，見門戶關閉，就知不好，便高聲呼喚，也不見應，再從門縫看時，見小姐高高懸起，嚇得他骨軟筋酥，踉踉蹌蹌，報與員外安人。柳洪一聞此言，也就顧不得了，先帶領家人，一竟奔到樓上，打開姘房，上前便把小姐一把抱住，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此時馮氏已然趕到，夫妻二人打諢，還可以解救，誰知香魂已渺，不

由的痛哭起來。一壁裏放小姐，一壁裏罵柳洪道：「都是你這老烏龜老猓才，不分青紅皂白，生生的要了你的女兒命了。那一個剛才送縣，這一個就上了吊了，這個名聲傳揚出去，纔好聽呢。柳洪聽了此言道：「幸虧你提醒我，似此事如何辦理，且先想個主意要緊。馮氏道：「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只好說小姐得了個暴病，有些不妥，先著人悄悄抬個棺材來，算是預備後事。與小姐冲喜，却暗暗的將小姐感殮了，浮厝在花園敝廳上，候過了三朝五日，便說小姐因病身亡，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柳洪聽了，再也不想出別的高主意，只好依計而行。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所有小姐素日惜愛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感殮了，便叫家人暗暗抬至花園，停放敝廳員外安人，惟有悲泣而已。停放已畢，惟恐有人看見，便將花園門鎖起來，所有家人每人賞了四兩銀子，以壓口舌。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喚驢子，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老僕，只因雙目失明，柳家念他出力多年，便在花園後門外蓋了三間草房，叫他與他的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又可以看守花園。這日牛驢子爹了四兩銀子回來，馬氏問道：「此銀從何而來？驢子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言小姐感殮的東西，實在的不少，甚麼鳳頭釵，又是甚麼珍珠花翡翠環，這個那個說了一遍。馬氏聞言，暗暗垂涎道：「可惜了兒的這些東西，你沒有膽子，你若有膽量，到了夜間，只隔着一段牆，偷兒的進去盜了半生吃，喝不盡，只聽那屋牛三道媳婦你說的，這是甚麼話？柳家員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人要天理良心，報應要緊。驢兒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驢子聽了，暗暗叫他女人預備吃飯，吃過了，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掖在腰間，等到將有二鼓，他直奔花園而來，未知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僮侍主俠士揮金

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扳住牆頭，縱身上去。他往裏一跳，竟奔敝廳而來。見棺材停於中間，猛然想起柳小姐入殮之時，形景不覺駭怕起來，暗暗說不好說，時只覺得身子發軟，就坐在敝廳欄杆踏板之上，略定了定神，來到敝廳之上，對了棺木，雙膝跪倒，暗暗祝道：「牛驢子實在窮苦，小子今日暫借小姐的簪環衣服，一用，如日後充足了，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鏢鏢祝畢，起來將板斧放下，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盡力往上一擡，那棺蓋就離了位了。他便往左邊一跨，又跨到右邊，也是用雙手托住往上一擡，他却往右邊一跨，那材蓋便斜橫在材上，才要動手，忽聽哎呀一聲，便嚇的半响出不出氣來，又見小姐掙扎起來，口中說道：「多承公公指引，驢子喘息喘息，想道：小姐他會

遠了魂了。又一轉念，他縱從還魂，正在氣息微弱之時，我這再上去將他摺住咽喉，他依然是死，我照舊發財，有何不可呢？想至此，煞神又附體，立起身來，從老遠就將兩手比要摺的式樣，尚未到棺材，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驢子又不敢咬呀，只疼得他咬緊牙，捧着手，在廳上打轉，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身穿夜行衣服，竟奔驢子而來，瞧着不好，剛然要跑，已被那人一脚跌倒在地。驢子道：「爺爺饒命，那人便把驢子按在地上，用一刀一晃道：『我且問你棺木內死的是誰？』驢子道：『是我家小姐。』昨日吊死的那人吃驚道：『你家小姐是爲何吊死？』驢子道：『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我家小姐就吊死了。不知是何緣故？只求爺爺饒命。』那人道：『你初念貪財，還可以饒恕，後來又生殺人之心，便是可殺。刀已落將下來，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自從贈了顏生銀兩之後，他先到祥符縣，他將柳洪打聽明白，已知道此人怪客，必然嫌貧愛富，後來打聽顏生到此，甚是相安，正在思疑，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很爲詫異，故此晝夜到此，打聽個水落石出。已知顏生負屈含冤，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適才問了驢子，方才明白，既將牛驢子殺了，又見小姐還魂，就高聲叫道：『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快來救人！』又向那角門，噙的一脚連門帶框，俱各歪在一邊，他却飛身上房，竟奔柳洪的住房去了。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前後半夜掉換，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了魂了。』又聽吶哝一聲响，兩個嚇了一跳，連忙順着聲音，打着燈籠，一照見花園角門，連框子俱各歪在一邊，二人放着胆子，進了花園，趁着月色，先往做廳上一看，見棺材蓋橫在棺上，連忙過去細看，見小姐坐在棺內，二人見了，悄悄說道：『誰說不是活了？』快報員外安人去，剛然回身，只見那邊有一塊黑忽忽的，不知是甚麼，打過燈籠一照，却是一個人，一個說道：『影計，這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躺在這裏呢？又聽那人道：『這是個甚麼稀瀆的驢子？我一脚阿呀，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敢則是被人殺了，快快報知員外。』小姐還魂了，柳洪聽了，即刻叫開角門，馮氏也連忙起來，喚齊僕婦丫環，俱往花園來，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預先跑來，扶着小姐，呼喚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不勝歡喜，大家攙扶出來，田氏轉身背負著小姐，僕婦攙扶，左右圍隨，一直來到綉閣，安放妥協，又灌薑湯少許，漸漸的甦醒過來，容小姐靜一靜，定安神，止有乳母田氏與安人小丫環等在左右看顧，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柳洪便道：『你二人在此作甚？』二人道：『等員外回話，咱們花園騎着一個死人呢。』柳洪聞聽，大驚道：『如何有死人呢？』二人道：『員外隨我來看看，就知道了。』不是個生人，却是個熟人，柳洪跟更夫進了花園，來至做廳，更夫舉起燈籠，照著柳洪，見滿地是血，戰戰兢兢，看了多時，道：

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被人殺了呢。又見棺蓋橫著，旁邊又有一把板斧，猛然省悟道：別是他前來開棺盜尸罷。如何棺蓋橫過來呀。更夫說道：員外爺想的不錯。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難道他見小姐活了，他自己抹了脖子。柳洪無奈，只得派人看守，準備報官相驗。先叫人找了地保來，告訴他此事。地保道：日前捨死了一個丫頭，尚未結案。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此事就說不得了。只好員外爺辛苦，同我走一踫。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只得進內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不料來至房間屋內，見銀櫃的鎖頭落地，蓋已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查對散碎銀兩，俱各未動。單整封銀兩，短了十封。心裏這一陣難受，不知如何是好。發了會子怔，叫丫頭去請安人，一面秤了一兩六錢零的銀子，算是二兩。央地保呈報，地保得了銀子，自己去了。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不覺淚下。馮氏便問：叫我有甚麼事。女兒活了，應該喜歡為何倒反哭起來了呢。柳洪便將銀子失去十封的話說了一遍。如今意欲報官，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洪氏聽了，也覺一驚。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連說不可。現在咱們家有兩條人命的大案，尚未完結。如今為丟銀子，又去報官，別的都遺失單單的，丟了十封銀子，這不是提官府的醒兒嗎。可見咱家積蓄多金，他若往歪裏一問，只怕再花幾十封也未必能結案。依我說，這十封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痛，算是丟了罷。柳洪聽了此言，深為有理。只得罷了。且說馬氏攬撥丈夫前去盜尸，以為手到成功，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見回來。看看天已發曉，忽聽有人敲門。道：牛三哥，婦人問誰將門開了一看，原來是檢糞的李二。李二一見馬氏，便道：驢子姪兒，不知為何被人殺死，在那花園子裏面了。你們員外報官了，少時就要來相驗了。牛三已在屋內聽見，道：好呀，你們幹的好事呀。有報應沒有。昨日那們攔你們，你們不聽到底兒，遭了報了。這不教員外受累麼。李老二你拉了我，等着官府來了，我攔驗就是了。說著話，拿了明杖，叫李二拉着他，竟奔員外宅裏來。見了柳洪，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員外甚是歡喜，又教導了好些話，又將裝小姐的棺木，挪在閒屋，算是為你買的壽木。及至官府到來，牛三攔驗情願具結領尸，不必細表。且說顏生在監，多虧了雨墨服侍，不至受苦。自從那日過下堂來，至今並未提審，反覺得心神不定，忽聽得牢頭將雨墨叫將出來，在獄神廟前，便發話道：小夥子，你今兒得出去了。我不能替你，就驚兒，再者你們相公今兒晚上也該受用受用了。雨墨一見不是話頭，便道：大叔，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望大叔將就買牢頭道：我們早已可憐過了。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我們都餓死了。雨墨見他如此神情，心中好生為難，急得淚流滿面，痛哭不止，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忽見監門口有人叫買頭兒，買頭兒快來呀。買牢頭道：是我這裏說話呢。那人又道：你快來有話說。

買牢頭道：甚麼事這們忙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麼？也是大歲夥兒分，那外邊說話的，乃是吳禁子頭兒，他便問道：你又駁辯誰呢？買牢頭道：就是顏春敏的小童兒，吳頭兒道：阿呀，我的大爺，怎麼你惹他呢？人家照應到了，這位姓白剛方到衙門口，略一點染，就是一百兩呢！少時就進來了，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着，伺候着罷。牢頭聽了，連忙回身，見雨墨還在那裏哭呢，連忙上前道：老雨呀，你怎麼不禁嚇呢？說說笑笑，你怎麼就認起真來？我問你：你家相公可有姓白的朋友嗎？雨墨道：並沒有姓白的。買牢頭道：你藏奸，你還惱着我呢？我告訴你，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瞧你們相公來了，說話間，只見該值的頭目陪着一人進來，頭帶武巾，身穿月白花氈，內襯一件桃紅襖袍，足登官靴，另有一番英雄氣概。雨墨見了，很像金相公，却不敢認，只聽那武生叫道：雨墨，你敢是也在此麼？好孩子，真正難為你雨墨聽了此言，不覺的落下淚來，連忙上前參見道：誰說不是金相公呢？暗暗忖道：如何聲音也改了？他卻那裏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裏？不知雨墨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且說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裏？買牢頭不容雨墨答言，他就說：顏相公在這單間屋內，都是小人們伺候。白玉堂道：好，你們用心服侍，我自賞賜。買牢頭連連答應，白五爺來至屋內，見顏生蓬頭垢面，且刑具加身，已然形容憔悴了，連忙上前執手道：仁兄如何遭此冤枉？說至此，聲音悲切，誰知顏生他却毫不動念，顏生便說道：噫，愚兄愧見賢弟，賢弟到此何幹？那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惟有羞容滿面，心中暗暗點頭，誇道：顏生真乃英雄也，便問此事因何而起？顏生道：賢弟問他怎麼？白五爺道：你我知己弟兄，非泛泛可比。難道仁兄還瞞着小弟不成？顏生無奈，只得說道：此事皆是愚兄之過，便將繡紅管束，愚兄並未看見，束上是何言詞？因有人來，便將束兒放在書內，誰知此束遺失，到了夜間，就生出事來，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後來多虧雨墨打聽明白，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全是為顧愚兄，愚兄自恨遺失束約，釀成禍端，兄若不應承，難道還攀扯閹閣弱質，壞他的清白？愚兄惟有一死而已。白玉堂道：仁兄知恩報恩，舍已成仁，原是大丈夫所為，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念乎？一句話，却把顏生的傷心招起，不由的淚如雨下。半响說道：事成不改，命中所造，自料難逃，愚兄死後，望賢弟照看家母，兄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說罷，痛哭不止，雨墨在旁亦落淚。白玉堂道：仁兄且自寬心，凡事還要再思，雖則為人也當為己，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

何不到那裏伸訴冤呢。顏生道：賢弟此言差矣。此事乃是兄自行承認的，又何必向包公那裏分辯去呢。白玉堂道：仁兄雖如此說，小弟惟恐本縣詳文若到開封，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那時又當如何。顏生道：書云：匹夫不可奪志也。况愚兄乎。白玉堂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他便另有個算計了。便叫雨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白玉堂叫伴當擎出四封銀子，對他二人說道：這是銀子四封，賞你二人一封，散給眾人一封，餘下二封，便是伺候顏相公的。從此後，顏相公一切事體，全是你二人照管，倘有不到之處，我若聞知，却是不依的。二人屈膝謝賞，滿口應承。白玉堂又對顏生道：這裏諸事，妥協小弟要借雨墨隨我幾日，不知仁兄叫他去否。顏生道：他在此也無事，賢弟只管將他帶去。雨墨欣然叩辭了。顏生跟隨白玉堂出了監中，到了無人之處，雨墨便問白玉堂道：老爺將小人帶出監來，莫非叫小人瞞著我家相公，上開封府呈控麼。一句話問的，白玉堂滿心歡喜道：你小年紀，竟有如此聰明，真正罕有。我原有此意，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雨墨道：小人若不敢去，也就不問了。自從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後，小人就要上京內開封府控告去。只因監內無人伺候，故此就延至今。今日又見老爺言語之中，提撥我家相公，我意思竟被你猜着了。我告訴你，你家相公爺一說要小人跟隨幾天，小人就明白爲着此事。白玉堂哈哈大笑道：我的意思竟被你猜着了。我告訴你，你家相公入了情魔了，一時也化解不開，須到開封府去，方能打破迷關。你明日就到開封府，就把你家相公無故招承認罪原由，申訴一番。包公自有斷法。我在暗中給你安置安置。大約你家相公就可脫離此災了。說畢，便叫伴當給他十兩銀子。雨墨道：老爺前次賞過兩錠銀子，小人還沒使呢。老爺改日再賞罷。白玉堂點頭道：你今日就往開封府去，在附近處住下。明日好去伸冤。雨墨竟奔開封府去了。誰知就是此夜，開封府出了一件詭異的事。包公每日五更上朝，包興李才預備伺候一切冠帶袍服、茶水羹湯，俱各停當。只等包公一呼喚，便諸事齊整。這日二人正在靜候，忽聽包公咳嗽，包興連忙執燈掀起簾子來，至裏屋來，剛要將燈在桌上一放，不覺駭目驚心，失聲道：哎呀，包公在帳子內問道：甚麼事。包興道：是那裏來的刀呀。包公聽見，急披衣坐起，撩起帳子一看，果是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橫在桌上。刀上還壓著柬帖兒，便叫包興將柬帖拿來，我看包興將柬帖從刀下抽出，持著燈遞給相爺一看，見上面有四個大字，寫著：顏春敏冤。包公忖度了一會，不解其意，只得且自上朝。俟朝散之後，再慢慢的訪查到了朝中，諸事已完，便乘轎而回。剛至衙門，只見從人叢中，跑出一個小孩子來，在轎旁跪倒，口稱冤枉，却好王朝來到，將他擎住。包公立刻升堂，便說帶那小孩子。王朝進了角門，將雨墨帶上堂去。雨墨便跪倒，向上叩頭。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叫甚麼名字，爲着何事，訴

上來。雨墨道：小人名叫雨墨，乃武進縣人，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縣投親，包公道：你主人叫甚麼名字？雨墨道：姓顏名春敏，包公聽了顏春敏三字，心中暗想道：原來果有顏春敏，便問道：投在甚麼人家？雨墨道：就是雙星橋柳員外家，名叫柳洪，他是小主人的姑父，誰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此時却是續娶的馮氏安人，只因柳洪膝下有個姑娘，名叫金蟬，是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爲妻，小人的主人原奉母命前來投親，一來在此讀書，預備明年科考，二來爲的是完姻，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在花園，他不懷好意，說我主人將了孀婦紅搭死在內角門以外，小人與主人時刻不離左右，並未出花園的書齋，如何會在內角門搭死了？孀婦呢？不想主人被縣裏拿去，竟滿口應承，說情願抵命，不知是甚麼緣故，因此小人到相爺臺前，懇求相爺作主，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沈吟半晌，便問道：你可知道小姐那裏？除了繡紅還有幾個？孀婦呢？雨墨道：聽得說小姐那裏，就只一個了，孀婦紅還有個乳母田氏，這個乳母便是個好人，小人進內取茶飯時，就向小人說：園子空落，你們主僕在那裏居住，恐有不測之事，須要小心，依我說，莫若過一兩天，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包公暗暗的躊躇道：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麼？何不如此如此看是如何？想罷，便叫將雨墨帶下去，立刻吩咐差役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不許串供，又吩咐到祥符縣，提顏春敏到府聽審，包公暫時退堂用飯畢，正要歇息，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柳洪到案，老爺吩咐伺候升堂，將柳洪帶上堂來，問道：顏春敏是你甚麼人？柳洪道：是小兒內姪，包公道：他來此作甚麼來了？柳洪道：他在小兒家讀書，爲的是明年科考，包公道：聞聽得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可是有的麼？柳洪道：暗約道：怪不得人說包公斷事如神，我家裏事他如何知道呢？至此無奈，只得說道：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包公道：你可會將他留下？柳洪道：留下在小兒家居住，包公道：你家孀婦紅可是服侍你的女兒麼？柳洪道：是從小兒跟隨小女的，包公道：爲何死的？柳洪道：就是顏春敏扣喉而死的，包公道：甚麼時候死的？死於何處？有何見證？柳洪道：及至小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却是死在內角門以外，死屍之旁，落下把扇子，却是顏生的名款，因此才知道是顏生所害，包公聽了，想了想了半晌，見差役回道：乳母田氏傳到，包公叫將柳洪帶下去，即將田氏帶上堂來，田氏那裏見過這樣堂威，已然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衣而戰，包公問道：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麼？田氏道：婆子便是，包公道：了孀婦紅爲何死的？從實說來，田氏到了此時，那敢撒謊，便把如何聽見我家員外安人私語要害顏生，自己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銀兩，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不知何故竟將繡紅搭死了，偏偏又落下一把扇子，連那個字帖兒，我家

員外見了，氣的了不得，就把顏姑爺送了醫，誰知我家小姐就上了吊了。包公聽至此，不覺愕然道：「怎麼柳金蟬竟自死了麼？」田氏道：「死了之後又活了。」包公又問道：「如何又會活了？」田氏道：「皆因小姐裝殮了，停放後花園內，做廳上，誰知半夜裏有人嚷說：『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大家夥兒聽見了，過去一看，誰說不是活了？呢棺材蓋也橫過來了，小姐在棺材裏坐著呢。包公道：『棺材蓋如何會橫過來呢？』田氏道：『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犢子偷偷兒盜尸去，他見小姐活了，不知他又怎麼抹了額子了。』包公聽畢，暗暗思想道：「可惜金蟬一番節烈，竟被無良的顏生辜負了！可恨顏生既得財物，又將繡紅搯死，其為人的品行，就不問可知了。」便叫帶雨墨左右，即將雨墨帶上堂來，包公把驚堂一拍，道：「好狗才！你說你主人並未離過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不知雨墨回答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劍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且說包公一聲斷喝，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雨墨道：「相爺若道扇子，其中有個情節，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他是現在馮氏安人的姪兒，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後來他要我主人扇子瞧，却把他的扇子，就求主人寫，我家主人不肯寫，他不依，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等他寫好了，再換，相爺不信，打發人取來，這時仍在筆筒內，插著的扇子，就是馮君衡的小人，斷不敢撒謊，忽見包公哈哈大笑，立刻出籤，捉拿馮君衡到案，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春敏解到，包公便叫將田氏帶下去，叫雨墨跪在一旁，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已然看出破綻，便叫帶顏春敏，顏生此時鑰鎖加身，來到堂上，一眼看見雨墨，心中納悶道：「他到此何幹？左右上來去了刑具，顏生跪到包公道：『顏春敏抬起頭來，顏生仰起面來，包公見他雖然蓬頭垢面，却是形容俊美，良善之人，便問如何將繡紅搯死，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一字不改，訴將上去了。』包公點一點頭道：『繡紅也真正的可惡，你是柳洪的親戚，又是客居他家，他竟敢不服使喚，口出不遜，無怪你憤恨，我且問你：你是甚麼時候出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甚麼時候搯死了繡紅？他死於何處？請來聽包公問到此處，竟不能答，暗暗的道：『好利害，我如何說得出來？』正在為難之際，忽雨墨在旁哭道：『相公此時還不說明，真個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懸念，麼顏生一聞此言，觸動肝腸，又是著急，又是愧，不覺淚流滿面，向上叩頭道：『犯人實實罪該萬死，惟求相爺筆下超生，那日繡紅送東之後，犯人剛然要看，恰值馮君衡前來借書，犯人便將此東掖在案頭書內，誰知馮君衡去後，偏尋不見，再也無有犯人，並

不知有內角門之約。那包公聽了，便覺了然。只見差役回道：馮君衡拿到，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立刻帶馮君衡上堂。包公見他兔耳鷹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輩。把驚堂木一拍，道：馮君衡，快將假名盜財因姦致命從實招來。左右連聲催嚇，講講馮君衡道：沒有甚麼招的。包公道：請大刑左右將三根木望地下一擲。馮君衡害怕，只得口吐實情。將如何換扇，如何盜束，如何二更之時，拿了扇束，冒名前去，只因纏紅要喊，如何將他扣喉而死，又如何撒下扇束，提了包袱，銀兩回轉書房，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包公問明，叫他畫了供，立刻請御刑王馬張趙將狗頭鏟了來。還是照舊章程，登時將馮君衡鏟於丹墀之下。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顏生主僕，誰敢仰視。剛將尸首打掃完畢，御刑仍然安放堂上，忽聽包公道：帶柳洪這一聲，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爬至公堂之上。包公道：我把你這老狗，顏生受害，金蟬懸梁，纏紅遭害，驢子被殺，以及馮君衡遭刑，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的起見。今將你廢於鏟下，大概不委屈於你。罷柳洪聽了，叩頭碰地道：望相爺開天地之恩，饒恕小老兒改過自新，以贖前愆。包公道：你既知要贖罪，聽本閣吩咐。今將顏生交付與你，就在你家攻書。所有一切費用，你要好好看待。俟明年科考之後，中與不中，即便完姻。倘顏春敏稍有疎虞，我便把你拿來，仍然廢於鏟下。柳洪道：小老兒願意。包公便將顏春敏雨墨叫上堂來道：你讀書要明大義，為何失大義，而全小節。自今以後，必須改過，務要好好讀書。按日期將窗課送來。本閣與你看視，倘得寸進，庶不負雨墨一片為主之心。顏生向上叩道：謹遵台命。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柳洪攜了顏生的手，顏生攜了雨墨手，又是歡喜，又是傷心。下了丹墀，同了田氏一齊回家去了。此案已結。包公退堂來至書房，便叫包興請展護衛，你道展昭幾時回來的，他却在顏春敏白玉堂之先，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敘寫，必須要說一番。展爺自從救了老僕顏福之後，那夜便趕到家中，見了展忠，將茉莉花村比劍聯姻之事，述說一回。彼此換劍作爲定禮，便將湛盧寶劍給他看了。展忠滿心歡喜，展爺又告訴他，現在開封府有一件緊要之事，故此連夜趕回家中，必須早赴東京，展忠說作皇家官，理應報效朝廷，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爺自請放心。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立刻起程，竟奔開封府而來。及至到了開封府，便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却不提白玉堂來京，不過略問了一問，問有甚麼事故，有否大家俱言無事。又問展爺道：大哥原告兩個月的假，如何恁早回來。展爺道：回家祭掃完了，在家無事，莫若早些回來，省得臨期匆忙。也就遮掩過去。他却參見了相爺，暗暗將白玉堂之事說了。吩咐嚴加防範，設法擒拿。展爺退回公所，自有衆人與他接風洗塵。一連熱鬧幾天，展爺却每夜的防範，並不見甚麼動靜。不想由顏春敏案中，生出奇案留刀之事。

包公雖然疑心，尚未知虛實。如今此案已經斷明，果係顏春敏冤，應了東上之事。包公想起留刀之人，便退後堂。來至書房，請展爺展爺隨着包興進了書房，參見包公。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蹤詭密，令人可疑，護衛須當嚴加防範。才好。展爺道：「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也就有些疑心。這明是給顏春敏辨冤，暗裏却是透信，據卑職想，留刀之人，恐是白玉堂。」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包公點頭。展爺退出。來至公所，已然掌上燈燭，大家擺上酒飯。彼此就坐。公孫先生便問展爺道：「相爺請吾兄有何見論？」展爺道：「相爺爲寄柬留刀之事，叫大家防範些。」王朝道：「此事原爲顏春敏明冤，如今既已斷明，顏生已歸柳家去了。此時又何必防甚麼呢？」展爺此時却不能不告訴眾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便將在梨花村比劍聯姻，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貓。故此劣兄一聞此言，就急急趕來。公孫先生猛然省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却要與大哥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甚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己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却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噴大哥號稱御貓之故。」展爺道：「賢弟所說有理。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他若真個爲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不稱御貓，亦有何不可？」趙虎擎着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這御貓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倘若是個甚麼白糖，他若來時，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沖著喝了。剛說至此，只聽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在打那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只聽啣啣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展爺嚇了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暗暗將寶劍拿在手中，却把榻扇假做一開，只聽拍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展爺這才把榻扇一開，一伏身，躡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颼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隨架隨招。兩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著青色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難道我還怕你不成，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喉，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啣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上去。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爺又躍身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上房。展爺趕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展爺不敢緊追，恐有暗器，却退了幾步。從這邊房脊，剛要越過，瞥見眼前一道寒光，忙說不好，把頭一低，剛躲過面門，却把頭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嚕嚕滾下去。方知是個石子。展爺往脊後的那邊一望，那人早已去了。此際公所之內，王馬張趙帶領差役燈籠火把，各執器械，俱從角門繞過，遍處搜查。那裏有個人影兒呢？惟有楞爺趙虎怪叫，吆喝一路亂嚷。展爺已從上房下來，找着頭巾，回到公所穿了。」

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二人即便隨同包興一同來至書房，參見展爺，便說方才與那人交手情形，未曾拿獲，實卑職之過。包公說：「黑夜之間，焉能一點成功？據吾想來，惟恐他別生枝葉，要囑咐閣下務要小心，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二人退出來至公所，大家計議，惟有趙虎噉著嘴，再也不言語了。自此夜之後，却也無甚動靜，惟有小心而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自從白玉堂離莊，算來將有兩月，未見回來，又無音信，甚是放心不下。每日坐臥不安，雖有韓徐蔣三人解慰，無奈盧方實心忠厚，再也解釋不開。一日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盧方道：「自我弟兄結拜以來，朝夕相聚，何等快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逞強，務必與甚麼御貓較量，至今去了兩月有餘，未見回來。劣兄好生放心不下。四爺蔣平道：「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傲，而且不服人勸。小弟前次略略說了幾句，險些兒與我反目。據我看來，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徐慶說：「四弟那日不是你說他，他如何會賭氣，私自走了呢。全是你多嘴的不好。盧方道：「五弟此去，倘有疎虞，那時怎了？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不知眾位賢弟以為如何。蔣平道：「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韓彰道：「四弟去不得，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上下。倘若得上風，那還罷了他若拜了，下風再想你的前言，為何還肯得回來，你是斷去不得的。徐慶接言道：「待小弟前去如何。盧方聽了，卻不言語，知道徐慶為人粗魯，是個混帳，他這一去，不但不能找回五弟，還要鬧出事來。韓彰心中明白，便道：「三弟要去，待劣兄同去如何。盧方答言道：「若得二弟同去，劣兄稍覺放心。一點蔣平道：「此事因我起見，如何二哥三哥辛苦，小弟到安逸呢。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盧方道：「若得四弟同去，劣兄更覺放心。明日就與三位賢弟，鑲行便了。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柳員外求見。盧方聽了，便道：「此係何人。蔣平道：「知此人他乃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姓柳名青，綽號白面判官，不知他來此為着何事。盧方道：「三位賢弟，且先迴避，待劣兄見他，吩咐莊丁快請。盧方也就迎了出去，見他身量，却不高大，衣服甚是鮮明，白額鬚一張面皮，暗合著惡態，著裹着眼睛，明露著鬼計多端，彼此相見，各通名姓。盧方便執手讓至待客廳上，就坐獻茶。盧方便問道：「久仰芳名，未能奉謁，今蒙降臨，有屈台駕，不知有何見教，敢乞明示。柳青道：「小弟此來，不為別事，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尚義，故此斗胆前來，只因

做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却是太師龐吉之外甥。此人淫慾貪婪。剝削民脂。造惡多端。刻下爲與龐吉慶壽。他備得松景八盆。其中暗藏黃金萬兩。以爲趨奉獻媚之資。意欲將此金刮下。非是小弟貪愛。此金因做處連年荒旱。卽以此金賑濟。以籽民困。奈小弟獨力難成。故此不辭跋涉。仰望盧兄幫助。是幸。盧方聽了。便道。弟蝸居山莊。原是本分人家。至行劫竊取之事。不是我盧方所爲。足下此來。竟自徒勞說罷。一執手道。請了。柳青聽盧方之言。只羞的滿面通紅。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暗道。盧方原來是這等人。如此看來。義在那裏。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站起來也說。二個請字。頭也不回。竟出門去了。誰知莊門却是兩個相連。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了一個莊丁。迎頭攔住。道。柳員外暫停貴步。我們三位員外到了。柳青回頭一看。只見三個人。走那邊過來。仔細留神。見三個人。高矮不等。胖瘦不一。各具一種豪俠氣概。柳青只得止步。蔣平向前道。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麼。蔣平指着二爺三爺道。此是我二哥韓彰。此是我三哥徐慶。柳青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請了。說罷。回身就走。蔣平趕上前道。柳兄不要如此。方纔之事。弟等皆知。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爲。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無暇及此。誠非有意拒絕。每兄望乞海涵。弟等替大哥陪罪。說罷。就是一揖。柳青見蔣平慇懃勸慰。只得止步。轉身道。小弟原是仰慕兄長的義氣。干雲故此不辭跋涉而來。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使小弟好生的抱愧。二爺韓彰道。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多有得罪。柳兄不要介懷。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敘。柳青只得轉身進了那邊的莊門。也有五間客廳。韓彰將柳青讓至上面。三人陪坐。莊丁獻茶。蔣平又問了一番。鳳陽太守的過惡。又問柳兄既有此舉。但不知用何計策。柳青道。小弟現有師傅的蒙汗藥。斷魂香。到了臨期。只須如此如此。便可成功。蔣爺韓爺點了點頭。惟有徐爺鼓掌大笑。連說好計好計。大家歡喜。蔣爺又對韓徐二位道。此事須要瞞着大哥。如今你我俱在這邊。惟恐大哥又要煩悶。莫若小弟去到那邊。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裏打點行裝。小弟在那裏陪着大哥。二位兄長在此陪着柳兄。庶乎兩便。韓彰道。四弟所言甚是。你就那邊去罷。蔣爺却別了柳青。與盧方解悶去了。這裏柳青復問道。盧兄爲着何事煩惱。韓彰就把白五弟要會御貓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兩月有餘。毫無信息。因此大哥又是思念。又是着急。柳青聽至此。嘆道。原來盧兄這樣愛友的朋友。小弟幾乎錯怪了。然而何不前去呢。徐慶道。何嘗不是呢。原是俺要去找老五韓爺道。幸喜柳兄前來。明日正好同往。一來爲尋五弟。二來又可暗辦此事。豈不是兩全其美。麼。柳青道。既如此。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小弟在前途恭候。說罷。立起身來。韓爺徐爺也不強留。定準了時候。地方執手告別。到了次日。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兄弟四人吃過。已畢。盧方又囑咐了許多的言語。方

將三人送出莊門，觀看他們去了，立了多時，才轉身回去。他三人踱步向前，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他等只顧劫取孫珍的壽禮，未免耽延時日，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鬧了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自與南俠比試之後，悄悄回到旅店，思忖道：我看松展的本領，果然不差。當初我在苗家集，會過夜行之人，至今耿耿在心。今見他步法形景，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若真是他，則是我意中朋友。想那稱貓之號，原不是他出於本心，乃是聖上所賜。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貓，如何能教我知道我錦毛鼠的本領呢？我既到了東京，何不到皇宮內走走，倘有機緣，略施展施展，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二來也顯顯我們陷空島的人物。三來我做的事，聖上知道必交開封府，再沒有不叫南俠出頭的。那時我再設個計策，將他誣入陷空島，奚落他一回，是貓兒捕了耗子，還是耗子咬了貓？縱然斧鉞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但只一件，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待我明日找個很好的住處，隱了身體，那時叫他們望風捕影，也知道姓白的利害。他既橫了心，立了此志，就不顧甚麼紀律了。單說內苑的高壽山，有個總管姓郭名安，他乃郭槐之姪，自從郭槐遭誅，深恨陳琳，以為陳琳有意與郭門作對。當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總管，尚且被他置之死地。何況如今他是都堂，我是總管，以大壓小，更是容易。怎麼想個法子，將他害了一來與叔叔報仇，二來也免得日夜担心。一日晚間，正在思想，忽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來，雙手捧至郭安面前。郭安接茶，慢飲這何太監年紀不過十五六歲，極其伶俐，郭安素來最喜歡他。他見郭安默默不語，搭訕著說道：前日雨前茶，你老人家喝着沒味兒。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裏，合夥件們弄一瓶上用的龍井茶來，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你老人家喝着這個如何？郭安道：也還罷了。只以後你倒少要到都堂那邊去，他那裏黑心人，多你小孩子家，懂的甚麼，萬一叫他們害了，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麼？何常喜聽了，暗暗轉道：聽他言語之內，有因他別與都堂有甚麼過不去，致則這們着麼？便道：若不是你老人家教道，奴婢那裏知道呢？但只一件，他們是上司衙門，往往的搭個短兒，你老人家還担的起。若是奴婢那裏還攔得住呢？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懂事，時常去到那裏，叔叔長，大爺短，合他們鬼混，明是附他們好兒，暗裏却是打聽他們的情事。就是他們定着壞心，也不過仗着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郭安聽了，心中猛然一動，便道：你常去可聽見他們有甚麼事呢？何常喜道：卻到沒有聽見甚麼事。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見他們拿着一匣人參，說是聖上賞都堂的，因為都堂有了年紀，神虛氣喘，嗽聲不止，未免得當初操勞太過，如今百病乘虛而入，因此賞參要加上別的藥味，配甚糜藥酒，每日早晚喝些，最是消除百病，益壽延年。郭安聞聽，不覺發恨道：他還要益壽延年，恨不能他立刻傾身方消。

我心頭之恨，不知郭安怎生謀害陳琳，且看下面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妝

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道：奴婢瞧都堂爲人行事，却是極好的，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錯，怎麼這樣恨他呢？想來都堂是他跟人不好，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郭安道：你小人家不懂得聖人的道理，聖人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害了我的叔叔，就如父母一般，我若不報此仇，豈不被人說笑？我久懷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是用人參做酒，這是你老人家愛我，何太監道：他用人參乃是補氣養神的，你老人家怎麼倒說天賜其便呢？郭安道：我待你如何，常喜道：你老人家愛我，如父子一般，誰不知道呢？郭安道：既如此，我這一件事，也不瞞你，你若能幫我辦成了，我便另眼看待於你，咱們就認爲義父子。你心下如何呢？何太監聽了，連忙跪下道：你老人家若不憎嫌，兒子與爹爹叩頭。郭安見他如此，真是樂的不得，便忙扶起來道：好孩子，真令人可疼。往後必要提拔於你，只是此事必須嚴密，千萬不可洩漏。何太監道：那是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囑咐呢？郭安道：我有個漫毒散的方子，也是當初老太監在日與尤奶奶商議的，沒有用着，我却記下這個方子。此藥最忌是人參，若吃此藥，誤用人參，不出七天，必要命盡。這都是人反裏頭的，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裏，請他來吃，他能吃了回去，再一喝人參酒，毒氣相攻，必然七日便死，不露痕迹。你說好不好？何太監說：此事卻用兒子做甚麼呢？郭安道：若請吃酒，用兩壺對酒，將來有個好歹，他們必疑惑酒裏有了毒了，那邊了得麼？如今只用一把壺對酒，這可就着用着你了。何太監道：一把壺裏怎麼能裝兩樣酒呢？郭安道：你進閣子上，將那洋蓼填金的銀酒壺拿來，何常喜果然拿來，在燈下一看，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略微粗些，底兒上却有兩個窟窿，打開蓋一瞧，見裏面中間却有一層隔膜，圓桶兒看了半天，却不明白。郭安道：你瞧不明白，我告訴你罷。這是你家送我的頑意兒，若要灌人的酒，叫他醉了，就用這個了。此壺名叫轉心壺，待我試給你看看，將方才喝的茶，還有半碗，揭開蓋灌入左邊，又叫常喜舀了半碗涼水，順着右邊灌入，將蓋蓋好，遞與何常喜，叫他斟，常喜接過，斟了半天，也斟不出來。郭安哈哈大笑，接來道：我先斟一杯水，將壺一低，果然斟出水來，又道：我再斟一杯茶，將壺一低，果然斟出茶來。常喜半天納悶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好老爺子，你細細告訴我罷。郭安笑道：你執着壺，用手托在壺底，要斟左邊，你將右邊窟窿堵住，要斟右邊，將左邊窟窿堵住，再沒有斟不出來的，千萬要記明白了。我就寫個帖兒，你此時就請去。明日十五，約他在此賞月，何

常喜答應，拿了帖子，便奔都堂這邊來了。剛過太湖石畔，只見柳陰之下，驀然來了一人，手中鋼刀一晃，光華奪目。又聽那人說道：「你要嚷，就是一刀何常喜嚇做一團。那人悄悄道：「俺將你細縛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樹之下。若明日交三法司，或開封府，你可要直言伸訴。倘若隱瞞，我明晚割你的首級。何太監連連答應，束手就縛。那人輕輕一提，他將放在太湖石畔，又叫他張口，填了一塊棉花，執着明晃晃的刀，竟奔郭安屋中。這裏郭安默等小太監何常喜，忽聽脚步聲響，以為是他回來，便問道：「你回來了？」外面答道：「俺來也。」郭安一抬頭，見一人持利刀，只嚇得嚇了一聲，有賊誰知頭已落地。外面巡更太監忽聽響了一聲，不見動靜，趕來一看，但見郭安已然被人殺死在地。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不敢耽延，回稟都堂。陳公公立刻派人查驗，又在各處搜尋，那柳樹之下，救了何常喜，鬆了綁背，擲出棉花，容他喘息，問他，他却不敢說，止於說綁我的那個人，會說來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明實說。若說錯了，他明晚還要取我首級呢。衆人見他說的話，內有因，也不敢追問，便先回稟了都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待明早啓奏，便了。次日五更，天子尚未臨朝，陳公公先進內請了安，便將萬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縛，一切言語，俱各奏明。仁宗聞奏，不由的詫異道：「朕之內苑，如何敢有行凶動手之人？胆量也就不小呢。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陳公公領旨，才待轉身。天子又道：「今日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伴伴隨朕一往，陳琳領旨出來，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然後又傳聖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掌管忠烈祠的太監知道，聖上每逢朔望，必來拈香，早已預備聖上龍駕到忠烈祠。天子朝上，禱祝拈香至誠的很呢。拈香已畢，仰觀含德，猛回頭，見西山牆上白粉之上，字跡淋漓，心中暗道：「此處却有何人寫字？不覺移步近前，仰視，老伴伴見聖上仰面觀視，心中也是狐疑。此字是何人寫的呢？幸喜字體大，看的真切，却乃是一首五言絕句詩，寫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爐香。詞語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聖上便問道：「此詩何人所寫？陳琳道：「奴婢不知。待奴婢問來，轉身將管祠的太監喚來，詢問。此詩來由，這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跪奏道：「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聖上必要親臨，昨日帶領多人，細細打掃，拂去浮塵，各處留神，並未見有此詩句。如何一夜之間，竟有人擅敢題詩呢？奴婢實係不知。仁宗猛然省悟道：「朕却明白此事，你看題詩之處，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題寫。題詩的，即是殺人的，殺人的，即是題詩的。且將首相包御史來見朕，不多時，包公來到，參見了聖駕。天子便將題詩殺命的原由，說了一番，包公聽了，只得啓奏，待臣慢慢訪查，却又踏看了一番，再無形跡，便護從聖駕還宮。然後急急乘輪回衙，立刻升堂，將何常喜審問。何太

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琳。現有轉心壺。還有茶水爲證。便將捆他的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說的是何言語。一字不敢撒慌。從實訴將出來。包公聽了。便回轉書房。請了展爺公孫策來。大家商議一番。二人也說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爲。無疑須要細細訪拿。才好次日。包公入朝。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天子聞聽。便覺歡喜。稱贊道。此人雖是暗昧。他却秉公除邪。卿家必須細細訪查。不拘時日。務要將此人拿住。朕要親覽。包公領旨到了開封。又傳與衆人。誰不要建立此功。趙虎又想起當初扮花子的與頭。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遭呢。叫小子又備了行頭。此次却不隱藏。改扮停當。就從開封府角門內。大搖大擺的出來。招的衆人無不嘲笑。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後來跟的人多了。真是可厭得很。咧。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且說趙虎扮做花子。見跟的人多了一時性發。他便拽開大步。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遙。看了看。左右無人。方將脚步放緩了。往前慢慢走。就覺着一陣陣的涼風。先前還掙扎的住。後來日色西斜。金風透體。那裏還攔的住呢。望見那邊廂有一破廟山門。倒壞殿宇坍塌。東西山牆孤立。便奔到山牆之下。蹲下身。體以避北風。自己未免後悔。不該穿着單寒行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衣衫襤褸。與自己相同。却夾着一團乾草。竟奔到大柳樹之下。揚手將草往裏擲。一擲。却見他扳住柳枝。將身一縱。鑽在樹窟窿裏面去了。趙虎瞧見那人。覺得比自己暖和多了。忽見那裏又來一人。也是襤褸不堪。却也抱着一團乾草。也奔向這顆枯柳而來了。跟前不容分說。將草往裏一拋。只聽裏面人阿呀道。這是怎麼了。探出頭來一看。道你要留點神呀。爲何鬧了我一頭乾草呢。外邊那人道。老兄。恕我不知。敢則是你早來了。沒奈何。勻便勻便。咱二人將就在一處。又暖和。又不寂寞。我還有話合你說呢。說着。就將樹枝扳住。身子一縱。也鑽入樹窟之內。只聽先前那人道。我一人正好安眠。偏偏的你又來了。說不得只好打坐便了。又聽那人道。大廈千間。不過身眠七尺。咱二人。雖則窮苦。現有乾草鋪墊。又溫又暖。也算罷了。此時管保還有不如你我的。趙虎聽了。暗道。好小子。這是說我呢。我何不也鑽進去。作個不速之客呢。剛然走到樹下。又聽那人道。就是開封府堂堂的首相。他也有時竟一夜。睜着眼睛。不能安睡。難道他老人家還短了暖床熱被麼。又聽這個問道。相爺爲甚麼睡不着呢。那人又道。怎麼你不知道麼。只因新近宮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又在萬壽山殺命。奉旨將此事。交開封府查問。細訪你說這個無

影無蹤的事情。往那裏查去呢。忽聽這個道。此事我雖知道。我可沒那個膽子上開封府。那人道。這怕甚麼呢。你還丟甚麼嗎。你告訴我。我幫着你。好不好。這人道。既是如此。我告訴你。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那不是吉升店。廠來了一個人。年紀不大。好像樣兒。手下帶着從人。騎着大馬。將他們一個大店。帶佔了。說要等他們夥伴。聲勢很闊。因此我暗暗打聽。後來聽說此人姓孫。他於宮中有甚麼拉攏。這不是這件事麼。趙虎聽見不由的滿心歡喜。把冷付於九霄雲外。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立刻找了包興。回裏了相爺。如此如此。包公聽了。不能不信。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竟奔吉升店門。將差役安放。停當。然後叫開店門。店裏連忙開門。只見榜爺趙虎。當先便問道。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廝小二含笑道。正是前日來的。四爺道。在那裏。小二道。現在上房居住。業已安歇了。榜爺道。我乃開封府。奉相爺鈞諭。前來拿人。逃走了。惟你是問。店小二聽罷。忙了手脚。榜爺便喚差役人等。將上房門口堵住。叫小二叫喚說。有同事人找呢。只聽裏面應道。想是夥計趕到了。快請只見跟從之人。開了扁扇。趙虎當先來到屋內。那人剛纔下地。衣服尚在。揜着。趙爺急上前來。一把抓住。道。好賊呀。你的事犯了。只聽那人道。足下何人。放了手。有話好說。趙虎道。奉相爺鈞諭。特來拿你。有甚麼話說。只好上堂去說。孫將那人往外一拉。喝聲細了。又吩咐各處搜尋。却無別物。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趙爺卻不認得字。將書信擇在一邊。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爺成功。連忙進來。正見趙爺將書信擇在一邊。張龍忙擎起燈。下一看。上寫內信二封。中間寫平安家報。後面有年月日。鳳陽府署密封。張爺看了。就知此事有些舛錯。當着大衆。不好明言。暗將書信揣起。押着此人。且回衙門。再作道理。衆人來到開封府。急速裏了相爺。立刻升堂。趙虎當堂交差。當面去縛。張龍却將書信呈上。包公看了。便知此事錯了。只得問道。你叫何名。因何事來京。左右連聲催喝。那人回道。小人乃鳳陽府太守孫珍的家人。名喚松福。奉了我家老爺之命。押着壽禮。給龐太師上壽。包公道。甚麼壽禮。現在那裏。松福道。乃是八盆松景。小人有個同伴。名喚松壽。是他押着壽禮。尚在路上。還沒到呢。小人是前站。故此在吉升店住着等候。包公聽了。已知此事。舉錯無疑。只是如何開放呢。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好生難受。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便問道。你家壽禮內。可有甚麼夾帶。從實訴上來。只個一問。把個松福嚇得形色。惶惶。包公是何等樣人。見他如此光景。把驚堂木一拍。道。好大膽的狗才。你還不快說。松福連連叩頭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便了。心中暗暗道。好利害。不如實說了。省得皮肉受苦。便道。實係八盆松景內。暗藏着黃金萬兩。惟恐路上被人識破。故此埋在花盆之內。不想相爺明察秋毫。小人不致隱瞞。相爺不信。看書信便知。包公便道。這裏面

書信二封是給與何人的。松福道：「一封是給小人的老爺給太太爺的，一封是給龐太師的。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甥子，包公點頭叫將松福帶下去，好生看守。包公回轉書房，便叫公孫先生急繕奏摺，連書信一併封入。次日進朝，奏明聖上。天子因是包公參奏之摺，不必交開封審訊，只得着大理寺文彥博訊問。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文彥博過了一堂口，供相符，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禮物，不准落於別人之手。立刻抬至當堂，將八盆松景從板箱抬出一看，却是松針紮成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八個大字，却也做得新奇。此時也顧不得松景了，先將福字拔出一看，裏面並無黃金，却是空的。隨即逐字看去，俱是空的，並無黃金。惟獨山字盆內有一個象牙牌子上面却有字跡，一面寫着無義之財，一面寫着有意查收。文大人看了，便知此事詭異，即將松壽帶上堂來問他。路上却遇何人，松壽稟道路上會遇四個人，帶着五六個伴，當說是開封府六品校尉王馬張趙，我們一處住宿，彼此投機同桌吃飯飲酒，不知怎麼沉醉，人事不知，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文大人問明此事，連牙牌子回奏聖上。仁宗天子又問包包公，包公回奏四勇士天天隨朝，並未遠去，不知是何人托言詭計。聖上又將此事交包包公訪查，並傳旨內閣發抄說：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知不稱，斯職立刻解職來京。松福松壽即行釋放，着無庸議。龐太師與他女婿孫榮知道此事，不能不遮摺請罪。聖上一概寬免，惟獨包包公又添上一件為難事件。暗暗訪查一時如何能得，誰知龐吉生辰之日，不肯見客，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中，所有客來全托了他女婿孫榮照料。自己思想前後嘆氣，嗟聲暗道：「這包黑真是我的對頭，好好一樁事，如今鬧的黃金失去，還帶累外甥解職，真也難為他。如何訪查得出呢？實實令人氣他不過。正在暗恨，忽見小童上樓稟道：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爺上壽，老賊聞聽不由的滿臉堆下笑來，問道：「在那裏？」小童道：「小人方纔在樓下看見剛過蓮花浦的小橋，龐賊道：『如此，他們來時就叫他們上樓來罷。』小童下樓自己却慙慙而望，果見兩個愛妾姘紫嫣紅，俱有了。嫖攬扶他二人打扮的嫵媚，婀娜整整齊齊，又搭着滿院中花紅柳綠，更顯得百媚千嬌。老賊手舞足蹈，登時心花大放，不多時二妾來到樓上，了。嫖攬扶步上扶梯，先向太師萬福，又道：「你老人家會樂呀，躲在這裏來了，叫我們兩個好找。讓我們歇歇，再行禮罷。」老賊哈哈笑道：「你二人來了就是了，又何必行甚麼禮呢？說話間，了。嫖已將紅氈鋪下，二人行禮已畢，立起身來，又稟道：「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樓備下酒筵，特與太師爺祝壽，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志誠。」老賊道：「又叫你們費心，我是必去的。」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方纔在左右坐了。彼此嬉笑戲謔，弄的老賊醜態百出，正在歡樂之際，忽聽小童樓下咳嗽，扶梯響亮，但不知小童何事前來，且看下回。

分解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且說小童手持着一個手本，上得樓來，遞與了嫖，口中說道：「這是咱們本府十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並且求見要親身觀面行禮，還有壽禮面呈了。」嫖接來，呈與龐吉看了，便道：「既是本府先生前來，不得不見，對着二妾道：你二人只好下樓迴避了。」嫖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叫先生們躲避，躲避讓二位姨奶奶走後，再進來。這裏紫紫媽紅立起身來，向龐吉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龐賊看着二妾下樓去，遠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自己也不出去迎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不多時，只見小童引路來至樓下，打起簾櫳，衆位先生衣冠齊楚，鞠躬而入，外面隨進多少僕從，僕從又各人遞各人的壽禮，也有一畫的，也有一字的，也有一扇的，無非是秀才人情而已。老龐一一謝了，此時僕從已將坐位調開，仍是太師中間坐定，衆師爺分列兩傍，左右獻茶，彼此敘話，無非高抬龐吉說些吉祥，談不多時，擺上菓品，衆先生又要與龐吉安席敬壽酒，還是老龐攔阻，酒過三巡之後，未免脫帽露頂，舒手鬆拳，直喝至二鼓方散。龐賊醺醺酒醉，踏着明月，手扶小童，竟奔水晶樓而來，到了水晶樓，剛到樓下，見榻扇虛掩，不用竊聽，已聞得裏面有男女的聲音，連忙止步，只聽男子說道：「難得今日有此機會，方能遂你我之意。」又聽女子說道：「趁老賊陪客，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豈不美哉？」隱隱聽見嬉嬉笑笑，上樓去了。龐吉聽至此，不由的氣冲牛斗，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叫他帶領僕從，准備來奪人，自己却輕輕推開榻扇，竟奔樓梯上得樓來，見滿桌酒餚，壺中尚有餘酒，回頭一看，見綉帳金鈎掛起，裏面有男女二人相抱而臥，老賊看了一把無明火，往上一攻，見壁間懸掛寶劍，立刻抽出，對准男子用力一揮，頭已落地，媽紅睡眼矇矓，才待起來，龐賊又揮了一劍，可憐兩個獻媚之人，遭此無故摧折，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將頭巾脫落，却也是個女子仔細看時，却是紫紫老賊啊呀！一聲，啞啞啞寶劍落地，此時樓下有龐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聽得樓上啊呀連忙跑上樓來，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已然哀不成音了。這老賊哭的也不像人，讓他這裏哭一會兒，膽出筆來說個理兒，紫紫媽紅死的冤屈之中，不復冤屈，龐吉氣的糊塗之中，却極糊塗，何以兇得呢？原來二妾因老賊不來，這紫紫與媽紅假扮男女來至繡帳，才將金鈎掛起，同上牙牀相抱而臥，紫紫將龐吉

的軟巾戴上。彼此戲耍，便昏昏睡去。這便是招殺的由頭。至於龐吉的糊塗，雖係酒後，亦不應如此冒失。你就要殺也該想想，方纔來到樓下，剛聽見二人纜上樓，如何就能殺沉睡呢？不論情由，他便手起劍落，連傷二命。這豈不是他極其糊塗麼？龐吉哭數多時，吩咐龐福將二妾收拾盛殮，立刻派人請他得意門生，乃烏台御史官名廖天成，急速前來商議此事。自己帶了小童離了水晶樓，來到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及至廖天成來時，天已三鼓之半，見了龐吉，師生就坐。龐吉便將誤殺二妾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廖天成原是個詭媚之人，立刻逢迎道：「若據門生想來，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他那裏能人極多，必是悄悄地差人探訪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甜眠，他便生出巧智，特放男女聲音，使人聞之，叫老師聽見，焉有不怒之理？因此二位姨奶奶喪生，此計也就毒得很呢。這幾句話說的，個個龐賊咬牙切齒，憤恨難當，氣忿忿的問道：「似此如之奈何？怎麼想個法子以消吾心頭之忿？」廖天成想了多時，道：「依門生愚見，莫若寫個摺子，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將包黑參倒以警將來，不知老師鈞意如何？」龐吉聽了，道：「若能參倒包黑，老夫生平之願足矣。即求賢契大才，此處不方便，且到內書房去說罷。」師生立起身來，小童捧着燈，引至書房，現成筆墨，廖天成拈筆構思，難為他憑空立意，竟敢直陳，真個是糊塗人對糊塗人，辦得糊塗事，不多時，已脫草稿。老賊看了，連說妥當，就勞賢契大筆一揮。廖天成又端端楷楷繕寫已完，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派上五個，算是聯名參奏。龐吉一壁吩咐小童快給廖老爺倒茶，小童領命來至茶房，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烹的香茗，剛進月亮門，只聽竹聲亂響，仔細看時，却見一人蹲伏在地，懷抱鋼刀，這一嚇，非同小可，丟了茶盤，一疊連聲嚷道：「有了賊了！就往書房跑來。」龐吉聽了，連忙放下奏摺，趕出院來。廖天成也忙趕出來，便問小童：「賊在那裏？」小童道：「在那月亮門內竹林之下。」龐吉與廖天成，竟奔月亮門而來。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即同龐福、各執棍棒趕來一看，雖是一人，却是綑縛停當，前面腰間插着一把猪刀，彷彿抱着相似。大家向前將他提出，再看時，却是本府廚子劉三。問他：「不應止於仰頭張口，連忙鬆了綁繩，他便從口中掏出一塊手巾來，乾嘔了半天，方才轉過氣來。」龐吉便問道：「卻是何人將你綑綁在此？」劉三對着龐吉叩頭道：「小人方纔在廚房裏睡，忽見廳的一聲進來，一人穿着一身青靠，年紀不過二十歲，眉清目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他對小人說：『你要嚷，我就是一刀。』因此小人不敢嚷，他便將小人綑了，又撕了一塊青布，給小人塞在口內，把小人一提，捺來就在此處。臨走他在小人胸前，就把這刀插了，不知是何緣故。廖天成聞聽，忽然心機一動，道：『老師且回書房要緊，老賊不知何故，只得跟了回來，進了書房。廖天成先擎奏摺，逐行逐字，細細看了筆畫，並未改訛，也未沾

污看罷說道。還好還好。幸喜摺子未壞。即放在黃匣之內。龐吉在傍誇獎道。賢契細心。想的周到。又教各處搜查。那裏有個人影兒不多時。天已五鼓。與廖天成一同入朝。將本呈上。仁宗一看。知道包龐二人不對。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參包公的。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心中雖是不樂。又不能不看。見開筆寫着。臣龐吉跪奏。為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後面敘着。二妾如何被殺。仁宗看到殺妾二命。更覺詫異。因此反復翻閱。看見背後忽露出個紙條兒來。抽出看時。不知上面寫着。是何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真名

且說仁宗天子。細看紙條上面寫道。可笑可笑。誤殺反誤告。胡鬧胡鬧。老龐害老包。共十八個字。天子看了。這明明是。自殺反要陷害別人。又看筆跡。有些熟識。猛然想起。忠烈祠牆上的字體。却與此字相同。真是聰明。不過帝王暗道。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他屢次做的。俱是蠢蠢落落之事。又為何隱隱藏藏。再不肯露面呢。實在令人不解。便將摺子連紙條兒。俱各擲下。交大理寺審訊。龐賊見聖上從摺內翻出個紙條兒。已然嚇得魂不附體。聯銜之人。俱各暗暗驚。一時散朝之後。龐賊悄悄向廖天成道。這紙條兒從何而來。廖烏臺猛然省悟道。是了。是他細劉三者。正為調出老師與門生來。他就於此時。放在摺背後的。實在門生粗心之過。龐吉道。賢契不要多心。此事如何料得到呢。及至到了大理寺。龐吉惟求文大人婉轉復奏。文大人只得將他畏罪的情形。代為陳奏。聖上傳旨。龐吉着罰俸三年。聯銜的罰俸一年。聖上却暗暗傳旨。包公務必要題詩殺命之人。定限嚴拿。包公奉了聖旨。回轉開封府。便與展爺公孫策先生計議。叫王馬張趙四處訪查。那裏有個影響。轉瞬間。又過新春。到了二月光景。幸虧聖眷優渥。尚未嗔怪。一日王朝與馬漢商議道。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看個動靜。賢弟以為如何。馬漢道。出城雖好。但不知往何處去呢。王朝道。咱們信步行去。自然在熱鬧叢中。暗訪。難道反益偏僻之處去麼。二人說畢。脫去校尉服色。各穿便衣。離了衙門。竟往城外而來。沿路上見了許多人。帶着香袋。不知是那裏去的。及至問人之時。原來花神廟開廟。熱鬧非常。正是開廟正期。二人滿心歡喜。隨着衆人。來至花神廟。各處遊玩。却見後面有一空地。甚是寬闊。搭着極大的蘆蓬。內中擺設許多的兵器。架子。那邊單有一座客棚。裏面坐着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公子。年紀約有三旬。橫眉豎目。旁若無人。王馬二人見了。便向前暗暗打聽。方知此人姓嚴名奇。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雲的外甥。極其強梁霸道。無惡不作。因他愛眠花宿。

柳自己起了個外號叫花花太歲。又恐有人欺負他，便請了無數的打手，自己也跟着學了些三角毛兒，以為天下無敵。因此廟期熱鬧非常，他在廟後便搭一蘆葦，比試棍棒拳腳，誰知設了幾日，並無人敢上前比試，他更心高氣傲，以為絕無敵手。二人正在觀望，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推搡搡，却見一個女子哭哭啼啼，被衆人簇擁着過了蘆葦，進了後面做廳去了。王馬二人心中納悶，不知爲了何事，忽又見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嚷道：「你們只夥強盜青天白日，就敢搶人家女子，好好還我罷罷，你們若不放我，我只老命就合你們拚了。」衆惡奴一面吆喝，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說道：「方纔公子說這女子是府中丫頭，私行逃走，拐了好些東西，今日既然遇見，把他牽住，還要追問拐的東西，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倘若不依，就送你送縣，婆子聞聽，只急的嚎啕痛哭，又被衆惡奴往外面拖拽，這婆子脚不沾地往外去了。王朝見此光景，便與馬漢送目，馬漢會意，即便跟下去，打聽細底。二人隨後也就出來，剛走到二層殿內，夾道只見迎面進來一人，迎頭攔住，道有話好說，這是甚麼意思，請道其詳。聲音洪亮，身軀高大，紫面黑髭鬚，軍官打扮，王馬二人見了，便暗暗喝采，忽聽惡奴說道：「朋友，這個事你別管，趁早兒請別討沒趣兒。」那軍官聽了，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的道理。」忽聽婆子道：「軍官爺，快救婆子性命呀。」旁邊凶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惡奴倒退了幾步。王馬二人看了，暗暗歡喜，又聽軍官道：「媽媽不必害怕，慢慢講來。」那婆子哭着道：「我姓王，這女兒乃是我街坊，因他母親病了，許在花神廟燒香，如今他母親雖然好了，尚未復原，因此求我帶了他來還願，不想竟被他們搶去，求軍官爺搭救，搭救罷，痛哭只見那軍官聽了，把眉一皺，道：「媽媽不必啼哭，我與你尋來就是了。」誰知衆惡奴見那人手頭兇，便一個個溜了來，到後面一五一十，俱告訴花花太歲。這嚴奇一聽，便氣冲牛斗，一聲斷喝，引路衆惡奴，狐假虎威，來到前面，嚷道：「公子來了。」公子來了，衆人見嚴奇來到，一個個俱替那軍官擔心。此時那軍官早已看見，撇了婆子，便迎將上去，嚴奇發話道：「你這人好生無禮，誰叫你多管閒事？只看那軍漢抱拳陪笑道：「非是在下多管閒事，因那婆子哭的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望乞公子貴手高抬，開一錢之恩，饒他們去罷。」說罷，就是一揖，嚴奇若是有眼力的，就依了此人，從此做個相識，只怕還有個好處，誰知這惡賊惡貫已滿，他見軍官謙恭和霽，又是外鄉之人，以為可以欺負，登時把眼一翻，道：「好狗才，誰許你多管閒事的？」就是一脚迎面踢來，這惡賊原想着是着暗算，趁着軍漢作揖時，不能防備，那知那軍漢不慌不忙，一揚手，在脚面上一拂，口中說道：「你休得無禮，只見公子啊呀，半天掙扎不起，衆惡奴嚷道：「你這廝竟敢動手。」一齊擁上，手中棍木，就照軍漢劈面打來。軍漢見來勢兇

位老爺方纔在廟上多承垂青，顧我盧方感之不盡。三人聽了，不覺哈哈大笑道：「盧兄太外道了，何得以老爺相呼，顯見得我等不堪為弟了。」盧方道：「三位老爺太言重了。」盧方乃人命重犯，那敢以弟兄相稱。展爺道：「盧兄過於能言了。」王馬二人道：「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請盧兄到後面一敘。」盧方道：「犯人尚未過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斷難從命。」展爺道：「盧兄放心，全在小弟等身上，請到後面還有衆人等着要與老兄會面。」盧方不能推辭，只得隨着三人來到後面公廳。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而迎，展爺便一一引見。歡若平生，來到屋內，大家讓盧方上坐，盧方斷不肯總以犯人自居。趙虎道：「彼此見了，放着話不說，且自鬧這些個虛套子。」盧大哥道：「你是遠來，你就上面坐着，把盧方拉至首座。」盧方見此光景，只得從權坐下。王朝道：「還是四弟爽快。」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老爺咧，要免免纔好。盧方道：「既是衆位兄台抬愛，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我盧方便從命了。」左右伴當獻茶已畢，還是盧方先提起花神廟之事。王馬二人道：「我等俱在相爺台前回明，小弟二人便是見證。凡事有理，斷不能難爲我兄，只見公孫先生和展爺彼此告過失陪，出了公所，往書房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被擒

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轉來道：「相爺此時已升二堂，特請盧兄一見。」盧方聞聽，只打諒要過堂了，連忙立起身來。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好見相爺。展爺連聲道：「好一回頭吩咐，當快看刑具。」少時刑具拿到，連忙與盧方上好。大家圍隨來至二堂以下。王朝進內裏道：「盧方帶到，忽聽包公說道：『請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隨着王朝來到公堂，雙膝跪倒，匍匐在地，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本閣着你去請盧義士，如何用這刑具，快快卸去。」左右連忙上前卸去刑具。包公道：「盧義士有話起來，請講。」盧方那裏敢起來，連頭也不敢抬。便道：「罪民盧方身犯人命重案，望乞相爺從公判斷，感恩不盡。」包公道：「盧義士花神廟之事，本閣盡知，你乃行俠尚義，濟弱扶傾，就是嚴奇喪命，自有史丹對抵，與你甚麼相干。本閣即將史丹定了誤傷的罪名，完結此案。」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只管起來。本閣還有話講，展爺向前悄悄道：「盧兄，你得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快些起來，莫要違悖鈞諭。」那盧方到了此時，勢不由己，朝上叩頭。展爺將他順手扶起，包公又吩咐看坐。盧方那裏敢坐，鞠躬待立，偷眼向上觀看，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而威，心中暗暗誇獎，忽見包公含笑問道：「盧義士，因何來京，請道其詳。」盧方道：「罪民因尋盟弟白玉堂，故此來京。」包公道：「是義士一人。」

前來還是幾人。盧方道：「上年初冬之時，罪民已遣韓彰、徐慶、蔣平三個盟弟一同來京，不料一去至今杳無音信。罪民因不放心，故此親身來尋。今日方到花神廟，包公聽他直言無隱，便知此人忠厚篤實，遂道：『原來眾義士是都來了。』義士既以實言相告，本閣也就不隱瞞了。令第五義士在京中做了幾件出類拔萃之事，連聖上還誇他是個俠義之人。欽派本閣細細訪查。如今義士既已來京，肯替本閣訪查否？」盧方連忙跪倒道：「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致干聖怒，理應罪氏尋找，擒拿到案。包公見他應了，便叫展護衛同公孫先生叫他好生款待，但憑義士不必拘束。盧方聽了，復又叩起頭來。同了展爺出來到了公所之內，只見酒席早已齊備，却是公孫先生預先吩咐的。仍將盧方讓至上座。眾人左右相陪飲酒之間，便提此事。盧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復信。酒也不肯多飲，便告別了眾人。眾人送出衙外，彼此一執手。盧方便伴長而去。展爺等回至公所，又議論盧方為人忠厚豪爽，公孫策道：「盧方雖然誠實，惟恐別人却不如他。方才聽盧方之言，說那三義弟已於客冬時來京，想必在暗中探訪。今日因神廟之事，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他們如何能知道立刻就把盧方釋放了？呢？必以爲人命重案，肯監收禁他們？若因此事，夤夜前來淘氣，却也不可。不防眾人聽了，俱各稱是。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道：『說不得大家辛苦些，出入巡邏第一保護包相要緊。此時天已初鼓，展爺先將裏衣扎縛停當，佩了寶劍，外面單了長衣，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這裏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暗藏兵刃，俱各留神小心。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之時，已將掌燈時候，又不知伴當避於何處，自己雖然應了，尋找白玉堂，又不知他落於何處，心中一路思索，忽見迎面來了伴當，滿心歡喜，伴當見了盧方，反倒一怔，悄悄問道：『員外如何能毅回來？』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府，故此急急進城，找了下處，安放行李，帶上銀兩，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盧方道：『且到下處再講。』伴當在前引路，主僕二人來到下處。盧方揮塵淨面之時，酒飯已然齊備。盧方入座，一壁飲酒，一壁對伴當悄悄說道：『開封府遇見南俠，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真是人人義氣，個個豪傑，多虧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晰，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點事兒沒有，又言包公相待甚厚。義士長義士短的稱呼，賜坐說話，我便偷眼瞧瞧相爺，真好品貌，真好氣概，實在是國家的棟梁。後來問話之間，就提起五員外來了。相爺當面吩咐，託我尋找，我焉有不應之理？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設了酒席，眾朋友方纔說出五員外許多事來，我應了三日之內，找得着找不着，必須回信。你想那知五員外下落，往那裏去找呢？伴當道：『小人尋找下處之時，遇見了跟二爺的人，小人便問他眾位員外在那裏居住，他便告訴小人說，在龐大師花園後樓名。』

叫文光樓是個堆書籍之所，同五員外都在那裏居住呢。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却離此不遠，出了下處，往西一片樹林，高大的房子，便是盧方聽了滿心暢快，連忙用畢了飯，此時天氣已有初更，盧方便穿上了夜行衣，靠悄悄的那裏，見面之時，不由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白玉堂却毫不介意，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之苦，方問道：你三個兄弟，往那裏去了？白玉堂道：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他們上開封府去了。盧方聽了，大吃一驚，想道：他們只一去，必要生出事來，好生着意，直盼到交了三鼓，還不見回來，你道韓彰徐慶蔣平爲何去得好久不回呢？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見內外防範甚嚴，便越牆從房上而入，剛跨到那廚房之上，恰巧包包由茶房而來，猛一抬頭，見有人影，不覺失聲道：房上有人！展爺早已看見，拔出寶劍，一伏身斜刺裏一個健步躡上房，一望見一人已到，奮前展爺看的真切，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反背就是一箭，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一歪掉下房來。外面王馬張趙已然趕進來了，趙虎趕緊按住那人，張龍上前幫助縛了展爺，正要縱身上房，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向下一指，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來，知是暗器把頭一低，剛剛躲過，不想身後馬漢肩前之下，已中了弩箭，展爺一飛身，已到房上，竟奔了使暗器之人，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一順手就是一朴刀，南俠忙用劍往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朴刀却短了半段，只見那人一轉身，越過房脊，又見金光一閃，都是三稜鵝眉刺，竟奔展爺眉攢而來，展爺將身一閃，一伏身起來，再一看時，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展爺只得跳下房來，進了書房，參見包包，此時已將細縛之人帶至屋內，包包問道：你是何人，爲何夤夜至此？只聽那人道：俺乃穿山鼠徐慶，特爲救俺大哥盧方而來，不想中了暗器，遭擒，只要叫俺見大哥一面，俺徐慶死也甘心，眼目包包道：原來三義士到了，即命左右鬆了綁，看坐，徐慶也不致謝，便一屁股坐下，順手將袖箭拔出，道是誰的暗器，拿了去，展爺過來接去，徐慶道：你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他那弩箭有毒，若是着上藥性一發，便不省人事，正說着，只見王朝過來，裏道：馬漢中了弩箭，昏迷不醒，徐慶道：如何千萬不可拔出，還可以多活一日，明日這時候也就嗚呼了，包包聽了，連忙問道：這可有解藥？徐慶說道：有呵，卻是俺二哥帶着，從不傳人，受了此箭，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用了解藥，即刻回生，若過了十二個時辰，縱有解藥，也不能好了，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再也不告訴人的，包包見他說話是直爽之人，堪與趙虎稱爲伯仲，徐慶忽又問道：俺大哥盧方在那裏，包包便將昨晚已然釋放，盧義士已不在此了，徐慶聽了，哈哈大笑道：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忠正爲民，如今果不虛

哥也背晦了呢。盧方見了蔣平，不覺滴下淚來道：「四弟你看，適纔五弟是何言語，叫劣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蔣平道：五弟此時一味的心高氣傲，難以治服，不然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須要另設別法，折服他便了。此時你我上開封府，就算大哥方纔聽見我等到了，故此急急前來陪罪，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下落，盧方只得接過絲絛，將腰束好，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見了差役，說明來歷，便見南俠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又與蔣平引見，隨即來到書房，見包公穿着便服，上面端坐，連忙雙膝跪倒，口中說道：「盧方罪該萬死，蔣平也就跪在一旁。徐慶在那裏坐着，見盧方與蔣平跪倒，他便順着溜兒一見也就跪下了。包公見他們豪俠義氣，連忙說道：「盧義士他等前來，也為義氣而來，本閣也不見罪，只請起來，還有話說。盧方等聽了，只得向上叩頭，立起身來。包公見蔣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便問：「此是何人？盧方一一回稟，包公方知就是善會水的蔣澤長，忙命左右看坐。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藥，藥箭昏迷不醒的話說了一遍。依盧方就要回去，向韓彰取藥。蔣平攔道：「大哥若取藥，惟恐二哥當着五弟，總不肯給的。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詭來，再將二哥激發走了，剩了五弟一人，孤掌難鳴，也就好擒了。盧方聽說，便問計將安出。蔣平附耳便說道：「如此如此。二哥焉有不走之理。盧方聽了，道：「這一來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蔣平道：「目下雖然分別，日後自然團聚。現在外面已交五鼓，事不宜遲，且自取藥要緊。連忙向展爺要了紙墨筆硯，提筆一揮而就，摺疊了叫盧方打上花押，便回裏包公仍從房上回去。蔣爺來至文光樓，還聽見韓彰在那裏勸慰白玉堂，蔣平見了二人，人道：「不想三哥中了毒藥，袖箭大哥背負到前面樹林，再也不能走了，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韓爺聽了，連忙離了文光樓，蔣平便問二哥藥在何處，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遞與蔣平。蔣平接過摸一摸，却有兩丸，急忙掏出，將衣邊鈕子咬下兩個，咬去鼻兒，將方才寫的字帖裹了，裹在荷包之內，仍遞與韓彰。他便抽身竟奔開封府來。這裏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四下裏尋覓，並不見大哥三弟，四爺也不見了，只得仍回文光樓來，見了白玉堂，說了此事，未免彼此狐疑。韓爺回手又摸了摸荷包道：「這不像藥，連忙叫白玉堂敲着火種，隱着亮光一看，原來是字帖兒裹着鈕子。忙將字兒打開觀看，卻有盧方花押，上面寫着叫韓彰絆往白玉堂，作為內應，方好擒拿。白玉堂看了，不由的設疑道：「二哥就把小弟綁了罷，交付開封就是了。韓爺道：「五弟休出此言，這明是你四哥用此反間之計，好好好，只是結義的好弟兄們呀。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也不能幫扶着五弟，俺就此去了。就罷跳下去了。這時蔣平諷了藥，回轉開封，已有五鼓之半，連忙將藥研好一丸，灌將下去。不多時，馬漢回轉過來，吐了許多毒水，大家也就放了心了。到了次

日晚間，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誰知玉堂却不在，不知投何方去了。盧方又到下處，叫伴當將行李搬來，從此開封又添了陷空島的三義幫，扶着訪查此事，却分為兩班。白日却是王馬張趙，細細緝訪，夜晚却是南俠同着三義，暗暗搜尋。不想這一日，趙虎因包公入閣，閒暇無事，扮了個客人的模樣，悄悄出城，信步行走，正走着，覺得腹中飢餓，便在村頭小飯館內，叫些點心，只見那邊桌上，有一個老頭兒，却是外鄉行景，滿面愁容，眼淚汪汪，耽着趙爺趙爺見他，可憐便問道：「你這老頭兒，瞧俺則甚？」那老者見問，忙立起身來道：「非是小老兒敢瞻客官，只因腹中飢餓，缺少錢鈔，見客官這裏飲酒，又不好啓齒，趙虎道：「這也何妨呢？你便過來，我二人同桌而食，那老兒聽了，歡喜，趙爺要了點心，鏞鏞叫他吃，他却一壁吃着，一壁落淚，趙爺見了，心中不悅道：「你這老頭兒，你說餓了，俺給你吃，你又哭甚麼呢？」老者道：「小老兒有心事，難以告訴客官，趙爺道：「原來你有心事，這也罷了，我且問你，你姓甚麼？」老兒道：「小老姓趙，趙虎道：「噯呀，原來是當家子，老者又接着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仁和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他故意的繞走蘇州，一來為遊山玩景，二來為勒索州縣的銀兩，我家老爺派我預備酒飯，迎至公館款待，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預備的不佳，他要勒索程儀三百兩，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並無許多銀兩，包三公子將我吊在馬棚，這一頓馬鞭子打的，却不輕，小老兒一時無法，因此逃脫，意欲到京尋找一個親戚，不想投親不着，只落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衣服典當已盡，看看不能餬口，將來難免餓死呀，說罷，痛哭，趙爺道：「你老人家負此沉冤，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晰呢？未知趙慶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雪奇冤

且說趙虎暗道：「我家相爺，赤心為國，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看我們相爺如何辦理，想罷道：「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晰，趙慶道：「小老兒上京投親，正為遞呈分晰，趙虎道：「包太師辦事極其公道，無論親疎，總要秉正除奸，若在別人手裏告了，或者官府做個人情，那到有的，你若在他本人手裏告了他，便秉公辦理，再也不能偏見的，趙慶聽說有理，便道：「既承指教，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見了趙虎道：「如今相爺現在場內，約於十五日後，你再進城，攔轎呈訴，當下在肚兜內，摸出半錠銀子來道：「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拿去做盤費用罷，趙慶道：「小老兒饒蒙賞吃點心，如何還敢受賜銀兩呢？」趙虎道：「這有甚麼要緊？只管拿去，趙慶千恩萬謝去了，趙虎見趙慶去後，自己又飲

了幾杯，纔出了飯鋪，便往舊路歸來，心中暗暗盤算。今日回開封，可千萬莫露風聲，那裏知道，凡事不可預料。他若是將趙慶帶至開封，倒是不錯。誰知他又細心起來了，這纔鬧的大錯特錯呢。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却不見趙慶，罵冤。你道趙慶為何不來？只因他過了五天，這日一早趕進城來，正走到熱鬧叢中，忽見兩旁人一分，嚷道：「閃開閃開，太師爺來了。」趙慶聽見太師二字，便煞住脚步，等着轎子臨近，便高舉呈詞，雙膝跪倒，口中喊道：「冤枉呀，冤枉。」只見轎已打杵，有人下馬，接過呈子，遞入轎內，不多時，只聽轎內說道：「這人帶至府中，左右答應一聲，轎夫拾起轎來，如飛的竟奔龐府去了。你道這轎內是誰？却是太師龐吉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如拾珍寶一般，立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來到老賊將呈子就給他看了，只樂得手舞足蹈，以為此次可將包黑參倒了，又將趙慶叫到書房，好言語細細的問了一番，便大家商議，繕起奏摺。至次日，聖上臨殿，龐吉出班，將呈子呈御覽，聖上看了，心中有些不悅，立刻宣包公上殿，便問道：「卿有幾個姪兒？」包公上殿，奏道：「臣有三個姪男，長次俱務農，惟有第三個却是生員，名叫包世榮。聖上又問道：「你這姪男，可見過沒有？」包公道：「微臣自在京供職以來，並未回家，惟有臣的大姪兒見過，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仁宗天子點了點頭，便叫陳伴伴將此摺遞與包卿看。包公恭敬捧過一看，連忙跪奏道：「臣子姪不肖，理應嚴拿押解來京，嚴加審訊，臣有家教不嚴之罪，亦當從重究治。仰懇天恩，依律施行，奏罷。」便匍匐在地。聖上道：「卿家日夜勤勞，王事並未回家，如何能發知家中事體？」卿且平身。俟押解來京，朕自有道理。」包公叩頭，平身歸班。聖上即傳旨意，立刻行文着該府州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立即押解來京。此抄一發，如星飛電轉，迅速已極。不一日，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剛到城內熱鬧叢中，見那壁廂一騎馬，似飛的跑來，相離不遠，將馬收住，滾鞍下馬，便在旁邊屈膝稟道：「小人包興，奉相爺鈞諭，求來押解，略留情面。容小人與公手敘。」一言，求稍停一會，押解的官員，聽說是包太師差人前來，只得將馬勒住，道：「你就是包興麼？」既是相爺有命，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那包興就在這邊飯鋪，與三公子三言兩語，此時看的人，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不多會，便見出來，包興謝過了押解老爺，抓上了馬，如飛的去了。這裏押解三公子到大理寺聽候，論音誰知龐吉於此時奏明聖上，就交大理寺額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聖上准奏，你道此賊又添此二處為何？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都察院是他門生廖天成，全是老賊心腹，惟恐文彥博審的袒護，故此添派二處，不多時，孫榮廖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文大人居了正位，孫彥二人兩旁侍坐，喊了堂威，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便問他如何勒索州縣銀兩。包三公子因在飯鋪聽了包興之言，便道：「生員

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聞得蘇杭名山秀水極多。莫若趁此進香。就便遊玩。只因路上盤川缺少。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並非有意勒索。孫榮便道。你一路逢州遇縣。到底勒索了多少銀兩。包世榮道。隨來隨用。也記不清了。正問至此。只見進來一個虞侯。卻是龐大師爺。一封字兒。叫面交孫姑老爺的。孫榮接來。看了道。這還了得。文大人便問道。孫大人。卻是為何。孫榮道。就是此子勒索的數目。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文大人道。請借一觀。孫榮便遞將過去。文大人見上面有各州縣的消耗數目。後面又見有龐吉囑托孫榮極力奏參包公的話。頭看完了。也不遞給孫榮。便籠入袖內。望着來人說道。此係公堂之上。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本堂重責。念是太師的虞侯。權且饒恕。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左右一喊。連忙逐着去。文大人對孫榮道。令岳做事太率意了。此乃法堂。竟敢遣人送書。於理說不去罷。孫榮連稱是。字東兒也不敢往回要了。廖天成知理曲。却搭訕着。問包世榮道。方纔押解官回稟。包大師會命人攔住馬頭。要見你說話。可是有的。包世榮道。有的。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總要實說。求眾位大人庇佑之意。廖天成道。那人叫甚麼名字。包世榮道。叫包興。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傳包興到案。暫將包世榮帶下去。不多時。包興傳到。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如今見了包興。却作起威來。道。好狗才。你如何擅敢攔住欽犯。傳說信息。該當何罪。包興道。小人只知伺候相爺。不離左右。此事實實不知。孫榮喝道。好狗才。還敢強辯。拉下去。重打二十。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心中想道。我跟了相爺多年。從未受過這等重責。今日活該我包興遇見對頭了。孫榮又問道。包興。快招上來。包興道。實實沒有此事。小人一概不知。孫榮聽了。怒上加怒。吩咐左右。請大刑。只見左右將三根木往堂上一擡。包興是看慣了。全然不懼。反冷笑道。大人不必動怒。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私傳信息。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對質。孫榮道。那與你閑講。左右與我夾起來。文大人在上實實聽不過。看不上。便叫左右把包世榮帶上堂來。當面對證。包世榮上堂見了包興。看了半天。道。生員見的那人。雖與他相仿。卻是黑瘦子。不是這等白胖。孫榮聽了。自覺着有些不妥。忽見差役稟道。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齋有文書。當堂投遞。文大人便叫領進來。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站立在一旁。文大人當堂折封。將來文一看。笑容滿面。對公孫策道。他三人俱在此。龐公孫策道。現在外面。文大人道。着他們進來。公孫策轉身出去。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廖二人看了。兩個賊登時就目瞪口呆。不多時。領進來三個少年。俱是英俊非常。第三個尤覺清秀。三個人向上打恭。文大人立起身道。三位公子免禮。大公子包世恩。二公子包世勤。却不言語。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叫晚生瀾至公堂。與假冒名的。當堂質對。此事關係生員。

的聲名。故敢冒昧直陳。望乞寬宥。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便問道：「你不是武吉祥麼？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已是嚇得魂不附體。那裏還答應的出來呢？」文大人聽了。問道：「怎麼你認得此人麼？」大公子道：「他是弟兄兩個。他叫武吉祥。他兄弟叫武吉安。原是晚生家僕。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因此將他二人撵出去了。不知他為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面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心中早已明白。便道：「三位公子。請回衙署。又向公孫策道：「主簿回去。多多上覆閣臺。就說我這裏。即刻具本覆奏。並將包興帶回。且聽給音便了。」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退下堂來。公孫策扶着包興。一同回開封去了。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龐吉參了一本。知三公子在外胡爲。又氣又恨。氣的是大老爺養子不教。恨的是三公子年少無知。在外闖此大禍。此後有何面目。忝居相位呢？後來又聽三公子解到聖上。派了三堂會審。更覺心上難安。偏偏又把包興傳去。不知爲着何事。正在踟躕不安之時。忽見差役帶進來一人。那人朝上跪倒道：「小人包旺與老爺叩頭。」包公聽了。暗道：「他必是爲三公子之事而來。問道：「你來此何事？」包王道：「小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之命。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包公聽了。不覺詫異道：「三位公子。現在那裏？」包王道：「少刻就到。」包公便叫李才。同着包旺。在外立等。少時。只見李才領了三位公子進來。包公一見。滿心歡喜。三位公子參見已畢。包公攙扶起來。請了父母的安。好候了兄嫂的起居。又見三人之中。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更覺喜愛。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給夫人請安。包公既見了三位公子。便料定那個是假冒名的了。立刻請公孫先生來。告訴了此事。速辦文書。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此時展爺與盧義士四勇士。俱到書房。與相爺稱賀。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消盡。見了衆人進來。更覺歡喜。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俱各回言。並無下落。盧方道：「恩相若遇聖上追問之時。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如聖上。一來且安聖心。二來理當請罪。如能設討下限來。豈不又緩一步麼？」包公道：「盧義士說的也是。且看機會便了。」正說話間。公孫策帶領三位公子。回到了書房。參見包公。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回來。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大公子又將認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惟有包興一擔一務。見了包公。將孫榮蠻打的情節。述了一遍。包公叫他且自安歇。將養衆人。見了三位公子。也就告別了。相爺同定夫

人與三位姪兒，敘天倫之樂。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摺，連龐吉的書信，與開封府的文書，俱各隨摺奏聞。天子看了，又喜又惱。喜的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惱的是龐吉與包卿作對，總是他的理虧。如今索性與孫榮等，竟結成羣，叫朕也難庇佑了。便將原摺，卷人犯，俱交開封府訊問。包公接到此旨，看了案卷，歷堂略問了問趙慶，將武吉祥帶上堂來。一鞠即服，便問他同事者多少人。武吉祥道：「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吉安，他原假充包旺，還有兩個伴黨，不想風聲一露，他們就預先逃走了。」包公因有龐吉私書，上面有查來的各處數目，不得不問。果然數目相符，又問他有包興，會給你送信，却在何處說的是何言語。武吉祥便將在飯鋪內說的話，一一回明。包公道：「若見了此人，你可認得麼？」武吉祥道：「若見了面，自然認得。」包公叫他畫招，暫且收監。包公問道：「今日當值的是誰？」只見下面上來二人跪稟道：「是小人江樊、黃茂，包公看了，又添派馬步快頭，耿春、鄭平二人，吩咐你四人前往龐府左右，細細訪查。如有面貌與包興相仿的，只管拿來。四個領命，來到龐府，分爲兩路，細細訪查。只見來了個醉漢，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恰恰的彷彿包興，四人喜不自勝，就迎了上來，一同攬住，套上鐵鍊，拉着就走。這人嚇得面目焦黃，叫道：「做甚麼？四個人也不理他，及至來到開封府，着二人看守。」二人回話，包公聽了，立刻陞堂，命將那人帶上。包公問道：「你叫甚麼？」那人道：「小人叫龐光，在龐府做家人。包公看了，果然有些彷彿包興，把驚堂木一拍，道：「龐光，你把假冒包興的情由訴上來。」龐光道：「並無此事。呀！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當面認來。」武吉祥見了龐光，道：「與小人在飯鋪說話，正是此人。」龐光聽了，心下慌張，包公吩咐帶下去，重打二十大板，打得他叫苦連天，不能不說。便將龐吉與孫榮、廖天成，如何定計，恐包三公子不應，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告訴三公子，招承自有相爺解救。別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畫了供，同武吉祥一並看監，候參奏下來，再行釋放。包公仍來至書房，將此事也敘入摺內，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決。至於龐吉與孫榮、廖天成，私定陰謀，攔截欽犯，傳遞私信，皆屬挾私陷臣，不敢妄擬罪名。仰乞聖聰明示，審鑿施行。此本一上仁宗看畢，心中十分不悅，即明發上諭，龐吉屢設奸謀，頻施毒計，挾制首相，譏謗忠良，宜貶爲庶民，以懲其罪。姑念其在朝有年，身爲國戚，着仍加恩賞給太師銜，給食全俸，不准入朝從政。倘再不知自勵，暗生事端，即當從重治罪。孫榮、廖天成，附和龐吉，結成黨類，實屬不知自愛，俱着降三級調用。餘依議欽此。聖旨一下，衆人無不稱快。包公奉旨，用狗頭劍，將武吉祥正法。龐光釋放，趙慶賞銀十兩，仍然在役當差。此案已結。包公便慶壽辰，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至於衆官祝壽，凡送禮者，俱是璧回。過了生辰，即叫三位公子回去。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叫他回去，稟明了祖父祖母，與他父母，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

次日入內遞摺請安。聖上召見，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包公乘機奏道：「那人雖未拿獲，現有不同夥三人自行投到。臣已訊明，他等是陷空島內盧家莊的五鼠。聖上聽了，問道：「何以謂之五鼠？」包公奏道：「是他五個人的綽號。第一是盤梳鼠，盧方；第二是徹地鼠，韓彰；第三是穿山鼠，徐慶；第四是混江鼠，蔣平；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仁宗道：「既如此，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內，朕在壽山福海御審。包公聽了，心中早已明白。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故意的以御審為名，若要御審，又何必單在壽山福海呢？」包公為何說盤梳鼠混江鼠呢？恐說了鑽天翻江有犯聖忌，故此改了。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當日早朝已畢，回到開封，俱將此事告訴盧方等三人。並着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為照應。他們三人到了次日，盧方等絕早的披上罪裙罪衣，包公上轎入朝。展爺等一羣英雄，跟隨來至朝房，照應盧方等三人。盧方到了此時，惟有低頭不語。蔣平也是暗自沉吟，獨有榜爺徐慶、東瞻西望，問了這裏，又打聽那邊，連一點安頓氣兒也是沒有。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口內打味，又招手兒。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連忙同定盧方等三人，隨着包興往內裏而來。包興又悄悄囑咐盧方：「不要害怕。聖上問話時，總要據實陳奏。盧方暗暗點頭。剛來到壽山福海，只見宮殿樓閣金碧交輝，丹堦之上，文武排列，忽聽鐘磬之音，嘹亮一對對提爐引着聖上，升了寶殿，頃刻肅然寂靜。却見包相抱牙笏而上，捧定一本，却是盧方等名字，跪在丹堦，聖上宣至殿上，略問數語，就出來了。老伴陳琳來至丹堦之上，道：「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此話剛完，早有御前侍衛，即將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脫膊上了丹堦，任你英雄好漢，到了此時，沒有不動心的。兩邊的侍衛，將他等一按，悄悄的說道：「跪下。三人匍匐在地，聖上叫盧方拾起頭來。盧方秉正，向上仁宗看了，點了點頭，問道：「居住何方？」作何生理？盧方一一奏罷，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盧方連忙叩首，奏道：「罪民因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致令釀成此事。仰懇天恩，將罪民重治其罪，奏罷叩頭。仁宗見他情甘替白玉堂認罪，真不愧結盟義氣，聖心大悅。忽見那邊忠烈祠旗桿上，黃旗被風刮的嘩喇喇亂响，又見兩旁的飄帶，有一根却裹住滑車，聖上即借題發揮，彈道：「你為何叫盤梳鼠？盧方奏道：「只因罪民船上蓬索斷落，罪民會爬梳結索，因此叫做盤梳鼠。聖上道：「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你可能數上去解開麼？」盧方跪着，扭頭一看，奏道：「罪民可以勉力。陳琳將盧方帶下丹堦，脫去罪衣，罪裙來到旗桿之下，他便挽掖衣袖，將身一縱，蹲在交桿石上，只用手一扶旗桿，兩膝一舉，猶如猿猴一般，迅速之極，早已到了掛旗之處。先將繞住旗桿上的解開，只見用腿盤了旗桿，將身子一探，却把滑

車上的，也就脫落下來。此時聖上與羣臣看的明白，無不喝采。忽有見他伸開一腿，只用一腿盤住旗桿，將身體一平，雙手一伸，却在黃旗一旁，又添上了一個順風旗。衆人看了，無不替他驚。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將左手一甩，將那一條腿早離了桅這一跳，及至看時，他用左掌單挽旗桿，又使了個鳳凰單展翅，下面自聖上以下，無不喝采連聲。猛見他把頭一低，滴溜溜順將下來，彷彿失手的一般，却把衆人嚇了一跳。一齊說聲不好，再一看時，他却從交桿石上跳將下來，天子滿心歡喜，連聲讚道：「真正不愧盤桅二字。」陳琳仍帶盧方上了丹墀，跪在旁邊。又看第二名的叫做徹地鼠鞞，不知去向。聖上即看第三個名，叫穿山鼠。徐慶便問道：「徐慶拾起頭來，道有他這聲音答應的，極其洪亮。」天子把他一看，見他黑漆漆一張面皮，光閃閃兩個環眼睛，齒非常毫無畏懼，不知仁宗看了，問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二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話說仁宗天子，見那徐慶齒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只因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穿山鼠。聖上道：「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過去麼？」徐慶道：「只要是通的，就鑽得過去。」聖上又派了陳琳，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徐慶脫去罪衣罪裙，陳琳囑咐他道：「你只要穿過山窟，即便出來，不要就延工夫。」徐慶只管答應，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見個山窟，把身子一順，就不見了。足有兩盞茶時，不見出來。陳琳着急道：「徐慶你往那裏去了？」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應道：「唔在這裏。」這一聲，連聖上與羣臣，俱各聽見了。盧方在一旁跪着，暗暗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徐慶應了一聲，又不見了。陳琳更自着急，等了多時，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出來。陳琳着忙，點首呼他下來。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滿身青苔，滿頭塵垢。陳琳仍把他帶在丹墀，立在一旁。聖上連連誇獎，果真不愧穿山二字。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天子往下一看，見身材渺小，再搭着匍匐在地，更覺蕪雜。及至叫他抬起頭來，却是面黃肌瘦，形如病人。仁宗有些不悅，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如何配稱混江鼠呢？」無奈何問道：「你既叫混江鼠，想是會水的。」蔣平道：「罪民在水間，能開目視物，能水中整個月住宿，頗識水性。因此喚作混江鼠。」這是罪民的小技。仁宗聽說，頗識水性四字，也就喜悅。立刻吩咐備船，叫陳琳進內，取脫的金蟾來，少時，陳琳伴件，取到天子命包，公細看，只見金蟾在金漆木桶之中，有一個三足蟾，寬有三寸，按三才長，有五寸，連五符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一張大口，恰似胭脂碧綠的身子，雪白的肚兒，更

趁著兩個金睛圈兒週身的金點兒實實好看，真正是稀奇寶物。包公瞧了讚道：「真乃奇寶。」天子命陳琳帶著蔣平、一隻小船，却命太監提了木桶，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登在大船之上。此時陳琳看蔣平光景，惟恐他不能捉蟾，悄悄告訴他道：「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你若不能捉時，趁早言語我與你奏明聖上，省得吃罪不起。蔣平笑道：「公公但請放心，不要多慮。有水靠求借一件。」陳琳道：「有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蔣平揀了一身極小的脫了罪衣，罪裙穿上水靠，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木桶道：「蔣平，咱家就放金蟾了。」說罷，將木桶口兒向下，底兒朝上，連蟾帶水俱名倒在海內。只見那蟾在水波之上，三足一幌就不見了。蔣平方向船頭將身一顛，連過聲息也無，也不見了。天子那邊眼睜睜往水中觀看，半天不見影響。天子暗說：「不好，看他懦弱身體，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別是他捉不住金蟾，要罪溺死了罷。忽然水上起波，波紋往四下裏一開，從當中露出人來，却是蔣平。在水面跪著，兩手上下合攏，將手一張，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嚷。天子大喜，真是個混江龍，不愧其稱。連忙吩咐太監將木桶另注新水，蔣平將金蟾放在裏面，跪在水波上，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聖上及眾人無不誇讚見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脫了衣靠，陳琳更喜，仍把他帶到金鑾殿。此時聖上已回殿內，包公進殿，天子道：「朕看他等技藝超羣，豪傑尚義，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為當，朕欲加封他等職銜，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向上之心。卿家以為如何？」包公道：「聖主神明，天恩浩蕩，從此大開進賢之門，實國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悅，立刻傳旨賞了盧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職。俱在開封府供職。又傳旨務必訪查白玉堂、韓彰二人，不拘時日，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天子駕轉回宮，包公散朝來到衙署，盧方等三人從新又叩謝了包公。公孫策展爺與王馬張趙俱各與三人賀喜，獨有趙虎心中不樂，暗自思道：「我們辛苦多年，方纔爭得個校尉，如今他三人不費一刀一鎗，便也是校尉，竟自與我等為伍。若論盧大哥，他的人品軒昂，為人忠厚，武藝超羣，原是最好的。就是那徐三哥，直爽爽就合我趙虎脾氣一樣，也還可以獨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瘦的那個樣兒，尖酸刻薄，怎麼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心中老大不樂。因此每每談聚飲酒之間，趙虎獨與蔣平不對，蔣爺也不介意，耽延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天，包公下朝，忽見兩個烏鴉隨着輪呱呱亂叫，再不飛去。包公心中有些疑惑，又見有個和尚迎輪跪倒，雙手舉呈口呼冤枉，包公與接了呈子，隨輪進了衙門。包公立刻升堂，將訴呈看畢，把和尚帶上來，問了一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為替他師兄法聰辨冤，即刻命將和尚帶下去，忽聽烏鴉又來亂叫，及至退堂，來到書房，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包公出書房一看，仍是那兩個烏鴉。包公暗暗道：「這烏鴉必有事故，吩咐李

才將江樊黃茂喚到書房，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看看有何動靜。江黃二人忙跪下稟道：「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裏去？」包公喝道：「好狗才！你便跟去，無論是何地方，但有形跡可疑的，即便拿來見我，說罷轉身進了書房。」江黃二人不敢多言，只得站起，對烏鴉道：「往那裏走去？」烏鴉便展翅飛起，出衙去了。二人那敢怠慢，趕出了衙門，却見烏鴉在前，二人不分高低，跟着不多時，已到城外曠野之地。二人吁吁帶喘，江樊道：「好差使！你我兩條腿，跟着帶翅兒的跑。」黃茂道：「再要跑，我就要暴脫了！你瞧我混身汗全透了。」那鴉忽又向着二人亂叫，又往南飛去了。江樊道：「真奇怪。」黃茂道：「別管他，咱們且跟他到那裏。」二人趕步向前，剛然來至寶善莊，烏鴉就不見了。見二個穿青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江樊猛省悟道：「影計二青，吓黃茂道不錯，雙皂吓二人說完，尚在猶疑，只見那二人從小路岔走。大漢在前，後生在後，趕不上大漢，一着急，却跌倒了，把靴子脫落了一隻，却露出尖尖金蓮來。那大漢看見回轉身來，將他扶起，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黃茂早趕過來，道：「你這漢子，要拐那婦人往那裏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知大漢眼快，又把黃茂一攏，就順水推舟爬下了。江樊過來，纔要動手，那大漢一拳把江樊打的倒退了幾步，身不由己的躺下了。他二人罵不絕口，又不敢起來，合他較量，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你領着小路過去，過了樹林，就看見莊門了。你告訴莊丁們，叫他們前來綁人。那後生忙順着小路去了。不多時，果見來了幾個莊丁，手執短棍鐵尺，口稱主管拿甚麼人。」大漢用手指道：「將他二人細了。」見員外去，莊丁聽了一齊上前，細了就走。纔過樹林，果見一個廣梁大門，江黃二人正要打聽，一直進了莊門。大漢道：「我回員外去，不多時，員外出來。」江樊二人一見，只嚇得驚疑不止，不知爲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話說那員外，迎面見了兩個公差，誰知他却認得江樊，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縛，請到裏面去坐。你道這員外，却是何等樣人？他姓林，單名一個春字，也是個不安本分的。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便與江樊分手。江樊却又上了開封府當差，暗暗的熬上了差役頭目。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就要仍然結識於他，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奸，又見展爺等英雄豪俠，心中羨慕，頗有向上之心，他竟改邪歸正，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林春見了連聲怨罪，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獻茶已畢。林春欠身道：「實實不

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望乞看當初的分上，務求遮蓋一二。江樊道：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這有甚麼要緊。但請放心，說罷，執手別過頭來，就要起身。林春道：江賢弟且不必忙，便向小童一使眼色，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裏面放定四封銀子。林春笑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江樊道：你這就錯了，似這點事兒，有甚麼緊，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斷難從命。林春聽了，登時放下臉來，道：江樊，你好不知事務，我好意念昔日之情，實給你銀兩，你竟敢推却。想來你是仗着開封府魏視於我好，好回頭叫聲雷洪，將他二人吊起來，給我着實拷打，立刻叫他寫下字樣，再回我。知道雷洪即吩咐莊丁，細了二人，帶至東院，甚是寬闊，却有三間屋子，是兩明一暗。正中柱上有兩個大環，將二人吊在上邊，吩咐莊丁，用皮鞭將二人輪流抽打。江黃二人罵不絕口。雷洪聽了，向莊丁手內接過皮鞭來，又抽了幾下。此時日已銜山，將有掌燈時候，只聽來喚吃飯。雷洪叫莊丁等皆喫飯去，自己出來，將門帶上，吊了扣兒，同小童出去。這屋內江黃二人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忽見裏間屋內一人啼哭。江樊問道：你是甚麼人？那人道：小老兒姓竇，只因同小女上江梁投親去，就在前面莊邊打尖，不意這員外由莊上回來，看見小女就要搶掠，多虧了一位義士姓韓名彰，救了小老兒父女二人，又贈了五兩銀子。不料不識路徑，竟自走入莊內，却就是這員外莊上，因此被他仍然搶回，將我拘禁在此。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正說至此，忽聽了門吊兒一响，將門閃開一縫，却進來了一人，火扇一搥，江黃二人見他穿着夜行衣，靠一色是青，忽聽竇老兒說道：原來恩公到了。江黃二人聽了此言，知是韓彰，慌忙道：二員外，你快來救我們。韓彰道：不要忙，從背前抽出刀來，將繩索割斷，又把鐵鍊鉤子摘下。江黃二人已覺痛快，又再放了竇老兒。那竇老兒因細他的工夫大了，又有了年紀，一時血脈不能流通，韓彰便將他等領出屋來，悄悄道：你們在何處等，我們將林春拿住，交付你二人好去請功。再找找竇老兒女兒在何處，見西牆下有個極大的馬槽，扣在那裏。韓彰道：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如何？江樊道：叫他二人藏在裏面罷。我是悶不慣的，我一人藏在別處罷。說着話，就將馬槽掀起，黃茂與竇老兒進去，仍然扣好。二義士却從後面房上，見各屋內燈光明亮，他却伏在簷前，往下細聽。忽有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念佛的，只求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安人道：但願如此，只是再也勸不過來。奈何？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裏呢。不知又是甚麼主意。婆子道：還有一件最惡的呢。咱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麼季廣，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因錫匠病纔好，咱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叫倪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這寺中有個後院子，是一塊空地，並坵着一口棺材。咱們雷洪先到那裏等候。倪

氏燒完了香，就要上後院子小解，解下裙來，搭在坵子上。及至小解完了，就不見了。他就回了，到了半夜，有人敲門，嚷道：「送裙子來了。」倪氏叫他男人出去，就被割了頭去了。倪氏就到祥符縣說廟內昨日失去裙子，夜間夫主就被人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惑廟內和尚身上，即派人前去搜尋，却於廟內後院坵子旁邊，見有浮土一塊，刨開看時，就是那條裙子，包着季廣的腦袋呢。差人就將本廟的和尙法聰拿了去，用酷刑審訊，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募化回來，聽見此事，他却在開封府告了。咱們員外聽見此信，恐怕開封府問事利害，高一露出馬脚來，不大隱便，因此又叫雷洪拿了青衣小帽，叫倪氏改裝藏在咱們家裏，就在東跨院所聽說今晚成親，韓爺聽畢，便繞至東跨院，輕輕落下，只聽屋內說道：「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鞋子掉了，露出腳來，喜的好在拿住了，千萬別要放他，們放走了。」林春道：「我已叫雷洪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韓二爺用手輕輕掀起簾子，來至堂屋之內，見那邊放着軟簾，走至跟前，猛然的將簾一掀，口中說道：「這就是一刀。」林春這一嚇，不小見來人身量高大，穿一身青靠，手持明晃晃的刀，便跪到哀告道：「大王爺饒命。」韓彰道：「且先把你捆了，再說。」一回頭，看見絲絛放在那裏，就將他捆了個結實。又見有一條絹子，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又把那婦人提將過來，却把拴帳鉤的絛子割下來，將婦人捆了。又割下一副帶子，將婦人的口也塞上。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等，忽聽一聲嚷，却是雷洪到東院去殺人，却不見江樊。寶老連忙呼喚，寶老在馬槽下，搜出黃茂寶老，獨不見了。江樊只得來裏員外，韓爺早迎至院中，二人碰着，便鬪。韓爺技藝雖強，突虧了力軟。雷洪的本領不濟，便宜力大，韓爺看看不敵，猛見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雷洪的脖項之上，不由的向前一栽。韓爺手快，反背就是一刀，打在脊梁骨上，兩下纔把小子鬧了個嘴吃屎，却是江樊上前將雷洪綁了。原來江樊見雷洪呼喚，莊丁搜查，他卻隱在黑暗之處，後邊拿了黃茂寶老，雷洪吩咐莊丁好生看守，待我回員外。江樊却在後邊暗暗跟隨，因無兵刃，揀了一塊石頭兒，在手內拿着。可巧遇韓爺同雷洪交手，他却暗打一石，韓爺又搜出寶女，交付與林春之妻，吩咐候差完結。後好教寶老兒領去，復又放了黃茂寶老。韓爺把竊聽謀害季廣法聰含冤之事，一一敘說明白。江樊又說盧方等已經受職，韓爺聽了，却不言語。轉眼之間，就不見了江黃二人，却無奈，只得押解二人來到開封，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並韓彰說的謀害季廣法聰含冤之事，俱各稟明了。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然後立刻陞堂，帶上林春、倪氏、雷洪一千人犯，嚴加審訊。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俱各一一承認，包公命他們畫招，具結收禁，按例定罪。此案已結，包公來至書房，用過晚飯，將有初鼓之際，忽聽院

內拍的一聲，不知是何物落下。包興連忙出去，却拾進一個紙包兒來，上寫着急速拆閱四字。包公拆看時，裏面包一個石字，有個字東兒，上面寫着：我今特來借三寶，暫且攜歸陷空島。南俠若到盧家莊，管教御貓跑不了。包公看罷，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不多時，展爺來至書房。包公將字柬給與展爺看了。展爺忙問相爺，可曾差人看三寶去沒有。包公道：已差包興看視去了。展爺不勝驚訝道：相爺中了他投石問路之計了。包公問道：何以謂之投石問路之計呢。展爺道：他本來不知這三寶在於何處，故寫此字，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却無法可施。如今已差了人，這是領了他去了。此三寶必失無疑矣。正說至此，忽聽那邊一片喧嚷。展爺吃了一驚，不知所囑為何，且看下回分解。



82
861205
12

